

卷一百九十六

列传第一百

王利用	刘事义	郭明德	马煦	韩
若愚	尉迟德诚	刘德温	吴鼎	刘润
陈端	卜天璋	王良	吴恭祖	宋崇祿

王利用，字国宾，通州潞县人。辽赠中书令籍之七世孙。高祖以下皆仕金。

利用幼颖悟，弱冠与魏初同学，遂齐名。初事世祖于潜邸，中书省辟为掾，辞不就。

中统初，命监铸百司印。历太府内藏官，出为山东经略司详议官。迁北京奥鲁同知，历安肃、汝、蠡、赵四州知州，入拜监察御史。蓟州有禁地，民不得射猎其中，逻者诬州民冒禁，籍其家。利用纠之，逻者诉于上，利用辩愈力，卒以所没入悉归之民。擢翰林待制，兼光文署。奉命程试上都、隆兴等路儒士。迁直学士，与耶律铸同修《实录》。出为河东、陕西、燕南三道提刑按察副使，四川提刑按察使。都元帅塔海抑巫山县民数百口为奴，民屡诉不决，利用承檄覆问，尽出为民。

大德二年，改安西、兴元两路总管。在兴元，减职田租额，站户之役于他郡者悉除之。有妇毒杀其夫，问药所从来，吏教

妇指为富商所货。狱上，利用曰：“家富而货毒药，岂人情乎？”卒雪其冤。未几，致仕，居汉中。

武宗即位，起为太子宾客，首以切于时政者疏上十七事，曰：谨畏天戒，取法祖宗，孝事母后，敬奉至尊，抚爱百姓，敦本抑末，清心听政，寡欲养身，酒宜节饮，财宜节用，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杜绝谗言，求纳直谏，官职量材而授，工役相时而动，近侍时赴经筵讲读经史。帝及皇太子皆嘉纳之。皇后闻之，命录别本以进，利用以老病不能朝，帝遣医诊视之。利用谓弟利贞、利亨曰：“吾受国厚恩，愧不能报，死生有命，药不能为也。”遂卒，年七十七。

利用每自言平生读书，深得力于恕字。廉希宪，当时名相，简重，慎许可，尝语人曰：“方今文章政事兼备者，王国宾其人也。”仁宗即位，以宫僚旧臣，赠荣禄大夫、柱国、中书平章政事，追封潞国公，谥文贞。

刘事义，字伯宣，济南邹平人。曾祖信，其母失明，信日汲进水浸敌舐之，月余遂愈，人谓孝思所感，祖震，有学行，为严实行台令。实雅重之。后擢邹平县详议官，又改监本府税。父壁，京畿都漕运司知事，迁经历。时漕司赃私狼籍，至以空钥相授受，壁尽革其弊，冒滥无所施。时论称其廉敏。累擢建德路推官，卒。

事义，少好学，鲠亮有风概。由礼部掾，辟中书省掾。时当国者遇下严，掾吏多罹刑辱，事义以勤慎，犹无所及。出为大都酒课副提举，迁禹城县尹。有讼，庭决之，蠹吏敛手，不得为奸利。产嘉禾一茎，九穗，民勒德政碑纪之。迁辽阳行省左右司都事。

累擢监察御史。先是，山东宣慰使乐实暴横，事义尹禹城时，知其恶。及为御史，发其奸状以闻，卒按诛之。未几，转

中书省右司都事，改秘书少监。执政以秘书散局，非事义所宜，复奏授兵部郎中，阶中顺大夫。又以大都宣课提举司所入多不实，命事义监之，税课果增倍蓰，赆银币有差。迁太中大夫、浙西廉访副使，改两浙盐运使，以病去官，起为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改嘉议大夫，湖南廉访使。

至治三年，拜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晋中奉大夫，改陕西行台侍御史，又拜陕西行省参知政事。卒，年六十七。

郭明德，字德新，中山无极人。至元初，大兵围襄阳，募民兵。明德应募中选，县尹冯帖试以策论，署为总管府掾。从讨乃颜，擢断事官知事。

大德初，累迁工部员外郎。五年，京师大水，芦沟河决牙梳堰，中书省檄明德塞之，伐荆为巨围，实石于中，以杀水势，堤遂固。六年，叛王海都入寇，拜宣慰使，上疏陈边备曰：

安边之策，务在屯田积谷，且耕且战。今兵屯北边，运米一石，值中统钞百余贯，使山后每岁有秋输米者，仅可供一岁之用。苟或不然，利害非细。今和林之北，地宜麦禾，农器所在有之，京师六卫，每年抽步兵二人屯田，可供八人之食。和林寒苦，非汉军所能堪，若于蒙古诸军拣其富强者戍边，贫弱者教之稼穡，俟其有成，如汉军法以相资养。和林之钱或不足偿，以江浙盐引偿之，则数万之粟可坐而致矣。此外别立转运，买牛万头、车一万辆，用兵四千人，月给米三斗。自大同至和林，止四千里。百里置一驿，用兵百人、车五百辆，配牛五百头，可运米二千五百石。三日一返，一月运米二万五千石，何患军需之不足也。\$ 又曰：

海都之众，不及国家百分之一，反能为患，何哉？号令不专，人心不一，机会失宜故也。中统初，令宗王征李璫，出金银符数十，赏有功者，矧今日边防，非璫可比。若仍前制授之

将帅，使赏罚明信，则士卒可倍其勇，何有于克敌乎？”\$ 又曰：

守边之道，必当高城深堑。今沿边无城堡，欲屯田积粟以备敌，是委肉于虎也。近年兵少失利，以应固守之地，逡巡引退千有余里，致令敌人深入。今当规度敌所必由之路，或五十里，或百里，各筑一城，俟秋熟则贮刍粟于中，分兵屯守。如敌来攻，各城抽兵救之。则我有守备之资矣。\$ 廷议韪之。

未几，谢病归。复起为左司都事，进拜同金枢密院事。至大元年卒。年六十一。

马熙，字得昌，磁州滏阳人。父和，磁州提领劝农官。熙幼从乡人杨震亨学，与兄曙、弟昕并有时名。

至元初，辟御史掾。十五年，拜行台监察御史。时行省官私籍良民为奴至万余家，莫敢诘问，熙按籍还之。军兴，运饷者匿粟五万石，以覆溺为辞，熙劾其侵冒，时论称之。秩满，佾江西提刑按察司事。

二十二年，除荆湖行省员外郎。改泸州同知。宋亡，正江南户口版籍，期限严急，民多惊扰。熙令州民以纸疏丁口、产业之实，揭门外，遣吏取之，即日事竣。

二十六年，迁江淮行省理问官。擢江西行省郎中。值行省复为中书，尽去尚书旧史，犹留熙一人。先是，尚书省以聚敛病民，择甲户主仓库，岁满，往往偿累负至破产。熙曰：“富民徇于安逸，不败何待！宜以精强吏代之。”著为令，由是仓库官无累负，吏更以年劳进用。

元贞元年，改山南道廉访司副使。三迁为中书左司郎中。大德六年，出为济宁路总管。

至大元年，移湖州路，富商雇舟师至他郡，溺死。其妻讼商杀其夫，吏索商贿，不与，诬商抵罪。又豪客殴人至死，纳

进中，贿吏经溺闻。煦皆平反其狱，胡安定墓夺于浮屠，煦迁葬高原，为立祠，置守冢三家，哈刺哈孙为行省丞相，雅敬煦，使其子师事之。三年，召拜刑部尚书。% 延祐三年，以户部尚书致仕，是年卒，年七十三。% 兄曙，河南儒学提举。弟昕，国子助教。

韩若愚，字希贤，保定满城人，由武卫府史授通惠河道所都事，开河有功，赐锦衣一袭。迁留守司都事，寻升经历，出知蓟州，改中书左司都事。时监烧昏钞者，欲取能名，概以新烧钞为伪钞，使管库者诬服。狱既具，若愚知其冤，覆之，得免列者十余人。迁刑部郎中、提举诸路宝钞库，擢吏部郎中。

仁宗即位，故事，凡潜邸官不次迁转，若愚以岁月定其资品，遂著为令。皇庆元年，迁内台都事。改刑部侍郎，寻擢中书左司郎中。时议禁民田猎，犯者抵死。若愚曰：“昔齐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孟子非之。”众以为然，遂改从轻律。参政曹鼎新辞职。帝曰：“若效韩若愚廉勤足矣，何辞为？”继命若愚参议中书省事。% 铁木迭儿为右丞相，以憎爱进退百官，恨若愚不附己。罗织以事。帝知其枉，不听，拜户部尚书。延祐六年，命理河间等路囚，轻重各得其情。复拜参议中书省事。铁木迭儿再入相，以旧憾诬若愚罪，欲杀之，帝不从，复奏夺其官，除名归乡里，至治三年，诏雪其冤。

泰定元年，命复官，寻拜刑部尚书。迁湖广行省参知政事。未行，改詹事丞。八月，命定抚江浙，留为侍御史。时左丞相倒剌沙擅威福，以事诬侍御史亦怜真等下狱，无敢言其冤者。故事，朝廷重臣必为御史大夫，若愚乃奏请以左丞相倒剌沙为御史大夫，事遂解。三年，擢浙西廉访使，未行，拜河南行省左丞。

从文宗平内难，进资政大夫。天历三年，迁淮西江北道廉访使。九月卒，年六十八。赠资德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南阳郡公，谥贞肃。

尉迟德诚，字信甫，绛州人。祖天泽，仕金为库官。郡王带孙拔绛州，天泽降，道见兵死者。辄收瘞之。带孙令佩金符，授霍州御衣局人匠总管。父翬，潞州知州。

德诚，历官太子率更丞，至大元年，改詹事院都事。二年，迁家令司丞。仁宗以为谨恪，常赐酒帛。数荐士。出则未尝语人。擢家令。四年，选为河东山西道宣慰司同知，上计京师，入见，帝方食，赐以馐余。擢工部尚书，未拜，改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

延祐元年，迁京畿都漕运使。二年，拜辽东道肃政廉访使，上疏条时政，曰：劳诸王以笃宗亲，防出入以严宫禁，立谏官以远谗佞，崇科举以求人材，立常平以备荒年，汰僧道以宽民力，举贤良以励忠孝，抑奢侈以厚风俗，及拯钞法、裁冗官等事，未报而卒，年五十三。

刘德温，字纯甫，大都大兴人。初为中书省宣使。在德十一年，以年劳，授内宰司照磨，监建兴圣宫，调掌仪署令。未几，擢内宰司丞，奉中旨，徵河南通粮，德温平其价，使民输钞以偿，民便之。转延福寺丞，代祀岳渎。

迁同知大都路总管府事，輶轳之下，供亿浩繁，德温再措置有方，民以不扰，累擢同知上都留守司事。省檄和余，民恐不偿其值，彼此观望，德温下令曰：“粮入价出，吏敢为弊，罪不赦。”于是不逾期粮集。

转大司农丞，德温以耕藉之仪未备，欲孝据典礼，集为一书，未毕，出为永平路总管。滦漆二水为患，有司岁发民筑堤，德温曰：“流亡始集而又役之，是重困吾民。”遂罢其役。然

水亦不复至。

永平，古孤竹国，元初郡守杨阿台请于朝，谥伯夷曰清惠，叔齐曰仁惠，为庙祀之。至是，德温复奏请春秋具牢礼致祭。著为令，赐庙额曰圣清。至顺四年卒，年六十九。赠正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朝城郡侯，谥清惠。

吴鼎，字鼎臣，大都大兴人。至元十七年，见裕宗于东宫，命入宿卫。二十五年，授织染杂造局总管府副总管。后积官至礼部尚书、宣徽副使。大德十一年，山东诸郡饥，诏鼎往赈之。朝廷议发米四万石、钞千锭折米一万石，鼎谓同使者曰：“民得钞，将何从易米。”曰：“朝议已定，恐不可复得。”鼎曰：“人命岂不重于米耶！”言于朝，卒从所请。

至大元年，改正奉大夫、保定路总管。时皇太后欲幸五台，言者请开保定西五回岭以取捷径，遣鼎相视地形、计工费，鼎言：“荒山斗入，人迹久绝。非乘輿所宜往。”还报，太后喜，为寝其役。

三年，召授资善大夫、同知中政院事。两浙财赋隶中政者巨万计，前往者率多取其赢，鼎治之，一无私焉。朱清、张瑄多贷与民钱，其后清、瑄诛没，而券之已偿者亦入于官。官惟验券征理，民不堪命。鼎力为辩白，始获免。四年，改京畿漕运使。皇庆二年，复命宣徽院事。四月，进资政大夫、崇祥院使。延祐三年，卒，年五十三。赠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蓟国公，谥孝敏。

刘润，字澍甫，河间盐山人，辟吏部掾，累迁工部主事。武宗城中都，事讫，赐银劳之，辞不受。擢奉训大夫、工部员外郎。至大三年，改奉议大夫、同提举万亿广源库。润曰：“世谓管库之任易致污累，苟无所私，适足以昭吾洁耳。”住事数年，无毫发之浼。时吏部铨选，讼不平者众，吏至不敢夜行。

执政奏润为吏部主事，人咸服其公允。

延祐二年，迁朝列大夫、辽阳行省左右司郎中。先是，惠州民孙让杀人，赂长吏为误杀，由赦得出。润廉知其事，移官覆讯，论如律。方旱而雨，人谓决狱所感。五年，晋中顺大夫、大都路同知，俄拜监察御史，改工部侍郎。明年，又拜左司郎中，出为山东都运盐使。至治二年，卒。年五十八。

子荣祖，保定路总管府判官；光祖，枢密院掾。

陈端，字正卿。汴梁原武人。由掾吏累迁工部员外郎，擢左司都事，占对详敏，成宗大器之，敕中书省凡事必与陈都事俱。端姿容白晰，帝称为察罕细立笃必阁赤，译言白晰掾也。俄迁户部郎中，出为大名路治中，有能名。仁宗为皇太子，雅知端，擢湖广行省郎中，阶奉政大夫。延祐二年，以朝散大夫，同佥徽政院事。三年，拜吏部尚书。四年，擢中书参知政事。

英宗即位，出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进中奉大夫。至治元年，奉旨理算盐政于海南、北两道。二年，又理算市舶于泉州。入为集贤侍读学士。泰定元年，拜同知宣政院事。二年，引疾归。起为四川行省左丞，固辞，士论贤之。卒于家。子士杞，唐州知州。

卜天璋，字君璋，河南洛阳人。

父世昌，仕金为河南孔目官，宪宗南征，率众款附，授镇抚，统民兵二千户，擢真定路官民万户。宪宗六年，籍河北民徙河南者三千余人，俾专领之，遂家于汴。

天璋，幼颖悟，长负直气。至元中，为南京府史。时河北饥民数万人，集河上，欲南徙。诏令民复业勿渡，众汹汹不肯还。天璋虑其生变，劝总管张国宝听其渡，国宝从之。河南按察使程思廉察其贤，辟为宪史，后为中台掾。有御史发侍御史奸赃，天璋主文牒，未及奏，反为所譖，俱拘内廷。御史对食

悲哽，天璋问故，御史曰：“吾老，唯一女，心怜之，闻吾系不食数日矣，是以悲耳。”天璋曰：“死职，义也，奈何为儿女泣。”御史惭谢。俄见原免。

大德四年，为工部主事，蔚州有刘帅，豪夺民产，吏不敢决。省檄天璋往徇之，田竟归民。五年，以枢密副使暗伯荐，授都事，引见，赐锦衣、鞍辔、弓刀。后以扈从劳，加奉训大夫，赐侍燕服二袭。秩满，当代，枢密院奏留之，特以其代者为增员。

累迁刑部郎中。时盗贼充斥，吏议犯者并家属咸服青衣巾，以别民伍。天璋曰：“赭衣塞路，秦弊也。尚足法耶！”有告诸王谋不轨者，敕天璋讯正之，赏赉优渥。尚书省臣得罪，仁宗召天璋入见。时兴圣太后，帝指曰：“此不贪贿卜天璋也。”因问：“今何官？”天璋对曰：“臣待刑部郎中。”复问曰：“谁所英者？”对曰：“臣不才，误蒙擢用。”帝曰：“先朝以谢仲和为尚书，卿为郎中，皆朕亲荐也。卿宜奉职勿怠。”即以中书刑部印章付之。既视事，入觐，赐酒隆福宫，及锦衣三袭。后被命治谋反狱，帝顾左右曰：“君璋廉慎人也，必得其情。”已而天璋察其冤诬，果为平反。

皇庆初，出为归德知府，时群盗据河津渡，商旅不通，天璋擒百数人，悉磔以徇，盗为止息，擢浙西道廉访副使，到任阅月，以更田制，改授饶州路总管。天璋既至，听民自实，事无苟扰，民大悦，牒籍为清。省臣妄作威福，郡县争赂之，覬免谴，犹饶州赂不至，省臣衔之，将中以危法，求其罪无所得。县以饥告，天璋命发禀，僚佐持不可，天璋曰：“民饥如是，必俟得请而后赈，民且死矣。”竟发禀赈之。以治行第一，迁广东廉访使。先是豪民濒海筑堰，停商舶以射利，官得赂置不问，天璋至，发卒决去之，岭南地素无冰，天璋至，始有冰，

人谓政化所致云。寻乞致事。

天历二年，拜山南廉访使。是时谷价翔涌，乃下命勿损谷价，听民自便。于是舟车争集，米价顿减。复止宪司赃罚库缗钱，留赈饥。御史至，民遮道称颂。会诏三品官言时政得失，因列上二十事，凡万余言，目之曰中兴济治策，因自引去。既归，以余禄施其族党家，无石。至顺二年卒。赠通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河南郡侯，谥正献。

王良，字止善，绍兴诸暨人。由廉访司书吏调卢州录事司判官，淮东宣慰使司辟为令史。诏遣都水监浚运河，良从宣慰副使之盐城。有司部夫役三千人，束手以候都水之来，良言，不宜坐糜禀食，促令兴工。立法：每十夫，一治爨，九操畚鍤。比都水至，河可行舟已四十五里，自新兴、五祐两场属于高邮，次第讫功。他州役尚未定，乃准良洁行之。

累迁江浙行省掾史。会复立市舶司，良建言：买旧船以付船商，则费省而工易集。从之。省官钱五十余万缗。再迁两浙都转运盐使经历。绍兴路总管王克敬以民苦计口食盐，言于行省，未报，克敬迁转运使，议减额以纾民力。沮之者皆谓：有成籍不可改。良毅然曰：“良实寡，而多赋之，今逃亡已众，犹据成籍而轻弃民命乎？且均其赋于商旅，何不可之有？”于是岁减盐额五千六百余引，丁忧归，服阙，擢海道漕运者万户府经历。

累迁江浙行省检校官。有讼松江瞿氏包隐田土为粮一百七十余万石，沙荡秋钞五百余万缗，请立行大司农司营田水利总管府以收之。中书移行省，议遣使者核其地。松江地占十九，良至松江，七日而归，具言：“奸人之意，不过欲多桩田荡钞，以諫朝廷之听，而报宿怨耳。万一民心摇动，变生不测。愿国

家培养根本，为长治久安之计。”行省以良言上中书，事遂寢。

迁广州市船司提举，擢江西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安福州奸吏诬州民诡寄田租九十余石，官按验，知其虚诬，犹勒民具报合征粮六百余石。良言于行省，悉蠲之，州民感颂，相率立生祠祀之。未几，以中奉大夫、淮东宣慰副使致仕。至正八年卒，年七十一。

子仲扬，如皋县主簿；仲至，福建宣慰司令史；仲淮，大宁路儒学正。

吴恭祖，字景壮，孟州河阳人。祖益，以医术侍世祖左右。

恭祖，年十八，近臣也里失班、贺伯颜引见，帝一见奇之，曰：“是儿不类汉人。”赐名忙古飏，命直宿卫。至元二十九年，彻里出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奏请以恭祖为理问官，大德二年，迁台州路治中，换衢州。至大二年，擢中顺大夫、福宁州尹，以廉平闻。累迁兴化路总管，丁忧。

泰定二年，起为汀州路总管。初至，吏以空牒请署，恭祖署讫觉之，取而纳州于佩囊。吏愕然，谓必不免笞已。而恭祖竟不问，由是吏悦服，不忍为欺。地瘠，官仰禀不往返之资，率不问丰歉，责成数于民，民苦之。恭祖下令，田租视岁事登耗无额，民皆感颂。

至顺初，改福州路总管。富民郑氏素恣睢，恭祖逮置于法。有行省掾，素觊郑，数风示恭祖论郑死，恭祖执法不从。掾谗于行省，责恭祖纵弛。恭祖太息曰：“总管司一路之平，刑罚宜当其罪，彼虽恶人其罪止于是而已，何可加耶？”使吏抱案牒诣行省，具白其事，省臣悦服，称恭祖平允焉。未几，谢病归。后至元五年卒，年七十，至正四年，特赠兵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渤海郡侯，谥正肃。

宋崇禄，字寿卿，滑州白马人。幼为左丞何玮所知，由中

书掾除同知乐平州事，以决断称，凡他县难决之狱，皆属之。出松江民匿田租四万五千余石，以活常州饥民。正饶州贫民代大姓输田租。民尤颂之。调处州路推官，擢浙江行省都事，入为户部主事，升员外郎。节省金谷以百万计，御史台奏为都事。因检察省部事，为省臣所怒，以文法中伤之。既而事白，擢燕南道廉访副使，赐文绮。黜郡县吏之不法者，甚有能名。

迁潭州路总管，三月决九百余事。改都漕运使，潭民诣阙留之。拜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改山南道廉访使。入为户部尚书，丁母忧。服除，授四川、江西廉访使，皆以疾辞。起为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进侍御史。延祐初，行限吏之法，崇禄请展至三品，以疏滞才。未几，致仕。至正八年，卒，年八十五。崇禄屡陈时政得失及救荒之法，为时名臣。

子讷，至正中进士，盐山县尹，入明为文渊阁大学士。

卷一百九十七

列传第一百一

旭迈杰 倒刺沙

旭迈杰，宗室诸王也，事泰定帝于潜邸。至治三年八月，泰定帝猎于土刺河，铁失等谋弑英宗，密遣斡罗思以其事告于倒刺沙，且言：“汝与马速忽知之，勿令旭迈杰得闻。”旭迈杰不与倒刺沙等党附，故铁失之言如此。泰定帝执斡罗思，遣使赴上都告变。未至，英宗已为铁失等所弑。

泰定帝即位于龙居河，以旭迈杰为宣政院使，及还上者，拜中书右丞相，遣至大都，执铁失、失都儿、赤斤铁木儿、脱火赤、章台等诛之，并戮其子孙，籍入家资。未几，命旭迈杰兼阿速卫达理花赤。是年十二月，旭迈杰言：“近也先铁木儿之变。诸王买奴奔赴潜邸，愿效死力，且言不除元凶，则陛下讨贼之名不著天下。后世何从闻知。上契圣衷，尝蒙奖谕，今臣等议：宗戚之中能自拔逆党，尽忠朝廷者，惟有买奴，请加封赏，以示激励。”诏以泰宁县五千户封买奴为泰宁王。未几，赏讨逆功，赐旭迈杰金十锭、银三十锭，钞七十锭。时倒刺沙已拜左丞相，位次旭迈杰，帝常责之曰：“朕即位以来，无一人能执法为朕言者，知而不言则不忠，且陷于罪。自今凡有所

知，宜为朕言之。”又曰：“凡事防之于小则易，救之于大则难，尔其以朕言告于众，俾知所慎。”倒刺沙虽为帝所亲爱，然敬礼则不及旭迈杰云。

泰定元年春，以风灾地震，中书省臣兀铁都刺、张珪、杨廷玉皆抗疏乞罢。旭迈杰言：“比者灾异，陛玻忧天下为心，遵祖宗圣训修德慎行，敕各勤乃职。手诏至大都，居守省臣引罪自劾。臣等才识愚黯，当国大任无所赞襄，以致天灾，咎在臣等，所当罢黜。诸臣无罪。”帝曰：“卿等皆引避而去，国家大事朕孰与图之，宜各相谕，以勉乃职。”秋，奏言：“东宫卫士，先朝止三千人，今增万七千人，请命詹事院汰去，仍依旧制。”从之。

二年，又言：“江南民贫僧富。诸寺观之田。非宋旧制并累朝所赐者，请与民均役。”又言：“国用不足，宜罢不急之费。”冬，以岁侵旭迈杰又请罢皇后营缮。皆从之。是年十二月卒。

泰定帝诛逆臣铁失等，旭迈杰实佐这，既秉政，谨守先朝法度，节用爱民。为一时贤相焉。

倒刺沙，西域人。事泰定帝于潜邸，为王府内史，深见亲信。仁宗时，以其子合散事丞相拜住，得入宿卫，常以朝廷机事报王。

至治三年三月，铁失遣宣徽使探忒来为倒刺沙言：“主上将不容于晋王，汝盍思之。”八月二日，晋王猎于土刺河，铁失复遣斡罗思告倒刺沙曰：“我与阿散、也先铁木儿、失都儿等谋已定，推王为帝。”子闻之，囚斡罗思，遣别烈弥失赴上都，以逆谋告，未至，英宗又遇杀。诸王按梯不花、淇阳王也先铁木儿奉皇帝玺绶来迎。九月癸巳，帝即位，以倒刺沙为平章政事。是年冬，车驾至大都，拜中书左丞相，旋改御史大夫。

时倒刺沙擅威福，其党与受赇，御史台都事李思明奏其事，倒刺沙怒，欲沮之。会参知政事李庭玉亦以官市锦受赇，事觉，词连倒刺沙婿。倒刺沙奏请御史台与中书省、宗正合鞫之。台臣言：“世祖之制，官吏贪墨者，惟令御史台劾治。今与中书省、宗正共之，是违祖宗旧制。”章屡上，帝始从之。庭玉等伏辜，倒刺沙益怒。

已而御史奏天下水旱，贫民流徙，乃执政大臣不能调燮之咎。倒刺沙袖其封事，入见曰：“曩者，丞相拜住与御史大夫铁失议论异同，构成大祸。今御史诬诋大臣，紊乱朝纲，宜鞫问。”乃矫制下御史中丞及侍史亦怜真等于狱，无敢白其冤者。侍御史韩若愚以国制宰相必历御史大夫，乃奏丞相倒刺沙未入台，请迁为御史大夫。倒刺沙悦，狱始解。十一月，复由御史大夫拜左丞相，加开府仪同三司、平章军国重事。

二年，旭迈杰卒，倒刺沙以左丞相当国，帝宠任之。倒刺沙与平章兀伯都刺皆西域人，党于贾胡。有胡人售宝石求增其值，同知大禧宗祿院事傅岩起力争之，倒刺沙不听。

三年，倒刺沙言：“比郡县旱蝗，臣等不能调燮，故天灾屡降。今当恐惧修省，力行善政，亦冀陛下祇敬阙德，悯恤生民。”帝嘉纳焉。四年，复以天灾乞罢黜，不允，以倒刺沙兼内史府、四斡耳朵事。

致和元年，倒刺沙请蒙古、色目人效法汉人丁忧者除名，从之。

秋七月庚午，帝崩于上都，倒刺沙受顾命立皇太子阿速吉八，年甫九岁，时诸王大臣未会集，故未颁即位诏。佥知枢密院事燕帖木耳留守大都，谋立武宗之子，遂于八月甲午协诸王大臣，遣使分道，迎怀王于江陵，迎周王于漠北，严兵守居庸关、古北口、大和岭、潼关，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颜举兵应之。

倒刺沙奉皇后命，发兵讨燕帖木儿，遣梁王王禅、右丞相塔失帖木儿、御史大夫纽泽、太尉不花等以兵次榆林，战屡不利。燕帖木儿阴使人约上都诸王满秃、阿马刺台，大臣阔阔出、买驴等为内应。事觉，倒刺沙悉诛之。

九月，颁即位诏于四方，改元天顺。陕西行省杀燕帖木儿所遣使者，以应上都，分兵入河中府。诸王失刺，平章政事乃马台，詹事钦察等与大都兵战，失利。复遣诸王也先帖木儿、平章秃满迭儿以辽东兵攻入迁民镇，又遣诸王忽刺台攻崞州。梁王王禅袭破居庸关，游兵至大口，燕帖木儿与战于红桥之北，又大战于白浮之野，梁王败走昌平，倒刺沙复遣知枢密院事竹温台以兵入古北口。又遣靖安王阔不花等将陕西兵袭潼关南水门，入之。分据陕州，进攻洛阳。辽东兵复败脱脱木儿兵于蓟州，遂抵大都，燕帖木儿分兵守御。陕西行台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引兵从大庆关渡河，河东吏皆弃城走。是月，怀王已至大都，称尊号，改天元历。四方多拒不受命。

冬十月，湘宁王八刺失里闻难，与赵王马札罕、诸王忽刺台各率兵勤王。湘宁王入冀宁。陕西行省官再焚大都诏书，下其使于狱，辽东兵复入古北口。燕帖木儿以上都兵南下，守备空虚，覆其根本，则四方瓦解，乃遣齐王月鲁帖木儿径袭上都，梁王王禅遁，辽王脱脱战死。倒刺沙肉袒奉玉玺出降，至京师，下之狱。籍没倒刺沙及其兄马某少子，子泼皮、木八刺沙家资。十二月，倒刺沙及马某沙等皆弃市，磔其尸。

史臣曰：“旭迈杰、倒刺沙俱为泰定潜蓄之旧，而贤否不同。帝执斡罗思告变于上都，固免于乱贼之诛。然倒刺沙则与闻乎故者也，不然铁失之谋何独告于倒刺沙，而不使旭迈杰知之乎？旭迈杰卒，倒刺沙当国，无勘乱之才，而任托孤寄命之重，卒为奸雄所篡，肉袒乞降，身婴大戮，悲夫！小人乘时徼

利，未有善其始终者矣。” %

卷一百九十八

列传第一百二

阿礼海涯 脱因纳 和尚 刺刺拔都儿 教化
者燕不花 万家驴 阁里帖木儿 兀鲁思

阿礼海涯，回鹘氏。父脱烈，集贤大学士。脱烈生二子：长野纳，次阿礼海涯。

阿礼海涯，早事武宗为宿卫，以清慎受知。皇庆元年九月，参议中书省事，擢参政知事。二年，晋左丞。延祐三年，迁右丞。四年，拜平章政事。七月，罢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至治初，历河南、陕西行省。入为翰林学士旨。丁父忧去官。

天历元年秋，文宗入承大统，阿礼海涯至汴上谒，即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是时，靖安王阔不花与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探马赤起兵应上都，东攻潼关。阿礼海涯使参知政事秃列秃、廉访副使万家闾犒军洛阳御之，又使都镇抚卜伯巡行高门、武关、荆子口诸隘，万户孛罗守潼关。阔不花等潜由水门入，孛罗走，分军据阌乡、灵宝诸城，河南大震。

阿礼海涯曰：“汴在南北之交，使西人至此，则江南之道不通，必为天下大患。”乃征湖广之平阳、保定两翼军，与河南之邓州新翼，庐州、沂、郯之炮弩手诸军，以备虎牢，裕州

哈喇娄、邓州孙万户两军以备武关、荆子口，以芍陂等处屯兵自襄、邓放州来田者，还之，益以民丁，使守襄阳、白土、峡州诸隘。府库不足，命郡县贷于富室。安丰等郡之粟溯黄河运于陕州，余于汴、汝，近者则运于荥阳，以达虎牢。使廉访使董守中、佾事沙沙屯南阳，右丞图卜帖木儿、廉访使伯颜屯虎牢，以听调用。

是月，西军逼河南，战于巩县之石渡，两军杀伤相等，西军遂入虎牢。阿礼海涯声色不动，扬扬如平时，众赖以安。

会使者自京师还，言齐王已在上都，奉天子宝玺来归。阿礼海涯大喜，遣人赍书入西军谕之，西人犹傍掠使者，讯其虚实，而朝廷亦遣月鲁帖木儿奉诏放散西军，西人杀其从者之半，械月鲁帖木儿送于荆王。朝廷又使参政冯不花亲谕之。阔不花兵始退，河南解严。阿礼海涯敛余财以还民，从西军赎民之被俘者归其家，凡数千人。陕西将吏之被获者，亦还之。以功迁陕西行台御史大夫。

二年正月，入为中书平章政事，改太禧宗禋院使。至顺元年，复拜中书平章政事。二年正月，以本官廉侍正。是年，敕河南行省为立政绩碑。元统二年，出为河南行省丞相。三月，改江浙行省左丞相。卒。

脱因纳，答答拉氏。从世祖征乃颜有功，大德七年，授钦察卫亲军千户所达鲁花赤，赐金符。八年，改太仆少卿，兼前职。至大二年，拜甘肃行省参知政事。阶通奉大夫。四年，入为太仆卿。皇庆元年，授阿鲁儿万户府、襄阳汉军达鲁花赤，仍领太仆卿。延祐三年，拜甘肃行省右丞。至治二年，改通政使。转会福院使。寻复为通政使。

致和元年，扈从上都。秋七月，泰定帝崩。文宗自立于大都，诸王满秃等应文宗。脱因纳预其谋，事觉，为倒剌沙所杀。

天历元年，特赠宣力守义功臣、荣禄大夫、上柱国、国书平章政事，追封冀国公，谥忠景。子定童、只沈哈朗。

定童，袭父职阿儿鲁万户府兼襄阳万户府达鲁花赤，佩金虎符。

只沈哈朗，初授钦察亲军千户所达鲁花所，佩金符，改朝列大夫、通政院副使，历同知，擢院使，累官中奉大夫，卒。

和尚，乃蛮台氏。

伯父兀鲁不花，至元七年从大军伐宋，以功擢百户，从阿里海涯攻樊城。十一年，从攻新城，又从攻鄂州东门，屡立战功。二十五年，赐银符，授后卫军百户。卒，弟怯烈吉袭。

怯烈吉卒，子和尚袭。至大三年，进后卫亲军副千户，赐金符。延祐三年，江西宁都贼起，从元帅乞住等讨之，生擒贼酋蔡五九。

致和元年八月，从丞相燕帖木儿擒平章政事乌伯都剌等。九月，战于通州，以功赏名马。又从燕帖木儿与上都枢密副使阿剌帖木儿、指挥忽都帖木儿战于红桥。阿剌帖木儿槊刺燕帖木儿，燕帖木儿以刀格其槊，就斫之，中左臂。和尚击忽都帖木儿，亦中左臂。二人皆上都骁将也，敌为夺气。又与纽邻等战于白浮，和尚言于燕帖木儿曰：“两军相对，宜有辨。今号纓俱黑，我军宜易白。”从之。战于昌平栗园，又与亚失帖木儿战于石桥，又从击秃满迭儿于檀州南桑口，俱有功，擢万户。

十月，湘宁王八剌失里引兵入冀宁，敕和尚将兵由故关援之。冀宁守将募民兵迎敌，和尚殿之，杀获甚众。会上都援兵至，和尚退至故关，冀宁遂陷。十一月，命领八卫把总金鼓，都领祭祀事。

后至元元年，伯颜杀唐其势，和尚从答里举兵反，兵败伏诛。

又燕帖木儿部将刺刺拔都儿，素骁悍，率所部屯上都，伯颜率三百骑自往袭之，短兵接，刺刺拔都儿拔刀与鞘，刀已折，遂为伯颜所杀。

教化，阿速氏。

祖捏古刺，宪宗朝与也里牙、阿速三十人来归。后从征钓鱼山、讨李瑄，皆有功。

父阿塔赤，世祖时围襄阳、下江南及征乃颜，皆以功受赏。仁宗时历官至左阿速卫千户，卒。

教化，初为速古儿赤。继袭父职，从讨必里阿秃，平之，凯还，赐衣一袭。天历元年八月，从丞相燕帖木儿战居庸北，有功。九月，进拱卫直都指挥使。寻迁章佩卿。卒。

子者燕不花，初事仁宗为速古儿赤。英宗时，为进酒宝儿赤。天历元年，迎文宗于河南，赐白金、彩段，命为温都赤。九月，往居庸关侦敌，道逢二人，谓探马赤诸军曰：“今北兵且至，其避之。”者燕不花恐摇众心，即拔所佩刀斩之。授兵部郎中，招集阿速军四百余人。十月，进兵部尚书，赐双珠虎符，领军六百人，从丞相燕帖木儿于檀子山击败秃满迭儿。迁大司农丞，卒。

万家驴，准台氏。父撒喀都，福州新军千户。万家驴当袭父职，让于弟纳罕。由宿卫累迁陕西行台监察御史，转佥云南肃政廉访司事。丽江路达鲁花赤燕只不花横甚，激叛洞蛮。惧而亡匿。万家驴奏罢之，叛者皆听命。建庙学二十有四，以兴文教。丁母忧。改江西道，又改燕南道，皆以母丧辞。

天历初，河南行省授为行省郎中，俾守潼关。未几，除河南道廉访副使。潼关陷，万家驴夜驰还行省，发蒙古军四千人，又僉民丁，假贷富室，以济军兴。赐上尊、币帛。也先捏将兵御上都，屯于彰德，士卒以刍粟不给，将大掠。万家驴开谕之，

也先捏率所部移驻卫辉，民始安堵。

擢同金中政院事，仍赐银币。改储政院判官，拜监察御史。迁户部郎中，剔除积弊，甚有能名。累迁同知江西榷茶都转运司事。入为户部侍郎，复通州仓米三十万石。改河间路总管。卒。

万家驹疾恶严，因是忤权贵，不至大用。然笃于行义，有显官逐其子，其孙已十岁。一日，万家驹遇之，与言父子天伦，其人蹙然问曰：“君之子几岁？”万家驹曰：“尚少，当令出拜。”明日，挈其孙往，显官抚爱不置。万家驹曰：“此君之孙也。”遂大恸，召其子还，卒为父子如初。

闾里帖木儿，札刺儿氏。其先世别出古，蒙古军千户，从灭金伐宋有功。卒，子札刺儿台留北边，弟孛罗台袭职。孛罗儿台卒，仍命札刺儿台袭，赐金符，为相副万户，兼本所千户，从围襄阳，卒于军。子帖木儿及哈八儿俱幼，妻孛鲁罕以所受虎符纳之官。及帖木儿长，仍赐虎符，袭父职，从伯颜平宋有功。至元十四年，进明威将军，征广东，以疾卒，无子。哈八儿嗣，移戍广州。皇庆元年卒。

子那海嗣，无子，以弟闾里帖木儿嗣。授武德将军、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寻加万户，阶宣武将军。致和元年秋八月，奉西安王命守河中，九月，败陕西军，生擒九十八人。天历元年十一月，又败陕西军于南阳，以功赐三珠虎符。卒。

兀鲁思，钦察氏。伯父别鲁古，至元二十三年，立钦察卫，充本卫佥事，佩金符。武宗镇北庭，从征杭爱，命总扈驾军为万户，力战有功。寻复为钦察卫佥事，卒。子脱欢不花袭，卒，无子。以兀鲁思袭伯父职。天历元年秋九月，从讨倒刺沙有功，赐名拔都儿。二年，从燕帖木儿护送国玺，迎明宗于漠北，赐虎符。擢明威将军大都督府副使。卒。%

卷一百九十九

列传第一百三

元善明 邓文原 虞集 槃 揭傒斯
黄潛 欧阳玄

元明善，字复初，大名清河人。父贡，有学行，累官枢密院昭磨，赠吏部尚书，追封清河郡公，谥孝靖。

明善少颖悟，读书过目成诵，及冠，游学江南，受业于吴澄，金行枢密院事。董士选闻其名，辟为掾，待以宾礼。士选迁江西行省左丞，又辟为行省掾。从士选讨平赣州贼刘贵，士选俘党三百人，明善议贷其诖误，得全活者百三十人。贼籍赣、吉二州民丁十万，有司获其籍，欲株连为利，明善请火之以灭迹，二郡遂安。迁江南行台掾，擢枢密院照磨，又转中书省左右曹掾。先是，明善在江西，张瑄为行省参政，借明善马留之，致米三十斛偿其直。后瑄败，籍其家，薄载送元复初米三十斛，不言偿马直，明善坐免官。久之，事得白，复为省曹掾。

仁宗在东宫，擢为太子文学。及即位，授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时姚燧以翰林学士承旨修成宗、顺宗《实录》，使明善总之。明善所述者，燧略为窜易而已。燧尝谓有题文，吾能为之，无题者惟元复初能为之。其推重如此。擢翰林直学

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诏节《尚书》经文，译以进，明善与直学士文升同译。升，宋丞相天祥子也。每奏读一篇，帝辄称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闻。”皇太后既受尊号，廷臣议肆赦，明善曰：“数赦非善之人福，宥过可也。”

奉命赈山东、河南饥，余钱四万缗。明善见彭城、下邳诸驿保马民饥，欲赈之，或曰：“此为流民，非为驿也。”明善曰：“民与驿有分乎？《春秋》之义，大夫出疆，可以专命。”卒赈之。及复命，执政多其明决。

皇庆二年，修《武宗实录》。明年，迁翰林侍讲学士，阶中奉大夫。延祐二年，会试天下进士，明善充考试官。殿试，又充读卷官。改礼部尚书，正孔氏宗法，以五十四世思晦袭衍圣公事，上如所议。擢参议中书省事，为御史李术鲁劾所劾，复入翰林侍读学士。拜湖广行省参知政事。

英宗即位，召为集贤侍读学士。晋翰林学士。晋阶资善大夫，修《仁宗实录》。百官迎全宗御容，有卿云见，诏明善为文纪之。帝亲享太室，礼官进祝册，请署御名，帝命代署者三，眷遇优渥，当世莫并焉。至治二年卒，年五十四。泰定初，赠资善大夫、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谥文敏。

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汉之间，晚所造益邃，与姚燧并为一代文宗。著有《清河集》三十九卷。

二子：晦、嵩。晦由典瑞院判出为峡州路同知。早卒。

邓文原，字善之，杭州钱塘人，其先本绵州人。文原早慧，年十五，试浙西转运司，冠其曹。至元二十七年，行省辟署杭州路儒学正。秩满，调崇德州儒学正。

大德五年，擢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翰林学士承旨阎复于后进少所假借，独推重文原，凡大撰著皆属之。迁修撰。成宗崩，预修《实录》，姚燧、王构等阅文原

稿，互有指撻，后数日，复取视之，不能易一字，始叹服。出为江浙儒学提举。

皇庆元年，召除国子司业。建议更学校法，与执政意不合，移病去。延祐四年，擢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

出金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事。平江僧憾其府判官理熙，告熙赃，已诬服，文原廉问得实，杖僧而释熙。湖州民犯夜禁，被执而逃，追者割其右肋仆地，其兄问杀汝者谁，曰：“白衣冠长身者。”语毕死，其兄诉于有司。问直初更者，曰：“张福儿。”遂坐福儿杀人罪，械系三年，文原阅其牒，曰：“福儿不满六尺，非长身，且素用左手，何以伤右肋？”鞠之，真杀人者张甲也，福儿之冤始白。建德民戴汝惟获盗，夜有火其居者，失汝惟所在，文原曰：“此有故。”责有司推验，得其妻弟叶甲谋杀汝惟状。人以为神。

六年，移金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使。宁国诸路茶课钞三千锭，后增至十八万锭，皆凿空取之。民间民逋欠，则转运使以失察罪有司，凡五品以下官皆杖决。文原言：“宜罢茶司，使州县领之。”不报，饶州有告欺隐官粮者事，连数百人，数年不决，文原曰：“是不难知，以官租为民田交易，抄户时因之定差徭，经理时因之定租税耳。”命据籍为证，讼始息。徽州民造楮币于僧寺，有避雨者见之，共人啖以利。使佐烘焙，事觉当死。文原曰：“伪造当死者有七等，烘焙应比行使加等杖罪而已。”事闻，卒从文原所拟。州民谢兰家僮死，兰侄回赂其族人，诬兰杀之，狱已具。文原覆案后，即释兰，而坐回。其他平所反多类此。

至治二年，召拜集贤直学士。地震，诏议弭灾之道。文原奏言：“今治狱之官，惟受成于吏，死囚岁上刑曹，类延缓不报，庚死者多。宜慎选刑官，死囚应决即决，宽则释之，河北

流民复业，朝廷虽计口给钱，而有司奉行不实，宜算计海运支发之羨余，随处置仓以备凶年。”又言：“茶法病民，乞并罢转运思。经弭人怨，召天和。”时论黜之。晋奉政大夫，兼祭酒，依前直学士。

泰定元年，知贡举，并充读卷官。特命与半章政事张珪、翰林学士吴澄同为经筵官。俄乞病归。二年，召拜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旋擢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使，以病不赴。天历元年卒，年七十一。

至正九年，文原门人、集贤院大学士冯思温奏：文原经筵旧臣，宜加恩礼。赠中奉大夫、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南阳郡公，谥文肃。初，太常议谥壮康，因思温之请，改谥文肃焉。

文原家贫而行廉。安南入贡，以黄金、丹砂、象齿为私觐之礼，文原却之。其人曰：“清白物也。”文原曰：“尔物清白，自我受之则污矣。”为文精深典雅，施于诰命者，尤温润有体。有《巴西集》十卷。工书，与赵孟頫齐名。子衍，江浙儒学副提举。

虞集，字伯生，其先成都人，宋丞相允文五世孙也。父汲，宋黄冈县尉，宋亡，侨居临川崇仁，遂为崇仁人。集三岁即知读收，母杨氏口授《论语》、《孟子》、《左氏传》，闻辄成诵。及长，从吴澄受学。董士选除南台中丞，延集家塾。

大德初，始至京师，以大臣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除国子助教，即以师道自任，诸生时其退，每挟策趋门下卒業，他馆生多相率诣集听讲。丁内艰，服除，再为助教，除博士，监祭殿上，诸生有醉而失礼者，集请削其籍。大臣为乞免，集持不可，曰：“国学，礼义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为教？”仁宗在东宫，谕集勿竟其事，集以状移詹事院，竟黜其人，仁

宗更以集为贤。

仁宗擢吴澄为司业，又命参知政事许师敬纲领国子监事，皆欲有所更张，以副帝意，集力赞之。后为异论所挠，澄投檄去，集亦以病免。未几，除太常博士，丞相住方为院使。间从集问礼，集为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乱之由，拜住叹息，益信儒者有用。

迁集贤修撰，因会议学校，集上议：“宜使守令求经明行修者身师之，庶有所观感。其次则求操履近正，而不为诡异骇俗者，确守先儒经说，而不敢为奇论者，众所敬服，而非乡愿之徒者，延之以教学者，则他日亦当有所成就。共次则取乡贡至京师罢归者，其议论文艺犹足以耸动后学。”时论韪之。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仁宗尝对左右叹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显擢尔。”

英宗即位，拜住为相，集以忧还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于上，遣使求之于蜀，又求这于江西。集闻命趋朝，英宗已崩。泰定初，除国子司业，迁秘书少监，天子幸上都，以讲臣多高年，命集与集贤侍读学士王结，执经以从。自是，常年扈从。拜翰林直学士，俄兼国子祭酒。尝因讲罢，论京师恃东南运粮，竭民力以航不测，非所以宽远人而因地利。京东濒海数千里，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淤为沃壤，若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分授以地，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长，千夫、百夫亦如之。一年、二年勿征三年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额征之，五年命以官，十年佩之符印，得以传子孙，如军官之法。可以宽东南海运，纾疲民。帝韪其言，下省部议，为廷臣所尼。

文宗在潜邸，已知集名。既即位，命集仍兼经筵。以先世邱陇在江南，乞一郡自便。帝曰：“汝材何所不堪，顾今未可

去尔。”除奎章阁侍书学士。时关中大饥。帝问集何以救民，对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于近效，则怨讟兴焉。不幸大灾之后，正君子为治作新之机也。若遣一二知民事者稍宽其禁令，使得有所为，随郡县择可用之人。因旧民所在，定城郭，修闾里，治沟洫，限畎亩，薄征敛，则流亡渐至，春耕秋敛皆有所助，一、二岁间，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济，四面而至者，均齐方一，截然有法，则三代之民将见出于空虚之野矣。”帝称善。因进曰：“幸假臣一郡，试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间，必有以报朝廷。”左右或间于帝曰：“虞伯生欲以此去尔。”议遂寝。有敕诸兼职不过三，免国子祭酒。

集以入侍燕间，无益时政，且媚嫉者多，乃与大学士忽都鲁儿迭失等进曰：“陛下出独见，建奎章阁，览书籍，置学士员，以备顾问，臣等备员，殊无补报，窃恐有累圣德，乞容臣等辞职。”帝曰：“朕无生知之明，于国家治体，岂能周知？故立奎章阁，置学士员，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日陈于前，卿等其悉所学，以辅朕。若军国机务，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责也。其勿复辞。”

敕采辑本朝典故，仿唐、宋《会要》修《经世大典》，以集与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同为总裁官。集荐礼部尚书马祖常谙习旧章，国子司业杨宗瑞素治历象、地理之学，皆可任总裁；翰林修撰谢瑞、应奉苏天爵、太常博士李好文、国子助教陈旅、前詹事院照磨宋瑩、通事舍人王士点，俱有见闻，可裨撰录；庶几是书早成。帝以尝修辽、金、宋三史，无成绩，今修《大典》，令学士专率其属为之。集请以翰林国史院修祖宗实录时百司所具事迹参订。国史院臣言于帝曰：实录，法不得传于外，事绩不当示人。”又请国书《脱卜赤颜》增修太祖以来事绩，承旨塔失海牙曰：“《脱卜赤颜》不可传于外人。”二事皆格

不行。俄世延归，集专领其事，再阅岁，书成，凡八百帙。既奏进，以目疾丐解职，不允，乃举治书侍御史马祖常自代，不报。

御史中丞赵世安乘间为集请曰：“虞伯生居京师久，甚贫，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便医。”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辈不容耶？”帝方向用文学，以集宏才博职，故重听其去。集每承诏有所述作，必以帝王之道从容讽切，问及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尽言，随事规谏。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为营都王，使阿荣、巉巉传旨。二人忌集，缪言制封营国公，集具稿，俄丞相索制词甚急，集以稿以进，丞相愕然问故，集知为所绐，即请易稿进，终不自言。

龚伯璩以才俊为马祖常所喜，欲集为荐引，集曰：“是子虽小有才，然非远大器，亦恐不得令终。”祖常不以为然。一日，邀集过其门，设宴，酒半，出荐牒求署，集固拒之，祖常不乐而罢。文宗崩，集在告，欲南还，弗果。大臣将立妥欢帖穆尔为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诸老臣赴上都议政，集在召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矣。”乃谢病归临川。初，文宗在上都，将立其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乃以妥欢帖穆尔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谓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驿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儿迷失书其事于《脱卜赤颜》，又命集草诏，布告中外。至是，省、台官皆文宗素所信用者，御史变不敢斥言其事，祖常意在讽集速去而已。伯璩后以用事败，杀其身，世乃服集知人。

元统元年，遣使赐上尊酒、金织文锦二，召集还，疾作不能行。左右有以旧诏为言者，帝不怿曰：“此我家事，岂由彼书生耶？”至正八年五月卒，年七十有七。赠江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仁寿郡公，谥文靖。

集家素贫，归老后，登门之士相望于道，好事者起邸舍以待之。然碑志之文，未尝苟作。南昌富民伍氏娶诸王女为妻，充本位下总管。既卒，其子属丰城甘恚求集铭父墓，奉中统钞五百锭，集不许，恚愧叹而去。早岁，与弟槃辟书舍为二室，左室书陶渊明诗，题曰陶庵，右室书邵尧夫诗，题曰邵庵，故世称邵庵先生。集文章为代之冠，论者以唐之韩愈、宋之欧阳修比之。有《道围学古录》五十卷。子安民，官吉州路安福州知州。

槃，字仲常。延祐五年进士，授吉安永丰县丞。丁父忧，服除，授湘乡州判官。有富民杀人赂他人坐之，已定讞，槃犹不署，杀人者卒论抵。有巫至其州，称神降，曰：“某方火。”即火，长吏以下皆迎巫至家，礼敬之。槃得放火者一人，讯之，知为巫所使。召巫至，无敢施鞭箠者。槃谓左右曰：“此将为大乱，宜急治之。”一讯而服，乃论巫并其党如法。秩满，除嘉鱼县尹，槃已卒。

揭傒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人。父来成，宋乡贡进士，为世名儒。至元初，赐谥贞文先生。傒斯幼贫，读书昼夜不懈，父子自为师友，早有文名，大德间，客湖南，都元帅赵淇号知人，见之曰：“君他日翰苑名流也。”程钜夫、卢挚先后为湖南廉访使，咸重之，钜夫因妻以从妹。

延祐元年，挚表荐于朝，特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时平章政事李孟监修国史，见其所撰功臣列传，叹曰：“是方可谓之史笔，若他人直誉吏牒尔！”擢应夫翰林文字，仍兼编修。迁国子助教，复留为应奉。五年，请假归。泰定元年，召还，又以丁母忧归。

天历二年，开奎章阁，擢为授经郎，以教勋戚子弟。傒斯每徒行入直，受学者欲为买马，傒斯闻之，乃自置一马，寻复

屏去，以示不苟取于人。文宗幸阁中，有所咨访，恒以字呼之。中书奏用儒臣，必问曰：“其材何如揭曼硕？”间出所上《奎章政要》，以示台臣曰：“此朕授经郎揭曼硕所进也。”傒斯以翰墨宝受知于帝，其宠待亚于虞集、柯九思。

富州地不产金，官府惑奸民言，募淘金户三百。其人采他县金以献，岁课增至四十九两。历年既久，三百户所存无什一，又贫不聊生，有司责受役于官者代输之，多以是破产。傒斯言于省臣，蠲其赋，州人德之。

与修《经世大典》，文宗取所撰《宪典》读之，顾谓近臣曰：“此岂非《唐律》乎！”擢艺文监丞，参检校书籍事，屡称其纯实，欲大用之，会帝崩而止。

惠宗即位，召对便殿，慰谕良义，赐以诸王所服表里各一，迁翰林待制，擢集贤学士，阶中顺大夫。先是，儒学官赴吏部选，必移集贤院考较。院下其事于国子监，监又下于博士，文移往复，动辄累月，傒斯奏改其法，以事付本院，人皆便之。

至元元年，奉诏祀北岳、济渎、南镇，便道归龙兴，伯颜当国，屡招之，傒斯引疾固辞。未几，帝擢为奎章阁供奉学士。乃即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学士。及开经筵，再为侍讲学士、同知经筵事，以对品进阶中奉大夫。时新格超升不越二等。独傒斯进四等，转九阶，异数也。

至正三年，以年七十致仕去，诏遣使追及于溲州。又赐上尊，乃还，奉敕撰《明宗神御殿碑》，赐楮币万缗、白金五十两，中宫赐白金亦如之。复求去，不许，命丞相脱脱及执政大臣面谕之。傒斯曰：“使揭傒斯有一得之献，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虽死于此，不恨。不然，何益之有？”脱脱因问致治所先，傒斯曰：“储材为先，养之于位望未隆之时，而用之于周密庶务之后，则无失材废事之患矣。”一日，集议朝堂，

傒斯抗言：“当兼行新旧铜钱，以救钞法之弊。”执政持不可，傒斯辩论愈力，脱脱虽不用其言，亦不以为忤也。

诏修辽、金、宋三史，傒斯与为总裁官。四年，辽史成，奉敕奖谕，仍命早成金、宋二史。傒斯留宿史馆，因得寒疾，七日卒，年七十一。时方有使者至自上京，赐宴史局，以傒斯卒，改日。使者以闻，帝为嗟悼，赐楮币万缗，仍给驿护其丧归。六年，赠护军，追封豫章郡公，谥文安。

傒斯为文章，叙事严整，语简而当。诗尤情婉丽密。善楷行、行、草。朝廷大典册及元勋旧德应得碑铭者，必以命傒斯。殊方绝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莫不以为荣云。有文集五十卷。子泓。

泓，字伯防，少从父至京师。补太学生。六馆士咸敬惮之，或哗笑，闻泓履声辄止。以荫授秘书郎，迁翰林国史院编修转博士，再入翰林为修撰，仍兼国史院编修。代祀北岳、北镇还，拜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未行，字为礼部员外郎。

至元十八年，奉诏谕江西。会陈友谅已陷江西，不得往，改谕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事，治建宁。已而友谅兵入杉关，进围建宁，大军退守福州，官吏相继出奔，维经略使普颜不花尚在。泓谒之，普颜不花曰：“金事犹未行也？”泓愤曰：“此吾与经略致死时，去将何之。”乃共议城守事，命建宁总管阮德柔将千人出战，以民兵助之，战屡捷。城外有黄华山，泓恐贼登山窥城中虚实，起层楼蔽之。命守者锻铁为长钩，又储水楼下以俟。及贼据山颠，焚火烧楼，守者以长钩曳之，随濡以水，火寻熄。贼穿地道攻城，泓命燎烟于隧熏之，隧中贼尽死。相持数月，泓曰：“贼气已馁，可击也。”乃槌牛劳将士，众皆踊跃请战。泓戎服督战阵后，士卒殊死斗，焚贼三栅，明日，福州援兵继至，贼宵遁。事平，经略上诸将功，不及泓，

沔亦不以为意。

改江西行省郎中，未行，召为工部郎中，浮海趋辽东，转之山东。制下，擢秘书少监。时察罕帖木儿在洛阳，遣使招之，承制授刑部侍郎，沔不就。二十八年，至京师，未几，明兵入城，凡仕者例徙南京，沔称疾不往。洪武六年卒年七十三。

黄潜，字晋卿，婺州义乌人。母童氏，有娠，梦大星坠于怀，历二十四月乃生潜。潜幼而颖异，迨学，为文下笔数千言如宿稿。弱冠后，从隐士方凤游，绝意仕进，凡辟举皆不就。

延祐二年，中进士第，廷对，以用真儒、行仁义为言。授台州宁海县丞。县地濒盐场，亭户不隶于有司，与民户隶漕司、财赋府者，皆暴横自恣，潜一绳以法。吏以利害白，弗顾也。有后母告前妻子弑父，狱将具，潜变衣冠访察之，知与奸僧杀共夫，而诬告其子，遂平反其狱。有名在盗籍，而实未行劫者，邑大姓执之，图中赏格。考治无证，佐潜论如本律，免死者三十余人。部使者董士恒廉知潜治状，凡狱讼咸委潜听决，两告畏服，虽老吏自以为不及也。迁石堰西场盐运。石堰视诸场尤难治，居官者率以称盘折阅及疏纵私贩被谴。潜莅任四年，无一事干吏议。

擢绍兴路诸暨州判官。巡海官船率三年一修，官费绌，责足于民，赢则总事者私取之。潜撙节浮蠹，以余钱还民，皆欢呼而去。奸民以伪钞结党，诈取人财，官吏听其谋。事觉，株连数百家，府檄潜鞠治。官吏除名，同谋者各予杖，其余尽释之。捕卒阴置伪钞于民家，白县往索之，从者百余人，潜遇诸野，叱曰：“卒额仅三十，安得此曹！可缚送于州。”皆相率遁去。有贼系钱塘狱，奸民赂狱吏私纵之，假署文书，自诡为官缉贼，逮捕二十余家。潜疑而讯之，具得其实，远近以为神明。

至顺二年，御史中丞马祖常荐之，召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转国子博士。出为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年六十有七，亟请致仕。俄召修辽、金、宋三史，丁母忧不赴。潜性至孝，营冢墓，有驯虎之祥。服除，以秘书少监致仕。未几，中书右丞相阿尔直班、左丞相太平力荐之，复拜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寻兼经筵讲官。召见慈仁殿，帝语朵尔直班曰：“文臣年老，正宜在朕左右。”八年，擢侍讲学士，上疏求归田里，不俟报而行。帝遣使者追之，及武林驿，敦迫还职。九年夏，始得请南还，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帖睦尔承制起潜商议中书省事，以疾固辞。卒，年八十有一。赠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江夏郡公，谥文献。

潜天姿介特，在州县以清白自持，月俸不给，至鬻产佐之。及为侍从，挺立无所附，不登权要之门，世称潜清节如冰壶玉尺，纤尘弗污。其学博极群书，剖析疑难，多先儒所未发。文章布置谨严，援据精切。凡典册诰命，铺述功德之辞，多出潜手。海内求文者，日踵于门，虽殊方绝域，亦知实重焉。有《白损斋稿》三十三卷，《义乌志》七卷，笔记一卷。子梓，杭州路同知海盐州事。

欧阳玄，字原功，其先本庐陵人，后徙浏阳。父龙生，刲股以疗母疾。左丞相崔斌闻其名，招之，以母老辞。官道州路教授，卒。玄幼岐嶷。八岁，母李氏授以《孝经》、《论语》、小学诸书，俱成诵。部使者行县，玄以童子见，命赋梅花诗，立成十首，晚归，增至百首，见者叹异之。稍长，从宋故老习为词章，经史百家靡不研究。

延祐二年，登进士第，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调太平路芜湖县尹。县多疑狱，久不决。玄察其情，皆为平反，民翕然颂之。改武冈县尹。莅任甫逾月，赤水、太清两洞蛮聚众相攻。

玄单骑、从二人，径抵其地谕之，獠人弃兵伏，罗拜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缘诉事于县，县官不为直，反以差繇赋敛困我，乃发愤就死耳。不意烦我清廉官自来。”玄喻以祸福，两洞蛮皆听命。

召国子博士，迁国子监丞。致和元年，迁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时文宗自立于大都，玄掌印，摄院事，日直内廷，典发诏令书檄。既而改元天历，效庙、建后、立储、肆赦之文，皆玄所撰拟，复条时政数十事以闻，多为帝所采纳。明年，置艺文监。以清望官居之，文宗亲署玄为艺文少监。奉诏纂修《经世大典》，迁太监，检校书籍。

元统元年，改金太常礼仪院事，拜翰林直学士，编修四朝《实录》，俄兼国子祭酒。召赴中都议事，擢侍讲学士，复兼国子祭酒。后至元五年，以病乞归。帝不允，拜翰林学士，复求去。帝仍不允，免其朝贺礼。至正改元，更张庶政事，有不便者集议廷中，玄极言无隐。科目之复，沮者甚众，玄争之尤力。未几，谢病归，复起为翰林学士。

诏修辽、金、宋三史，命为总裁官。凡史之论、赞及进呈表、奏，皆玄自为之，他人莫能属笔。五年，帝以玄历仕累朝，且有修史功，谕丞相超授爵秩，拟拜翰林学士承旨，及入奏，上称快再三。已而乞致仕，帝复不允。御史台奏除福建廉访使，行次浙西，疾作，乃请假归。复拜翰林学士承旨，奉敕定刑律，寻乞致仕，陈情恳切，特授湖广行中书省右丞致仕，赐白玉束带，给俸赐以终其身。将行，帝复降旨留之，仍前翰林学士承旨，进阶光禄大夫。

十四年，汝、颖盗起，蔓延南北，玄上招捕之策千余言，当时不能用。十七年春，再乞致仕。时将大赦天下，宣赴内府，玄久病不能步履，丞相传诣肩舆至延春阁下，异数也。是年十

二月，卒，年八十五，赠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谥曰文。

玄历官四十余年，两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两知贡举，及读卷官。朝廷高文典册，多出玄手。文宗时诏为许衡神道碑，当世知名之士，皆敛手推玄，以为文章道德非玄不称也。及请假南归，起为翰林学士承旨，玄固辞，时册立皇太子，惠宗手诏谕玄曰：“朕有一要事，待卿至赞成之。”玄始力疾入都，其为帝所宠眷如此。玄无子，以从子达老为后，先玄卒。玄文集百余卷，毁于兵，仅存《圭斋集》十五卷，出于后人之掇拾云。

史臣曰：“元明善诸人，行义之方雅，议论之侃直，政事之明通，可谓台阁名臣，不独以文学擅名当世也。其后危素由书生致位宰相，尤负文学重名，晚节不终，并其文为后世所菲薄，惜哉！”%

卷二百

列传第一百四

梁德珪 张思明 陈顥 傅岩起 王士宏

梁德珪，字作伯温，一名暗都刺，大都良乡人。祖守信，隆兴都转运盐使。父国祯，内藏库提点。

德珪初事昭睿顺圣皇后，令习国语，通奏对。至元十六年，为中书左司员外郎，擢郎中，六迁至参议尚书省事。大都地震，帝怪州县报囚数太多，德珪曰：“当国者急于征索，蔓延收系，以致如此。”帝悟，为免中外逋赋。二十九年，执政入奏事，帝询其本末，不能对，德珪从旁代之，辨析明畅。帝大悦，拜参知政事。

三十一年，迁左丞。德珪在省日久，凡钱俗出纳、铨选进退、诸藩赐予，或上命骤至，不暇阅简牍，同列莫知反对，德珪从容数语即定。大德元年，转右丞。二年，迁平章政事。

七年，以受张瑄、朱清贿赂，与平章政事伯颜、段真、阿里浑萨里，右丞八都马辛，右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张斯立等俱罢，德珪安置湖广。八年九月，与伯颜并复为平章政事，八都马辛复为右丞。御史杜肯构言：“伯颜等树党受贿，谪戍远方，道路相庆。方今数月，遽闻召复相位，又与原鞫者

同列，天下这人目伯颜、梁德珪、八都马辛为三凶。三凶不除，无以谢天下，乞明正其罪。”中丞何遁亦以为言，前后章数上，皆不报。

德珪既至，帝问卿安在？德珪涕泣不能语，赐酒馔，使往拜其母，因以气疾，乞骸骨归。是年卒，年四十六，至元元年，赠推诚保德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傅、上柱国，追封蓟国公，谥忠哲。弟德璋，益都路总管。

张思明，字士瞻，其先获嘉人，后徙居辉州。思明颖悟过人，读书日记千言。至元十九年，由侍仪司舍人辟御史台掾，又辟尚书省掾。丞相阿合马死，世祖命尚书省簿问党与。一日，召右丞何荣祖、左丞马绍输其赋以入，思明抱牒众。日已昏，命读之，自昏达曙，帝听之，忘疲，曰：“读者声大，似侍仪舍人。”荣祖对曰：“正由舍人选为掾者。”帝曰：“斯人可用。”明日，擢大都路治中。思明以超迁逾等，固辞，乃改湖广行省都事。

元贞元年，召为中书省检校，迁户部主事。大德初，擢左司都事。有献西域秤法，思明以惑众，不用。初立海道运粮万户府于江浙，受除者惮涉险不行，思明请升等以优之。著为令。五年，转吏部郎中，九年，改集贤司直。十年，除江浙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至大三年，迁两浙盐运使。未上。入为参议枢密院事，改中书省左司郎中。

皇庆元年，再授两浙盐运使。岁谭羸羨，僚属请上增力，思明不许，曰：“羸缩不常，万一以增为额，是我希一身之荣，遗百世之害也。”二年，召为户部尚书。

延祐元年，进参议中书省事。三年，拜中书参知政事。浮屠妙总统有宠，敕中书官其弟五品。思明执不可。帝大怒，召见，切责之。对曰：“选法，天下公器，径路一开，来者杂遝。

宁违旨狱戾，不敢隳祖宗成宪，使四方得窥陛下浅深。”帝心然其言，然业许之，乃曰：“卿姑与之，后勿为例。”遂授万亿库提举，不与散官。久之，出为工部尚书。帝问左右曰：“张士蟾居工部，得无快快乎？”对曰：“勤职如初。”帝嘉叹之，命授宣政院副使。

五年，除西京宣慰使，条和林运粮不便十一事上之，帝劳以端砚、御酒。会左丞相哈散辞职。思明谄事哈散，哈散乃白于帝曰：“臣自揆才薄，恐误陛下国事。若必欲任臣，愿荐一人为助。”帝问：“为谁？朕能从汝。”哈散再拜谢曰：“臣愿得张思明。”即日拜思明中书参知政事。未几，迁左丞。

英宗即位，思明又党附铁木迭儿。帝告寿安山寺，监察御史观音保、琐咬儿哈的迷失、成珪、李谦亨强谏，帝震怒，杀观音保、琐咬儿哈的迷失，成珪、李谦亨属吏。思明谓铁木迭儿曰：“言事，御史职也，祖宗以来，未尝杀谏臣。”成、李既属吏，当论法，二人得从轻典。及拜往为左丞相，恶思明以不支蒙古子女口粮，饿死四百人，罪之，杖免，籍其家。

天历元年，起为江浙行省左丞。会陕西大饥，执政拨江浙盐运司岁课十万锭赈之。吏白：“周岁所入已输京师，当回咨中书省。”思明曰：“陕西饥民，犹鲋鱼在涸辙，往复逾月，是索之枯鱼之肆也。其以下年未输者数与之，有罪吾当坐。”事闻，朝廷韪之。

二年，复召为中书左丞。监察御史言：“思明在仁宗时，阿附铁木儿，离间两宫，仁宗灼见其奸，既行黜罢。及英宗即位，铁木迭儿见再相，援为左丞，稔恶不悛，意以罪废。今又冒居是官，宜从黜罢。”从之。

后至元三年，卒，年七十八。思明熟于律，与谢让、曹鼎新齐名。赠推忠翊治守义功臣，依前中书左丞，上护军、清河

郡公，谥贞敏。陈顥，字仲明，其先信安人。五世祖山，仕金为谋克监军，大安初，安居庸关，降于太祖，授平阳、太原等路军民都元帅，以年老致仕。金宣宗南渡，河北盗贼蜂起，有号两淮张者，据信安，山单骑遏之，谕以祸福，张不听。金亡，山复劝之曰：“今天下已定，君守一城欲可为？民且屠矣。”张感动，遂降。山卒，子孙徙清州，又为清州人。

顥幼颖悟，日诵千余言。稍长，游京师，受学于翰林学士旨安藏，从安藏事徽仁裕圣皇后，安藏深于释教，后乃命顥祝发受戒。及仁宗奉后出居怀庆，顥从行，益见亲信。成宗崩，仁宗入定内难，迎立武宗，顥皆预密谋。

武宗即位，命以资德大夫为释教都总统。仁宗即位，顥始易冠服，拜集贤大学士，仍宿卫禁中，顥伺帝闲暇，辄取经书所载切于政治者奏之，每见嘉纳。帝尝坐便殿，群臣奉事，望见顥，喜曰：“陈仲明在列，所奏必善事。”帝欲用顥为中书平章政事，顥固辞。仁宗崩，顥谢病归。

文宗即位，复起为集贤大学士，奏请增国学弟子员，蠲其徭役，皆从之。元统初，扈从上都，至龙虎台，惠宗召见，握顥手言：“卿累世老臣，更事多，凡议政事宜，极言元隐。”顥顿首谢。顥素无学术，太常博士逮鲁曾议以贞哥皇后配享武宗。明宗、文宗生母不应配享，顥妄引唐太宗册曹王明之母为皇后以驳之，为当时所鄙笑。事具《逮鲁曾传》。

至元四年致仕，命食全俸于家。明年卒，年七十六。至正中，赠摠领承宣佐理功臣、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蓟国公，谥文忠。子孝伯。清州判官；敬伯，中书平章政事。

傅岩起，晋宁汾西人。父杰，以县吏除河中府、绛州两提控案牘，有能名。故岩起亦长于吏事，辟中书省掾，历陕西行省都事，入为吏部主事。

太子太师铁木迭儿引用官僚非人，岩起缴驳之，铁木迭儿深以为憾。仁宗崩，英宗居谅暗，铁木迭儿复相，召岩起入，将坐以沮格之罪。道遇吏部尚书，告之曰：“汝以微官忤重臣，事恐叵测。若问前事，宜推于我，庶几可分罪。”岩起谢之曰：“事出于某，岂敢嫁祸。”及至，铁木迭儿诘责甚厉，即日免官。

至治二年，铁木迭儿卒，拜住为右丞相，以岩起为户部主事，改刑部。泰定元年，拜监察御史，疏劾辽王脱脱，请废之。又论太尉、司徒、司空之职，不宜滥假僧人迁左右司郎中，参议中书省事。四年，擢吏部尚书，御史韩镛言：“吏部天下铨衡，岩起从小吏入官，不如天下贤才。又尚书三品。岩起官四品，于法亦不得迁。”由是改同知大禧宗祿院事。左丞相倒剌沙，西域人，党贾胡，售奇宝求增其价，岩起争之甚力，倒剌沙虽愠，然亦服其公直。丁父忧归。

文宗即位，起为同金枢密院事。时囊加台阴兵四川，势张甚，命同知枢密院事不怜吉歹讨之，以母老辞，岩起请代其行。帝义而许之，赐金虎符。既而囊加台降，岩起遂便道归。终制，服阕，授两淮都转运盐使，以淮漕称职，赐御酒、金币。迁湖北、燕南、山东三道廉访使，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入为中台治书侍御史。以言事忤旨，谢病归。至元五年，召拜中书参知政事。六年，进左丞，阶资政大夫。累封河东郡公，卒，谥正献。

王士宏，字可毅，平阳晋陵人。

祖父泰亨，字子通，从许衡学。至元中，以平章政事、商议在中书省事使高丽，不受馈遗。安南国请佛书，泰亨乞以九经赐之，为时论所称。元统二年，追谥清宪。

士宏幼事文宗于潜邸，文宗方四岁，士宏侍奉十余年，多所启沃。仁宗闻而善之，授管领诸路纳绵总管经历，翊正司丞，

稍迁中政院司议。文宗迁南海。召还，复出居建康，士宏皆从之。道有饿莩，命士宏出私钱振之。文宗在建康，日饮酒为韬晦之计，士宏谏曰：“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酒能败德，不节恐致疾。”文宗嘉纳焉。士宏进水饭盐□，文宗食之美，乃曰：“以此上供。”及移江陵，士宏宿卫益谨，或通夕侍立不寐。

泰定帝崩，燕铁木儿见起兵大都，遣使迎文宗于江陵。文宗即位，改元，百僚朝贺，敕士宏纠仪，殿陛肃然，授工部尚书，士宏进言：“刑不可黷，赏不可滥。”每承饮赐，皆固辞。文宗问曰：“闻尔兄宗敬有廉名，今何事？”对曰：“臣兄宗敬，除桂阳知州，贫不能往。”即日授监察御史，又以其次兄让为大司农经历，旋改南台御史。士宏本名宗训，文宗为易今名，以可毅字之。天历二年，改建康潜邸为佛寺，以士宏董其工役。

至正中，与散散奉使宣抚江西、福建诸道，广招贿赂。江西儒人黄如征伏阙上书，言其罪状，惠宗为之感动，授如征江西儒学提举，士宏与散散虽释不问，然终身不加迁擢。未几，士宏以疾卒。

史臣曰：“梁德珪，张思明之党奸，王士宏之黷货，陈顥奉母后之命祝发受戒，甘为浮屠，其人皆不足道，傅岩起从吏入官，素无学术，然鯁直敢言，较脂韦者终有取焉。”% 新元

史卷二百一

列传第一百五

张起岩 许有壬 宋本 褰 王结
仇浚 王思诚

张起岩，字梦臣，其先章邱人，徙家济南，高祖迪，迪子福，附见《张荣传》。起岩，福曾孙也。祖铎，东昌领事推官。父范，四川行省儒学提举。

起岩弱冠，以按察司举为福山县学教谕。值县官捕蝗，摄县事，听断明允，民颂之。登延祐二年进士第一，除同知登州事，特旨改集贤修撰。转国子博士，累迁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丁内艰。

服除，选为监察御史。中书参知政杨廷玉以墨败，台臣奉敕就省中逮之下吏，丞相倒刺沙疾其摧辱同列，诬台臣罔上，欲置之重辟。起岩抗章论曰：“台臣按劾百官，论列朝政，职使然也。今以奉职获戾，风纪解体，忠良寒心，非盛世之事，且世皇建台阁，广言路，维持治体。陛下即位诏旨，动法祖宗。今台臣坐谴，何认法祖耶？”章三下，不报。起岩廷争愈急，帝感悟，事始科释，犹皆坐免官。

迁中书右司员外郎，进右司郎中，兼经筵官，拜太子左赞

善。丁外艰，服除，改燕王府司马，拜礼部尚书。文宗亲郊，起岩充大礼使，导引从容，帝嘉之，则赉优渥。转参议中书省事。宁宗崩，有妄男子上变，言部使者谋不轨。按问皆虚，法司谓唐律告叛者不坐。起岩谓同列曰：“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诛此人以杜奸谋，恐妨大计。”趣有司具狱。省臣列坐铨选，起岩荐一士可用，丞相燕帖木儿不悦，起岩即摄衣而起。燕帖木儿以为忤己，左迁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预纂三朝《实录》，加同知经筵事。

御史台奏除浙西廉访使，不允。己而擢陕西行台侍御史，将行，留为侍讲学士。拜江西行台侍御史，召入中台为侍御史。转燕南道廉访使，搏击豪强，不少容贷。升江贡行台御史中丞，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知经筵事。右丞相别怯儿不花为台臣所纠去位，未几，再入相，讽翰林官言台劾之非，起岩执不可，闻者壮之。俄拜御史中丞，论事剴直，无所顾忌，与同僚多不合。

诏修辽、金、宋三史，复命入翰林为承旨，充总裁官。积阶至荣禄大夫，年始六十有五，上疏乞骸骨以归。后四年卒，谥文穆。

起岩面如紫玉，美髯方颐，眉目清扬，望而知为雅量君子。及临政决议，意所背向，屹然不可回夺，廷臣惮之，名闻四裔。安南使者致其世子之辞，必候起岩起居。起岩博学能文，善篆隶。有《华峰漫稿》、《华峰类藁》、《金陵集》行于世。

许有壬，字可用。其先世居颍州，后徙汤阳。父熙载，会福院照磨。

有壬幼颖悟，读书一目五行，尝阅衡州净居院碑，一览辄能背诵。年二十，畅师文荐入翰林，不报，授开宁路学正。迁教授，未上，辟山北道廉访司书吏。擢延祐二年进士第，授同

知辽州事。会周王举兵，关中大乱，邻州听民出避。有壬犹闭城门，率民失固守，一州晏然。有追逮，不用胥隶，惟令执里役者呼之，民安而事集，州大治。六年，除山北道廉访司经历。

至治元年，迁吏部主事。二年，转江南行台监察御史。行部广东，以贪墨劾罢廉访副使哈只、蔡衍。至江西，会廉访使苗好谦监焚昏钞，人畏其严，率剔真为伪，有壬覆视之，真物也，遂留其大半，召拜监察御史。

八月，英宗遇弑，贼臣铁失遣使者自上都至，封府库，收百官印。有壬知事急，速往告御史中丞董守庸。宁庸谓宫禁事，非外廷所当问，有壬即疏守庸及经历朵尔只班、监察御史郭也先忽都阿附铁失之罪以俟。十月，铁失伏诛，泰定帝发上都，御史大夫纽泽先还京师，有壬袖疏上之。及帝至，复上章言：“铁木迭儿之子琐南与闻大逆，乞正典刑，其兄弟勿令出入宫禁。中书平章政事王毅、右丞高昉横罹贬黜，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赵世延受祸尤惨，皆请雪冤复职。”继上正始十事：一曰辅翼太子，宜先训导；二曰遴选长官，宜先培养；三曰通籍宫禁，宜别贵贱；四曰欲谨兵权，宜罢兼领；五曰武备废弛，宜加修饬；六曰贼臣妻妾，宜禁势官征索，七曰前赦，权以止变，宜再诏以正名；八曰铁木迭儿诸子，宜籍没以惩恶；九曰考验经费，以减民赋；十曰撙节浮蠹，以舒国用。帝多从之。

泰定元年，初立詹事院，选为中议，改中书左司员外郎。京畿饥，有壬请振之，同列让曰：“子言固善，其如亏国帑何？”有壬不听，卒白于丞相，发粮四十万斛以振饥民。国学旧法，积分次第，贡以出官。执政用监丞张起严议，欲废之，以推择德行为务，有壬折之曰：“积分虽未尽善，然可得博学能文之士。若日惟德行之择，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专意外饰，则人才益窳不可用。”议久不决。三年六月，迁右司郎中，起

岩议遂行，已而复寝。获盗例有赏，论者多疑其伪，有淹四十余年者，群诉于马首。有壬曰：“盗贼方炽，缓急何以使人？但经部覆核者，皆予官。”俄移左司郎中，每遇公议，有壬屡急得失。都事宋本退语人曰：“此贞观，开元间议事也。”明年，丁父忧。

天历三年，擢两淮都转运盐司使。先是，盐法坏，廷议非有壬不能称职，故有命。有壬询究弊端，立法维持，国课遂登。至顺二年二月，召能议中书省事。未几，以丁母忧去。

元统元年，复以参议召，明年，拜治书侍御史，转奎章阁学士院侍书学士，仍治台事。会御史劾福建达鲁花赤完卜，完卜藏御史大夫家，有壬捕而讞之。九月，拜中书参知政事、知经筵事。帝召群臣议上皇太后尊号为太皇太后，有壬曰：“皇上于皇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则为孙矣。非礼也。”众弗从，有壬曰：“今制，封赠祖父母，降于父母一等，盖推恩之法，近重而远轻，今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是推而远之，岂所谓尊之邪！”又弗听。

中书平章政事彻里帖木儿奏罢进士科，有壬廷争甚苦，不能夺，遂称疾在告。帝强起之，拜侍御史。廷议欲行古剗法，立行枢密院，禁汉人、南人勿学蒙古畏吾儿字书，有壬皆争止之。

后至元初，长芦韩公溥因家藏兵器，兴大狱，株连台省，多以赃败，犹无有壬名，由是忌者益甚。有壬遂谢病归。至元六年，召入中书，仍为参知政事。

明年改元至正，有壬极论帝当亲祀太庙；母后虚位，徽政院当罢；改元、命相当合为一诏；冗职当沙汰；钱粮当裁节。人皆韪之。转中书左丞。二年，囊加庆善八及孛罗帖木儿献议，开金口导浑河，逾京城，达通州以通漕运。丞相脱脱主之，有

壬曰：“浑河之水，湍悍易决，足以为害，又淤浅不能行舟，况地势高下不同，徒劳民费财耳！”不听，后卒如有壬言。

先是，有壬父熙载官长沙，设议学，课诸生。有壬母卒于长沙，旅殡城外，有壬庐墓三年。后诸生即有壬庐墓之地，立东冈书院，旌其孝，且以广熙载教士之泽。南台监察御史木八刺沙，缘睚眦之怨，言书院不当立，并劾有壬及其二弟有仪、有孚。有壬复称病归。

四年，改江浙行省左丞，辞。六年，召为翰林学士，既上，又辞，监察御史累章辩其诬。俄拜浙西道廉访使，未上，复以翰林学士承旨召，仍知经筵事。明年夏，授御史中丞，赐白玉束带及御衣一袭。未几，又以病归。

十三年，起为河南行省左丞。十五年，迁集贤大学士。寻改极密副使，复拜中书左丞。有僧自高邮来，言张士诚乞降，众幸事且成，皆大喜，有壬独疑其妄，呼僧诸之，果语塞不能对。转集贤大学士，兼太子左谕德，阶至光禄大夫。有壬前朝旧德，太子颇敬礼之。一日，入见，方臂鹰为乐，遽呼左右屏去。

十七年，以老病乞致任。久之，始得请，给俸赐以终其身。二十四的卒，年七十八。赠推诚守正昭德佐理功臣，银青光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上柱国，追封鲁郡公，谥文忠，著有《至正集》八十一卷。

有壬历事七朝，垂五十年，遇国家大事，无不尽言。当权臣恣睢时，稍忤意，辄诛窜随之，有壬不为巧避，事有不便，明辩力争，不知有死生利害，君子多之。

初，有壬举进士，知贡举、平章政事李孟，读卷官参知政事赵世延，集贤学士赵孟頫，第有壬高下未定。世延曰：“观此策，异日必为名臣，请置第二甲。”孟不许，世延辩论不已。

孟頫立请曰：宋东南一隅，一科取数百人。以国家疆域之广，正七品多取一人，不为滥也。孟乃从之。后有壬卒为名臣，世以赵世延为知人云。

宋本，字诚夫，大兴人。自幼警拔，异群儿。至治元年，延策天下士，本为第一，赐进士及第，授翰林修撰。

泰定元年春，除监察御史，首言：“逆贼钱失等虽伏诛，其党枢密副使阿散躬为弑逆，以告变得不死，乞早正天罚。盗窃仁宗庙主，本言：民间失盗，捕违期不获犹治罪，太常及应捕官皆当罢斥。又言：“中书宰执日趋禁中，兼旬不至中书，机务壅滞，乞戒伤臣僚，非入宿卫日，必诣本署治事。”又言：“司空、太尉之职滥假僧徒，及会礼、殊祥二院并辱名爵，请罢之。”皆不报。

调国子监丞，夏，风烈地震，诏集百僚议弭灾之法。时宿卫士自北来者，在桓州藉劫杀人，既逮捕，丞相旭迈杰奏释之。蒙古千户夺民朱甲妻女，甲诉于中书，旭迈杰庇不问。本抗言：“铁失余党未诛，仁宗庙主盗未得，桓州盗未治，朱甲冤未申，刑政失度，民愤天怨，灾异之见，职此之由。”词气激奋，众皆耸听焉。冬，迁兵部员外郎。二年，转中书左司都事。故将李庭之子尝假兵部尚书，从诸王征郁林州瑶，中道纳妾，逗留不进，兵败归。枢密副使卜邻吉台言：“李平瑶有功，当迁官。”本曰：“李纳妾逗留，宜置诸法，况迁官耶！”卜邻吉台色沮，不敢复言。旭迈杰卒，左丞相倒剌沙当国，与平章乌伯都剌，皆西域人，西域贾人以其地宝石名瓏者来献，估钜万，未酬其直，又官吏为御史劾罢者，多出其门下，求复官。三年冬，乌伯都剌自禁中至政事堂，以星孛地震赦天下，命中书酬累朝献物之直，擢用为御史所劾罢者，使左司员外郎以诏稿示本，本曰：“献物直未酬，有司细故，载于王言，貽笑天

下。司宪褫有罪者官，世祖法令，上即位，累诏法世祖，若擢用之，是反汗前言，再有奸赃，将治之耶？抑置不问耶？”宰执闻本言，相视叹息罢去。明日，宣诏，本称疾不出。

四年春，迁礼部郎中。天历地年冬，擢吏部侍郎，二年，改礼部。是年，文宗开奎章阁，置艺文监检校书籍，本迁大监。至顺元年，进奎章阁学士院供奉学士。二年冬，出为河西道廉访副使，未行，擢礼部尚书。三年冬，宁宗崩，惠宗未至，皇太后在兴圣宫，正旦，议循故事行朝贺礼。本言：“宜主表兴圣宫，罢朝贺。”从之。元统元年，兼经筵官。二年夏，转集贤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兼经筵如故。是年冬十月，卒，年五十四，赠翰林直学士、范阳郡侯，谥正献。

本性高抗不屈，持论坚正，不可干以私，尤以扶植文学自任。知贡举，取进士满百人额，为读卷官，增第一甲为三人，及卒。执紼者至三千人，皆门生、故吏及国子诸生，时论荣之。著有《至治集》四十卷，弟㮮。

㮮，字显夫，文学与本齐名，人称之为二宋。延祐中，从本至京师，清河元明善、济南张养浩、东平蔡文渊、王士熙争荐之，登泰定元年进士第，授秘书监校书郎。安南遣使入贡，选充馆伴使。使者以金为赆，㮮却之。改翰林国史院编修、詹事府照磨。寻辟御史台掾，辞。转大禧宗正院照磨，迁翰林修撰。

至元三年，擢监察御史。时灾异洊至，㮮上言：“一岁之内日月薄蚀、星文垂象，正月元日千步廓火，六月河朔大水，八月京师地震，毁宗庙，震惊神灵，皆朝政未修，民瘼未愈所致。宜集廷臣，讲求弭灾之法。”从之。

出金山南道廉访使事。宜城民急刈麦，共殴田主死，赂县尹，使一人承之。㮮廉知其事，坐尹及共殴者。安陆寡妇有罪

自刎，诬夫兄杀之。已诬服。髡发墓验之，寡妇尚绳击其颈，夫兄之冤始雪。制获盗五人得官，应山民被劫，巡徼执五人坐之。髡疑而讯之，皆良民，乃释之，坐巡徼者罪，众服其明允。改陕西行台都事，旋召为翰林待制，迁国子监司业。与修辽、金、宋三史。拜翰林直学士，寻兼经筵讲官。卒，年五十三，赠国子祭酒、范阳郡侯，谥文靖。著《燕石集》十五卷。

王结，字仪伯，易州定兴人。祖遯勤，以质子从太祖西征，娶阿鲁浑氏，自西域徙家中山。父德信，陕西千台监察御史，与台臣议不合，即弃官归。不复出。

结生而聪颖，读书数行俱下，从名儒董朴受经。廉访使王仁见之，曰：“公辅器也。”

年二十余，游京师，上执政书，陈时政八事，曰：“立经筵以养君德，行仁政以结民心，育英材以备贡举，择守令以正铨铨衡，敬贤士以厉名节，革冗官以正职制，辨章程以定民志，务农桑以厚民生。宰相不能尽用。

时仁宗在潜邸，或荐结充宿卫，乃集历代君臣行事善恶可为鉴戒者，日陈于前。武宗即位，仁宗为皇太子，置东宫官属，以结为典牧太监，阶太中大夫。近侍以俳优进，结言：“昔唐庄宗好此，卒致祸败。殿下方育德春宫，视听宜谨。”仁宗嘉纳之。

仁宗即位，迁集贤直学士，出为顺德路总管。属邑钜鹿、沙河有唐魏征、宋璟墓，乃祠二人于学，以风励学者。迁扬州路，又迁宁国路，以从弟绅金江东廉访司事，辞不赴。改东昌路。会通河堤遏旧黄河下流，夏月潦不，坏民田，结疏为斗门，以泄之，民获耕作之利。

至治二年，参议中书省事。时拜住为丞相，结言：“为相之道，当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恶不可犹豫，犹豫恐

生它变。服用不可奢僭，奢僭则害及身家。”拜住是其言，未几，除吏部尚书，荐名士宋本、韩镛等十余人。

泰定元年春，廷试进士，以结充读卷官。迁集贤侍读学士、中奉大夫。会有日食、地震、烈风之异，结昌言于朝曰：“今朝廷君子、小人混淆，刑政不明，官赏太滥，故阴阳错谬，咎征荐臻，宜修政事以弭天变。”是岁，诏结知经筵，扈从上都，结援引古训证时政之失，异帝有所感悟。中宫闻之，亦召结等进讲，结以故事辞。明年，除浙西道廉访使，中途以疾还。岁余，拜辽阳行省参知政事。辽东大水，结请于朝，发粟数万石以赈饥民，召拜刑部尚书。

文宗即位，拜陕西行省参知政事，改同知储庆司事。二年，拜中书参知政事，入谢光天殿，以亲老辞。帝曰：“忠孝能两全乎？”是时，明宗未至，文宗以皇太子奉迎，近侍有求除拜赏赉者，结曰：“俟天子至议之。”四川行省平章囊家歹拒命，廷议发兵讨之，结曰：“蜀远，恐不知朝廷近事，可遣使谕之，如不从，讨之未晚。”后囊家歹果来朝，近侍争求籍没妻孥资产，结复论之。近侍怒，谮诋日甚。遂罢政，改集贤侍读学士。丁内艰，不起。

元统元年，复除浙西道廉访使，未行，召拜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与张起岩、欧阳玄修泰定、天历两朝《实录》。拜中书左丞，中宫命僧尼于慈福殿作佛事，已而殿灾，结言：“僧尼褻渎，当罪之。左丞相撒敦疾革，家人请释重囚褫之，结极陈其不可，先时有罪者，北人则徙广海，南人则徙辽东，去家万里，往往道死，结请更其法，移乡者止千里外，改过听还其乡，著为令，职官坐罪者，多从重科，结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贪墨虽多，然士之廉耻不可以不养也。”时论称春得体，后至元元年，以疾罢为翰林学士。二年正月

卒，年六十有二。

结立言制行，皆法古人。张珪曰：“王结非圣贤之书不读，非仁义之言不谈。”识者以为名言，晚邃于《易》，著《易说》一卷，临川吴澄读而善之。四年五月，诏赠资政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护军，追封太原郡公，谥文忠。有诗文集十五卷，行于世。子敏修，社稷署丞。

仇浚，字公哲，大都大兴人。

父谔，字彦中，以布衣谒安西王，王善其占对，命给事左右，授武备院库使。至元十五年，擢知威州。民张氏兄弟争财，吏受赇，事久不决，谔召谕之曰：“兄弟与吏，孰亲？”曰：“兄弟亲。”谔曰：“谒兄弟之财以赂吏，可谓智乎？”张氏兄弟感悟，俱叩头谢罪。累迁福建闽海道副使，行省议采银征赋，闽无银，矿民买银纳之。谔劾行省欺罔，罢其役，民大悦。后卒于官，年五十一。

浚早孤，从舅氏户部尚书郝彬还京师。武宗即位，太保曲枢引见便殿，命侍仁宗说书，至大二年，授资国院照磨，转集贤院掾。延祐中，累迁中书左司掾。至治元年，擢太庙署丞。英宗新享太室，浚进退甚称上意，改礼部主事。

泰定元年，拜监察御史。先是他御史劾参知政事杨廷玉赃罪，宰相倒刺沙庇之，奏命台省宗正府杂治。浚曰：“御史台职纠劾，今宰相欲变乱祖宗成法，不可。誓以死请。”竟从台鞠，廷玉杖免。二年，河决，百生流殍，又地震、蝗旱，浚与同列上封事，谓：“地宜静今动，由宰相失于调燮。又兵亦阴象，或军政不修所致。”章三上，不报，又劾御史大夫秃忽鲁奸忽不忠，曲庇杨廷玉，自隳纪纲，不胜重任，移文上都及行台御史，事闻，诏罢秃忽鲁，执政滋不悦，激帝怒，逮捕治书侍御史二人，系诏狱置对。众惧祸不测，浚泰然自若。久之，

事得释，置浚等不问。浚又劾也先帖木儿在枢密院受赇，不当知筵事；经太子詹事辅导元良，不当以宦者为之；奸臣帖木迭儿罪应籍没，不当给回资产；廉访使王结素廉直，为御史挟私妄论，当申雪；处士吴炳、史约当召赴馆阁；内外官有文行者参政张升、八辰等当任以风宪。言皆切直，为时论所称。四年，迁户部员外郎。明年，进郎中。

天历元年，除佾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事。未几，改礼部郎中。明年，迁右司员外郎，改刑部侍郎，阶亚中大夫。俄又改中政院判官，内批进阶中大夫以奖之。至顺元年，复除江淮东道廉访司副使。再迁吏部侍郎，命参议枢密院事。二年，拜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未几，引疾归，卒于家，年五十二。

王思诚，字致道，兖州磁阳人。天资过人，七岁从师授《孝经》、《论语》，即能成诵。充后从汶阳曹元用游，学大进。登至治元年进士第，授管州判官。召为国子助教，改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寻迁应奉翰林文字，再转为待制。

至正元年，迁奉义大夫、国子司业。二年，拜监察御史。上疏言：“京畿去年秋不雨，冬无雪，方春首月，蝗生，黄河水溢。盖不雨者阳之亢，水涌者阴之盛也。尝闻一妇衔冤。三年大旱。往岁伯颜专擅威福，仇杀不辜。郅王之狱、燕铁木儿之宗党，死者不可胜数。非直一妇之冤而已。宜昭雪其罪，敕有司祷于百神，陈牲币，祭河伯，发卒塞之，被灾之家死者给葬，庶几可以召阴阳之和，消水旱之变。”

又言：“采金铁冶提举司设司狱，掌囚之应徒配者，钛趾以舂金矿，旧尝给衣与食。天历以来，因水坏金冶，罢之。啗草饮水死者三十余人，濒死者又数千人。夫罪不至死，乃拘囚至于饥死，不若加杖而使速死之愈也。况州县俱无囚粮，轻重囚不决者多死狱中，吏妄报治病日月，用药次第。请定瘐死多

寡罪，著为令。又至元十六年开坝河，设坝夫户八千三百七十有七，车户五千七十，出车三百九十两，船户九百五十，出船一百九十艘。坝夫累岁逃亡，十损四五，而运粮之数，十增八九，船止六十八艘，户止七百六十有一，车之存者二百六十七两，户之存者二千七百五十有五，昼夜奔驰，犹不能给坝夫户之存者一千八百三十有二。一夫日运四百余石，肩背成疮，憔悴如鬼，甚可哀也。河南、湖广等处打捕鹰房府打捕户尚玉等一万三千二百二十五户，阿难答百姓刘德元等二千三百户，可以金补，使劳佚相资。”

又言：“燕南、山东密迩京师，比岁饥谨，群盗纵横，巡尉、弓兵与提调捕盗官会邻境以讨之，贼南则会于北，贼西则会于东，及与贼遇，望风先遁。请立法严禁之。”

又言：“初开海道，置海仙海鹤哨船四十余艘往来警逻。今敝船十数，止于刘家港口以捕盗为名，实不出海，以致寇贼猖獗，宜即莱州洋等处分兵守之，不令泊船岛屿，禁镇民与梢水为婚，有能捕贼以船界之，获贼首者赏以官。仍移江浙、河南行省列戍江海诸口，以诘海商还者，审非寇贼，始令泊船。下年粮船开洋之前，将士乘海仙鹤于二年终旬入海，庶几海道宁息。”朝廷多韪其议。

松州官吏诬构良民，以取赂，诉于台者四十人，选思诚鞫问。思诚密以他事入松州境，执监州以下二十三人，皆罪之。还至三河县，一囚诉不已，俾其党异处，使之言。囚曰：“贼同盗某芝麻，某追及刺之，几死。贼以是图复仇。今弓手欲满捕获之数，适中贼计。其赃实某妻裙也。”思诚以裙示失主，主曰：“非吾物。”其党词屈，遂释之。丰润县一囚年最少，械击濒死，疑而问之，曰：“昏暮，三人投宿，约同行，未夜半，趣行至一冢，间见数人如有宿约者，疑之，众以为盗，告

不从，协以白刃，驱之前至一民家，众皆入。独留户外，遂潜奔赴县，未及报而被收。”思诚正有司罪，少年犹免。

出金河南山西道肃政廉访司事，行部武乡县，监县来迓。思诚私语吏属曰：“此必赃吏。”未几，果有诉于道侧者，问曰：“得无诉监县夺汝马乎？”其人曰然，监县抵罪。吏属问思诚先知之故，曰：“衣敝衣，乘骏马，非诈而何？”陕西行台言，欲凿黄河三闸，立水陆站以达于关陕，使思诚会陕西、河南省台官及郡县长吏视之，皆畏险阻欲以虚辞复命，思诚怒曰：“吾属自欺，何以责人？诸君少留，吾当身历其地。”众惶恐从之，沿河滩碛百有余里，礁石错出，路穷，舍骑徒行，藤葛以进，凡三十里，度不可行，乃止，作诗上之执政，议遂寝。

召修辽、金、宋三史，调秘书监丞。会国子监诸生因事哄于学，复命思诚为司业。思诚黜为首者五人。罚而降斋者七十人，勤者升，惰者黜。士习为之一变。超拜兵部侍郎，丁内忧。甫（弋覃），朝廷行内外通调法，起思诚太中大夫、河间路总管。磁河决铁灯干，真定境也。召其长吏责之，尽夜督工，期月而塞。复外筑夹堤，使濒河民及弓手庐于上，以防盗决。南皮民濒御河种柳，输课于官，曰柳课一河决，柳尽没，官犹征课，子孙贫不能偿。思诚白其事于朝，罢之。景州广川镇，汉董仲舒故里也。河间尊福乡，长茺故里也，皆请建书院，设山长。召拜礼部尚书。

十二年，帝以民多失业，选名臣巡行劝课，以思诚巡河间及山东诸路。奏进二麦碗豆，帝嘉之，赐上尊二。召还，迁国子祭酒。俄复为礼部尚书，知贡举。迁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应诏言事：一曰置行省丞相，以专方面；二曰宽内郡征输，以固根本；三曰汰冗兵，以省粮运；四曰改禄秩，以养官

廉；五曰罢行兵马司，以便诘捕；六曰复倚郭县，以正纪纲；七曰设常选，以起淹滞。其言多见施行。寻出为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辞以老病，不允。

十七年春，约巾陷商州，夺七盘，进据蓝田县。思诚移书于察罕帖木儿曰：“河南为京师之庭户，陕西实内郡之藩篱，两省相望，互为唇齿，陕西危则及于河南矣。”察罕帖木儿新复陕州，得书大喜，以轻骑五千倍道来援。贼败遁。己而河南总兵官诘思诚擅调，遣思诚亟请于朝。命察罕帖木儿专防关陕，仍便宜行事，诏从之。行枢密院掾史田甲受贿事觉，匿豫王邸，监察御史捕之急，并系其母。思诚曰：“古者罪之不孥，况母乎！吾不忍以子而累其母。”令释之，不从，思诚因自劾不出。诸御史谒而谢之。初监察御史有封事，自中丞相以下惟署纸尾，莫敢问其由。思诚曰：“若是，则上下之分安在？”乃与御史约，凡上奏，必拆视其不可行者，以台印封置架阁库，后遂为例。

十七年，召拜国子祭酒。时卧疾，闻命即行，至朝邑，疾复作。十月卒，年六十七。思诚当官莅事，力矫诡随，故所至有名绩，时论以不为宰相惜之。

史臣曰：“张起岩诸人之奏议，事核而词直，切于当时之务，嘉谏嘉猷，庶几无愧。王结谓：除恶不可犹豫，恐生他变。使拜住用其言，岂有南坡之祸，呜呼！可谓知几君子矣。”%

卷二百二

列传第一百六

脱脱 合剌章

脱脱，字大用，蔑儿吉台氏。

曾祖称海，从宪宗征蜀，殁于军中，赠太师，追封淮王，谥忠襄。

祖谨只儿，总宿卫隆福太后宫，赠太师，追封郑王，谥忠懿。

父马札尔台，扈从武宗，后侍仁宗于潜邸，以恭谨为仁宗所亲信，及即位，授虎贲亲军都指挥使。泰定四年，拜陕西行台侍御史。文宗自立于大都，陕西行台附上都起兵，焚诏书，杀使者，及事定议罪，以其兄伯颜有功，特免之，命为上都留守，迁知枢密院事。伯颜罢黜，代为右丞相。未几，以疾辞拜太师就第，封忠王，改封德王。至正七年，卒。长子脱脱，次也先帖木儿。

脱脱，生而岐嶷。及就学，请于其师吴直方曰：“与其终日危坐读书，孰若记古人之嘉言懿行而服习之。”乃扁其燕居之室曰道济书院，延纳学者，讨论义理。稍长，膂力过人，能挽弓一石。充东宫怯薛口怯薛歹。至顺二年，授忠翊侍卫亲军

都指挥使。元统二年，迁同知枢密院事。至元初，唐其势伏诛，其叔父答里拥兵以叛，脱脱讨擒之。历太禧宗禋院使，拜御史中丞，提调左阿速卫。

四年，迁御史大夫。扈从上都，还至鸡鸣山之浑河，帝将畋于保安州，马惊，脱脱谏曰：“古者，帝五端居九重，日与宿儒大臣讲求治道，飞鹰走狗，非其事也。”帝喜纳之。

是时，伯颜为中书右丞相，既诛唐其势，益贪横，帝积不能平。脱脱幼育于伯颜，数谏不听，常忧之，私请于父曰：“伯父骄纵已甚，一旦天子震怒，吾族赤矣。曷若于未败图之，以报国家。”马札儿台以为然。又决于其师吴直方，直方告以《春秋》之法，大义灭亲。脱脱意始决。乘间言于帝，自陈忘身殉国之意，帝犹未之信。时左右皆伯颜党与，犹世杰班、阿鲁、杨瑀为帝心腹，因遣三人日与往复论难，知其忠义，始不疑之。

五年秋，车驾留上都，伯颜出赴应昌，脱脱与世杰班、阿鲁谋拒之，惧弗胜而止。会河南范孟端矫杀省芒，事连前廉访使段辅，伯颜风台臣奏汉人不可为廉访使。时别怯儿不花为御史大夫，畏人议己，辞疾不出，故其奏未上。伯颜促之，脱脱度不能止，乃先入告于帝，言汉人为廉访使，祖制不可废。及奏上，帝如脱脱言。伯颜闻之大怒，言于帝曰：“脱脱虽臣子，其心专右汉人，宜罪之。”帝曰：“此朕意也。”及伯颜杀郯王，擅贬宣让、威顺二王，帝益忿。一日，与脱脱语，相对泣下，归，复谋于吴直方，直方曰：“此社稷安危所系，不得不密，议论之时左右为谁？”曰：“阿鲁及脱脱木耳。”直方曰：“子伯父挟震主之威，若辈苟利富贵，语泄则主危身戮矣。”脱脱乃延二人于家，昼夜置酒张乐，不令出，欲俟伯颜入朝执之。戒卫士严宫门出入，殿陛间悉置兵仗。伯颜见之，惊问

故。对曰：“天子所居，防御不得不尔。”伯颜退，亦增兵自卫。

六年二月，伯颜请帝出猎，脱脱劝帝以疾不往，伯颜乃挟太子燕帖古思畋于柳林。脱脱等谋，以所领忠翊军及卫士拒之，拘诸门键钥，分遣亲信布列城门下，奉帝御玉德殿，召近臣及省院大臣入见，集午门听命。又召杨瑀入草诏，数伯颜罪状。诏成，夜已四鼓，命翰林学士承旨只瓦儿台赍诏赴柳林，黜伯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颜使骑士至城下问故，脱脱坐城上应之曰：“有旨，逐丞相一人，余无所问。诸从官可各还本卫。”伯颜养子知枢密院事詹因不花、尚书洛失蛮，谓伯颜曰：“拥兵入宫，问奸臣为谁，尚未晚也。”伯颜曰：“为尔辈与脱脱不睦，致有今日，汝辈尚欲误我邪？帝岂有杀我之意，皆脱脱贼子所为耳。”遂请入辞，使者曰：“皇帝命丞相即行，勿入辞。”于是伯颜遂至河南。诏马札儿台入为右丞相，脱脱知枢密院事。马札儿台秦贪鄙，于通州置糟房、酒馆，日售万余石，又广贩长芦、淮南盐以牟利。脱脱病之，谓参知政事佛家闾曰：“吾父与君善，曷谏吾父使辞丞相，不然。人将议吾父篡兄之位。”佛家闾乘间言之，马札儿台果辞职。诏马札儿台拜太师，封忠王。

至正元年，以脱脱为右丞相。脱脱悉更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及太庙四时祭，雪郯王之冤，召还宣让、威顺二王使居旧藩位，弛马禁，减盐额，蠲负逋，开经筵，遴选儒臣劝讲，中外翕然，称贤相焉。

三年，诏修辽、金、宋三史，命脱脱为都总裁官。又请修《至正条格》颁天下。脱脱欲帝亲儒臣，诘学问，左右多沮挠者，一日，帝御宣文阁。脱脱取裕宗当日所授书以进曰：“设使经史不足观，世祖岂以是教裕皇乎。”帝嘉纳之。皇太子爱

猷识理达腊尝育于脱脱家，每有疾饮药，必尝之而后进。帝驻蹕云州，遇暴风雨，山水猝至，车马皆漂没。脱脱抱皇太子单骑登山，乃免。皇太子至六岁始还宫。脱脱复以私钱造大寿元忠国寺，为皇太子祈福。

四年，领宣政院事。时诸山主僧请复僧司，且曰：“州县所苦，如坐地狱。”脱脱不许，曰：“若复僧司，何异地狱中，复置地狱耶！”是年，辽史成，脱脱奏上之，且请曰：“给事中所记陛下即位以来之圣政，亦宜渐加编葺，藏于石室金匱。”帝曰：“此事俟吾儿为之可也。”故元统以后之事，国史咸阙而不书，脱脱寝疾，体渐羸，以术者言行年不利，遂抗表辞职，帝不允，表凡十七上，始从之。诏封为郑王，食邑安丰，赏赉巨万，俱辞不受，乃赐兴江田，为立稻田提领所领之。

七年，别怯儿不花为右丞相，以宿憾譖马札儿台。诏徙马札儿台于甘肃，脱脱请从。又移其父子于西域撒思嘉之地，至河，召还，使就养于甘州。马札儿台寻卒。帝念脱脱勋劳，复拜太傅，总理东宫事。

先是，脱脱在甘州，皇太子与脱脱子合剌章同岁，相亲爱，故合剌章留京师侍皇太子。一日，与皇太子嬉殿外，皇太子欲负合剌章，辞曰：“合剌章奴也。皇太子使长也，奴不敢今使长负。”皇太子怒撻之，合剌章啼。声闻于帝，问之左右，具以事对，帝太息曰：“贤哉！此子也。”奇皇后因奏曰：“脱脱忠臣，不宜久在外。”帝颔之，会佛郎国贡天马，置马群中，高大如骆驼。帝曰：“人中有脱脱，马中有天马，皆一时杰出者也。”时哈麻在侧，闻之，以为脱脱旦夕复相，因乘间荐脱脱之贤。帝曰：“彼学罪汝，杖汝一百七，奈何荐之？”对曰：“彼杖臣，臣之罪也。何怨之有。”奇皇后于殿屏后闻之，阴使人至甘州召脱脱。脱脱至京师，未见帝，皇后伺帝有喜色，

因谓合剌章曰：“汝亦思汝父脱脱否？”合剌章跪曰：“思之。”帝谓皇后曰：“脱脱今何在？而汝使思之邪！”皇后起谢曰：“脱脱去国日久，思见至尊，今闻共至都矣。”帝遂使人召入，正色问曰：“我使汝侍汝父于甘州，谁召汝来耶？”皇后为之失色，脱脱徐对曰：“陛下使臣侍父，今臣父已卒，葬事毕，故来尔。”帝遽起抱之，相与泣下，翌日，遂有太傅之命。

九年，丞相朵尔只、太平皆罢，复命脱脱为右丞相，兼领本堂事，于是脱脱引用乌古孙良桢、龚伯璘、汝中伯、伯帖木儿等为官属，委以腹心，无钜细悉与之谋，省臣奉行文牒而已。帝以吴直方有协赞功，由长史超授集贤大学士，御史王士点劾其躐进，直方亦力辞，乃止。

脱脱用吏部尚书偃哲筭言，更至正交钞，诏廷臣集议。祭酒吕思诚亟言不可，脱脱不从，事具《思诚传》。参议李罗帖木儿、都水监传佐，建议于都城外开河置闸，放浑河水引船至丽正门外，可运西山煤，省薪刍负担之费。脱脱从之，役丁夫数万，迄无成功，李罗帖木儿、传佐俱论死。然脱脱勇于任事，终不以此自悔。

时黄河决白茅堤，又决金堤，五年不能塞。脱脱用贾鲁计塞之，请身任其责，奏以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役河南北民十七万，筑决堤成，使复故道。凡八月功竣，事见《河渠志》。帝嘉其功，赐世袭答剌罕号，又敕儒臣欧阳玄制《河平碑》以纪之。仍赐淮安路为食邑。郡邑长吏听其自用。

是时，汝、颖盗起，以红巾为号，蔓延襄、樊、唐、邓间。十一年，脱脱奏以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为知枢密院事，将禁卫兵讨之。驻沙河，也先帖木儿素庸懦，军中夜惊，左右鞚马请留，也先帖木儿拔刀斫之曰：“我非性命耶！”乃先遁，大

军遂一时奔溃。也先帖木儿弃輜重，收散卒万余人，抵开封城外，文济王蛮子在城上，遥谓之曰：“汝为大将，未见敌而奔，吾将劾汝，不能令汝入城。”乃屯于朱仙镇。朝廷以脱脱故，不之罪，诏他将代之。也先帖木儿径归，仍为御史大夫。陕西行台监察御史二十人，劾其丧师辱国。脱脱听弟言，迁西台御史大夫朵儿只班为湖广平章政事，除十二人，各府添设判官，以杜言者之口。监察御史及河南分御史台、行院、廉访司，巩昌总帅府、陕西都府义兵万户府，复承旨交章言也先帖木儿有功，诏赏金带、金挺各一，银挺千、钞五千贯、布帛百匹。脱脱又用龚伯璣等兴大狱，以谋害大臣杀高昌亦都护及御史大夫韩嘉纳，由是为时论所不与。

十二年，红巾贼芝麻李据徐州，众数万，僭号称王。脱脱请自将讨之。师次徐州，攻其西门。贼出战，以铁翎箭射中脱脱马首。脱脱不为动。麾军击败之，入其郭。翌日，贼弃城遁。遂复徐州。民大悦，请于朝。愿为建生祠，从之。帝又为脱脱立勋德碑，遣大使加脱脱太师，趣回朝，凯旋，赐上尊、珠衣、白金、宝鞍，皇太子赐燕私第。

十三年二月，脱脱用右丞乌古孙良桢、右丞悟良哈台议，屯田京畿，以良桢等兼大司农卿，而自领大司农事。西至山，东至迁民镇，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顺等州，凡官地屯田，皆募江南农夫佃种之，岁大稔。故海运不通。而京师之食自足。

时张士诚据高邮，号召江淮，梗南北运道，连年用兵弗克。十四年，诏脱脱总制诸军讨之，一切听便宜行事，台、省、院诸司听选官属从行，西域、土悉皆发兵来会，旌旗千里，出师之盛，前所未有的。次济宁，遣官诣阙里祀孔子，过邹县，祀孟子。十一月，至高邮，连战皆捷。又用董搏霄计，分兵克天长、六合，贼势大蹙。进破高邮外城，士诚震惧，自分亡在旦夕，

俄有诏，罪其劳师费财，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书平章政事月阔察儿、知枢密院事雪雪代将其兵，削脱脱官爵，安置淮安路。

先是，脱脱深德哈麻，引为中书右丞。是时，汝中柏由左司郎中参议中书省事，平章以下曲意事之，议事莫敢异同。唯哈麻不为之下，中柏因谮哈麻于脱脱，改为宣政院使，故哈麻衔之。及脱脱将出师，中柏为治书侍御史，使辅也先帖木儿。中柏恐哈麻为后患，请去之。脱脱犹豫不决，令与也先帖木儿谋之，也先帖木儿不从。哈麻知之，乃谮脱脱于皇太子及奇皇后，谓脱脱不欲授皇子册宝，俟正宫皇后生子立之，皇后及皇太子皆大怒。会也先帖木儿移疾家居，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等承哈麻风旨，劾脱脱出师三月，无尺寸功，倾国家之财为己用，并劾也先帖木儿。章三上，乃允之。夺也先帖木儿印，命出都门外待罪，以汪家奴为御史大夫，脱脱亦有安置淮安之命。

诏至军中，参议龚伯璘曰：“《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者，专之可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江淮之盗，关社稷安危，丞相出师，尝受密诏，便宜行事。今一意进讨，贼破则谗言自息。诏书且勿开，开则大事去矣。”脱脱曰：“君命岂可抗也。”遂顿首受诏，曰：“臣至愚，荷天子恩宠，委以军国重事，蚤夜战兢，惧弗克胜，一旦许释重负，主恩所全多矣。”即出兵甲及名马三千，分赐诸将，俾各帅所部听新帅节制，军中大哭。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既去，我辈必死于他人之手，今宁死丞相前。”遂拔刀自刎死。先是，诸大臣弟子率所部从军，哈麻阴遣使告之：诏书且至，不即散，罪至夷族，故一进进溃，其无所归者皆从贼。官军精锐者为铁甲军，亦降于徐寿辉，贼将号铁甲吴者，即脱脱之旧部也。未几，诏移置脱脱于亦集乃路。

十五年，三月，哈麻恐朝廷复用脱脱，风台臣疏其兄弟罪状，谓罚不蔽辜。于是，诏流脱脱于云南镇西路，流也先帖木儿于四川碉门，脱脱长子合剌章肃州安置，次子三宝奴兰州安置，家产簿录入官。脱脱行至大理，腾冲府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又欲为筑室一程外，谓倘有加害者，临时可以计自免。脱脱曰：“吾罪臣也，安敢念及此。”巽辞谢之。九月，再移置脱脱于阿轻乞之地。高惠以不受其女，惭怒，发兵围之。十二月己未，合麻矫诏，遣使鸩之，死年四十有二。讣闻，中书遣尚吉卿七十六至其地，赐棺衾以敛。

脱脱仪度雄伟，器宇阔深，不矜不伐，轻财好士，功在社稷，而始终不失臣节，有古大臣之风。惟信用汝中柏等，为佞人口实，君子惜之。

二十三年，监察御史张冲等上章，雪其冤。诏复脱脱官爵，并给还家资。召哈剌章、三宝奴还朝，授哈剌章中书平章政事，封申国公，分省大同，三宝奴知枢密院事。时也先帖木儿已卒。是年，台臣复言：“脱脱向在中书，政务修举，深惧满盈。自求引退，加封郑王。固辞不受。再秉钧轴，克济艰难，统军讨贼，平除州，收六合，大功垂成，浮言诬构，奉诏谢兵就贬以没。已蒙录用其子，还所籍田宅，乞悯其勋旧，还其所授宣命。”从之。二十六年，监察御史圣鲁、也先、撒都失里等复言：“前者奸邪构害大臣，临敌易将，致我国家将士由此沮挫，盗贼由此猖獗，生民由此涂炭。设使脱脱不黜，军令不变，群贼早已荡平，何至有今日之乱，乞封一字王爵，予谥，加功臣号。”朝廷然之，未及报而国亡。

合剌章，以中书平章政事分省大同，未行，而明兵又逼。至正二十八年，帝御清宁殿，召见群臣，谕以巡幸上都。合剌章力言不可，谓车驾出城，则京师不可保。金宣宗南奔之事，

可为殷鉴，请固守以待援兵。帝不听，从帝北巡，拜枢密院事，请速召扩廓帖木儿入援，从之。尝太息曰：“亡国之臣，不可与言恢愎，吾当与西北诸藩兵共图此事耳。”明年，封除国公。未几，加太保。后不知所终。

史臣曰：“元季盗贼纵横，将相大臣出总师千，辄望风奔溃。其忠于许国，而有戡乱之才者，脱脱一人而已，乃为奸人构陷，无辜而死，国亦亡焉。岂元之亡于盗贼，天实为之，非人力所能匡救者欤！然元统以后，宰相互相倾轧，成为风气，虽以脱脱之贤，亦不免于任爱憎、售恩怨，此其所以败也。”

%

卷二百三

列传第一百七

彻里帖木儿 别儿怯不花 定住 太不花
刘哈刺不花 老的沙

彻里帖木儿，字通理，阿鲁温氏。由宿卫擢中书直省舍人，拜监察御中。时右丞相铁木迭儿用事。彻里帖木儿抗言，历底其奸。铁木迭儿欲中伤之。未得间。会山东水，盐课大损，遂出为山东转运司副使。彻里帖木儿补其亏数皆足，铁木迭儿无以为罪。转刑部尚书。

天历元年，由同知枢密院事转中书左丞。二年，除右丞。寻拜中书平章政事。出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黄河清，有司以为瑞，请闻于朝。彻里帖木儿不可曰：“吾知为臣忠、为子孝，天下治、百姓安，为瑞，余非所知也。”岁大饥，彻里帖木儿议赈之，其属谓必自县上之府，府上之省，然后以闻。彻里帖木儿慨然曰：“民饥，死者已众，乃欲拘常格耶！往复累月，民存无几矣，”竟发仓禀赈之。文宗闻而嘉之，赐龙衣、上尊。

至顺元年，云南伯忽叛，以知行枢密院事总兵讨之，贼平，尝赉甚厚。悉分赐将士。师旋，除上都留守。先是，上都官买商旅之货，不即给值，商旅不得归，至有饥寒死者，彻里帖木

儿为之请，出钞四百万贯偿之。迁浙江行省平章政事，寻拜御史中丞。

至元元年，复拜中书平章政事，首议罢科举，又欲减太庙四祭为一，监察御史吕思诚等劾之，不报，诏彻里帖木儿仍至省署事。时罢科举诏已书而未用宝，参政许有壬入争之，太师伯颜怒曰：“汝风台臣言彻里帖木儿邪！”有壬曰：“太师以彻里帖木儿宣力之故，擢置中书。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师，而听有壬，岂有壬权重于太师邪？”伯颜意解。有壬乃曰：“科举若罢，天下人才缺望。”伯颜曰：“举子多以赃败，又有假蒙古、色目名者。”有壬曰：“科举未行之先，台中赃罚无算，岂尽出于举子？举子不可谓无过，较之于彼则少矣。”伯颜因曰：“举子中可用者，惟参政耳。”有壬曰：“若张梦臣、马伯庸、丁文苑等，皆可任用大事。又加欧阳原功之文章，岂易及邪？”伯颜曰：“科举虽罢，士欲求美衣美食者，皆自能向学，岂有不至大官者邪？”有壬曰：“所谓士者，初不以衣食为事，其事在治国平天下耳。”伯颜又曰：“今科举取人，实妨选法。”有壬曰：“古人有言，立贤无方。科举取士，岂不愈于通事等出身者。今通事等凡三千三百二十五名，岁余四百五十六人，玉典赤、太医、控鹤皆入流品，又路吏及任子其途非一，今岁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补官受宣者七十二人，而科举一岁仅三十余人。太师试思之，科举于选法果相妨邪。”伯颜心然其言，然议已定，不可中辍，乃为温言慰解之，且谓有壬为能言。有壬闻之曰：“能言何益于事！”彻里帖木儿时座，曰：“参政坐，毋坐言也。”有壬曰：“太师谓我风人劾平章，可共坐耶？”彻里帖木儿笑曰：“吾固未尝信此语也。”有壬曰：“宜平章之不信也。没有壬果风人劾平章，则言之必中矣。岂止如此。”众皆笑而罢。翌日，崇天门宣诏，特令有壬为班

首，以折辱之。有壬惧及祸，勉从之。治书侍御史普化诮有壬曰：“参政可谓过河折桥者矣。”有壬以为大耻，遂移疾不出。

初，彻里帖木儿在江浙，见请考官供张甚盛，意不能平，故入中书以罢科举为第一。事先，论贡士庄田租可给怯薛衣粮，动当国者，以发其机，至是遂论罢之。彻里帖木儿常指斥武宗为那壁，那壁者犹彼之谓也。又以妻弟阿鲁浑沙女为己女，冒请珠袍等物。于是台臣复劾其罪，伯颜亦恶其忤己，欲斥之。诏贬彻里帖木儿于南安。久之，卒。彻里帖木儿以罢科举为士大夫所不满，然强直日遂，始忤铁木迭儿，后忤燕铁木儿，卒至于贬窜云。至正二十三年，监察御史野仙帖木儿等辩其无罪，请依寒食国公追封王爵定谥加功臣之号，事不行。

别儿怯不花，字大用，燕只吉觞氏。曾祖忙怯秃，以千户从宪宗南征，有功。父阿忽台，事成宗为左丞相。成宗崩，与皇后谋立安西王阿难答，为仁宗所杀。后赠和宁王，谥忠献。

别儿怯不花蚤孤，八岁以兴圣太后及武宗命，侍明宗于藩邸。寻入国子学为生。会明宗镇云南，别儿怯不花从行，至大同而还。仁宗召入宿卫。伟其仪槩，召对慰谕之。八番宣抚司长，共世职也。至治初，授怀远大将军、八番宣抚司达鲁花赤。既至，宣布国家恩信，峒民感悦，皆喜曰：“吾贤帅子孙，其敢违命。”率其十四部来受约束。

泰定三年，入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寻拜监察御史。明年，行中书右司郎中。又明年，拜参议中书省事。久之，除吏部尚书。至顺元年，其兄自当劾明里董阿子闾闾不当为监察御史，执政不悦，并出见别儿怯不花为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未几，丁丙艰，还京。起复为浙江行省参知政事。寻除礼部尚书。迁徽政院副使，擢侍御史，特命领宿卫，晋荣禄大夫、宣徽使，加开府仪同三司。凡宿卫士有从掌领官荐用者，所举多其亲昵。

别儿怯不花犹推擢岁久者，众论翕服。至元四年，拜御史大夫。六年，以御史大夫、知经筵事，寻迁中书平章政事。

至正元年，拜江浙行省左丞相。行至淮东，闻杭州大火烧官廨民庐几尽，疾驰赴杭，录被灾者二万三千余户，户给钞一锭，焚死者亦如之。人给月米二斗，幼稚给其半，又请日减酒课为千二百五十缗，织坊减元额之半，军器、漆器权停一年，泛税皆停。事闻，朝廷从之。又大营省治，民居附其劳者，增直售之。民就役，则厚其佣直。又请岁减江浙、福建盐课十三万引。民赖以济。以镇二年，召还，除翰林学士承旨，仍掌宿卫。

三年，拜中书左丞相。朝廷议选宣抚，使问民疾苦，察吏贪廉，以别儿怯不花习北藩风土，乃遣周行沙漠，慰喻诸王，赐以锦衣、重宝、命各抚其民，毋逾法制。使还。值岁大饥，流民载道，别儿怯不花命有司赈之，欲还乡者给道粮，又录以京贫民，日柴以赈之。帝至自上都，遣中使数辈趣使迎谒，比见，帝亲酌酒劳之。

七年，拜右丞相。别儿怯不花与脱脱有夙嫌，谮其父马札儿台徙于甘肃，脱脱请侍父行，复移其父子于西域，人始恶其媚嫉。是年，御史劾别儿怯不花调燮失宜，灾异屡见，请罢斥之，徽政院使高龙卜在帝侧，为解释，乃出御史大夫亦怜真班为江浙行处左丞相，中丞以下皆辞职，复加别儿怯不花太保。于是两台御史交章论之，别儿怯不花益不自安，诏以太保就第。御史复劾其为逆臣之子，不可为师保，不从。八年，御史张禔又劾别儿怯不花党附权奸，宜远窜，乃谪别儿怯不花于渤海。十年正月卒，后赠弘仁辅治秉文守正寅亮同德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追封冀王，谥忠宣。

子达世帖木而，字原理，仕至中书平章政事，有学识，能

世其家。

定住，康里氏，由宿卫累官中书参知政事。至正三年罢，寻除翰林士承旨。七年，迁中书右丞。擢平章政事，兼治都水监事。时有司擅以通惠河闸户配各驿，闸工日坏，金口河水势泛滥，将冲决。定住以闻，诏复还闸户千余，州县之擅役者悉禁绝之，河防始固。

十四年，拜左丞相。十五年，晋右丞相。帝谓定住曰：“敬天地，尊祖宗，重事也。近年以来，缺于举行，朕将亲祀郊庙，务尽诚敬。卿等其议典礼以闻。”乃奏以右丞斡朶、左丞吕思诚领其事。是年，亲祀上帝于南郊，以皇太子为亚献，定住摄太尉为终献。未几，以病辞，拜太保就第治疾。

十六年正月，复以疾辞太保，不允。是月，起为右丞相。二月，命定住依前太保，中书一切机务悉听总裁。初，哈麻兄弟擅作威福，台臣劾之，帝念其宿卫旧臣，命讨贼自赎。至是，定住与平章桑哥失里等劾其罪恶，帝命杖杀之，赐定住笃怜赤薛丹三十名。十七年，罢右丞相。十八年，复代搠思监为右丞相。卒。

定住台阁三十余年，清慎如一，熟知国家典章，世以雅量推之。

太不花，宏吉剌氏，以世胄入官，累迁云南行省右丞。历通政使、上都留守、辽阳行省平章政事。至正八年，太平为丞相。荐太不花可大用。召入为中书平章政事。明年，太平罢，脱脱复相，太不花因党于脱脱，背太平。

十二年，盗起河南，知枢密院事老章出师久无功，拜太不花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加太尉，将兵往代之。未期月，平南阳、汝宁及唐、随等州，又下安陆、德安等路，军声颇振。十四年，脱脱以太师、右丞相总大兵征高邮，寻诏夺其兵柄，擢太不花

本省左丞相，与太尉月阔察儿、知枢密院事雪雪，代总其兵，山东、河北诸军悉令太不花节制。太不花以粮运不灵，骄蹇不尊朝命，军士又常剽掠为民患。十五年，监察御史也里忽都等劾之，诏尽夺其职。俾率领火赤温，从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鲁征讨。

顷之，拜湖广行省左丞相，节制湖广、荆襄诸军，招捕湖广沔阳等处。会朝廷复相太平。太不花闻之，意不平。叹曰：“我不负朝廷，朝廷负我矣。太平汉人，今居中书用事。受逸乐，乃使我在外勤苦耶！”贼且退，诸将皆欲乘胜渡江，太不花反逗挠，以养锐为名。其后贼犯汴梁，守臣请援兵，至十往反，太不花犹按兵不进，驻于彰德、卫辉。未几贼窜晋冀，大同亦相继陷没，朝廷以为忧，两遣重臣促之进兵，太不花不从。是时，其子寿童以同知枢密院事将兵分讨山东，久无功，尝以功入奏，语不逊。帝恶之。

十八年，山东贼愈充斥，且逼近京畿，诏拜太不花右丞相，总兵讨山东。既渡江，即上疏谓：“贼势张甚，军行宜以粮饷为先。昔汉韩信行军，萧何馈饷。方今措画无如丞相太平者，令太平至军中供给，事乃可沪。”其意实衔太平，欲其至军中害之。时参知政事卜颜帖木儿、张晋分省山东，二人尝劾寿童不进兵，太不花至，诬以罪黜之，又诬奏知枢密院事完者帖木儿，加以失误之罪，擅改其官。事闻，廷议喧然。太平遂风监察御史迷只儿海：七十等劾其缓师拒命。于是帝前力言之。乃下诏削太不花官爵，安置盖州，以枢密院事悟良哈台总其兵。

太不花闻有诏，夜驰诣刘哈刺不花求援。刘哈刺不花者，太不花旧部将也，以破贼有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驻兵保定。见太不花来，因张乐大宴，举酒慷慨言曰：“丞相国家柱石，有大勋劳，天子终不害丞相，是必谗言间之，我当见上言

之，丞相勿忧。”哈刺不花即至京师，首见太平。问其来意，哈刺不花具告之，太平曰：“太不花大逆不道，今诏已下，尔敢妄言耶！”哈刺不花闻言，噤不能发。太平度太不花必在哈刺不花所，语之曰：“而能致太不花来，吾以尔见上，尔功不细矣。”哈刺不花许之。太平乃引入见帝，赐赉良渥。初，哈刺不花与倪晦同在太不花幕府，太不花偏信晦，哈刺不花多不听，哈刺不花衔之。及是，知事已不可解，还缚太不花父子送京师，未至，皆杀之于保定。

刘哈刺不花，本江西人，为探马赤军户，至正二十年，太不花以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讨贼，哈刺不花上书于太不花，言攻守略。太不花大悦，辟为掾，旋奏除左右司都事，使统八翼军为先锋将，所向有功。

是时，答失八都鲁军溃于长葛，哈刺不花援之，中途知贼已渡河，哈刺不花曰：“我行已缓，不及事。不如断贼归路，以覆之。”贼果掠答失八都鲁辎重而归，哈刺不花伏兵四起，贼大败，尽夺其所获而归。

十八年，毛贵由河间趋直沽，遂犯溲州。已而游骑至柳林，枢密副使达国珍败死，京师大震。哈刺不花时为同知枢密院事，率所部拒之，大败贼于柳林，贵走济南。论功，哈刺不花为最。未几，迁河南行省平章，卒。

老的沙，罕禄鲁氏，明宗徽裕皇后之弟也。至正十三年，以哈麻荐，入侍左右。哈麻与脱脱有隙，老的沙党附哈麻，乃密谮脱脱于帝，又风太史院奏有星变，咎在宰相，后遂罢脱脱兵柄，安置淮南。

十五年，哈麻为中书平章政事，老的沙等进秩有差。十七年六月，擢御史大夫。九月，拜中书平章政事。十八年，又改御史大夫，奉诏作新风纪。

二十年正月，老的沙与御史中丞咬住奏便宜行事，官员毋得阴挟私仇，明为举索，辄将风宪官擅自迁除，沮坏台纲。从之。三月，搠思监不右丞相，老的沙复拜平章政事。初，帝谋相于老的沙，老的沙欲自为之，而难于言，遂荐搠思监。帝从之。老的沙恃推荐之恩，数有请于搠思监，搠思监不答，二人遂不相能。俄改御史大夫。二十二年，老的沙辞职，帝不允。

二十三年，监察御史也先帖木儿、傅公让等劾宦者朴不花蠹国，老的沙奏其事。皇太子以奇后袒朴不花，贬也先帖木儿等。陈祖仁、李国凤又上书劾之，帝大怒，左迁二人官。老的沙力争其事，言不已，太子恶之。奇后譖于帝，帝以老的沙母舅，故封为壅王，遣就国。老的沙遂奔孛罗帖木儿。太子深衔之，索于孛罗帖木儿，不与。朴不花见台臣无力，又与其党谋曰：“十八家功臣子孙，朝夕在帝侧，恐不利于我等。”搠思监曰：“彼皆老的沙党也。”并执这，皆诬服。后以太子患喉痛，左右言：“诸人无罪，释之则病或愈。”始缓其狱，谪诸人于外。朴不花怨孛罗帖木儿匿老的沙，又诬孛罗帖木儿与老的沙谋不轨。

二十四年，诏以孛罗帖木儿谋为悖逆，解其兵权。孛罗帖木儿手裂诏书，囚使者，使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儿举兵犯阙，帝不得已以搠思监、朴不花与之，秃坚帖木儿执二人送于孛罗帖木儿。顷之，孛罗帖木儿拥兵屯都门外，入见帝，请以己为中书左丞相，秃坚帖木儿为知枢密院事，老的沙为中书平章政事，帝唯唯而已。帝召见秃坚帖木儿、老的沙于宣文阁，二人诉非其罪，皆泣。帝亦泣，诏授老的沙等官。初，孛罗帖木儿犯阙，太了避之古北口，孛罗帖木儿欲追袭之，老的沙劝止，以故得免焉。

二十五年，平章失烈门等诛孛罗帖木儿于延春阁下，老的

沙伤额趋出，拥孛罗帖木儿母妻出都，将其军合于秃坚帖木儿。帝命益王浑都帖木儿、枢密副使观音奴，擒老的沙，诛之。秃坚帖木儿走岭北八儿思之地，寻亦伏诛。%

卷二百四

列传第一百八

贡奎	师泰	王守诚	李好文	李术
鲁翀	远	苏天爵	吴直方	莱
瑀	逮鲁曾	曾福仲	刘闻	张翥
周伯琦	孔克坚			

贡奎，字仲章，其先大名满城人，后徙宁国宣城。奎十岁能属文，用长博通经史，浙江行省檄为池州齐山书院山长。

大德六年，授太常奉礼郎，兼检讨，上疏言：“先王制礼，虽节文有经，而本诚贵质，惟不蔽于礼之文，而得其意，则可以对越而无歉，不然，繁为之节，无当也。”朝廷多采其议。九年，迁翰林国史院编修。

至大元年，转应奉翰林文学，预修《成宗实录》。丁父忧，服阕，除江西等处儒学提举。吏逮数人至，持公牒请奎署日，是学校报事迟误者。奎曰：“吾以天子命，提举儒学，职在教，何以刑为？”立命释之。乃书其坐屏曰：“读书之中，日有其益。饮水之外，他无所求。”与诸生揖让周旋，如师弟子礼，士论翕服。五年，迁翰林院待制，预修《仁宗实录》。书成，赐币有差。

至治元年，以母老，乞养归。泰定三年，复起为翰林待制，拜集贤直学士，阶奉训大夫。天历元年，奉命祀北岳南镇及淮济渎。二年，至会稽，以疾卒，年六十一。著有诗文集百二十卷。元统元年，赠翰林直学士、太中大夫、轻车都尉，追封广陵郡侯，谥文靖。子师泰。

师泰，字泰甫，肄业国学为诸生。天历元年，选授太和州判官。累迁江浙行省掾。以中书檄，不得用部下士为掾，自劾去。寻以大臣荐，擢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丁内艰。

服阕，除绍兴路总管府推官。山阴白洋港有无主船漂抵岸，史甲等取其篙橹，船有死人二，徐乙见之，疑为史甲所杀，告于官，史佣富民家，并逮系富民。师泰密访之，则沈丁船，以盗鱼，为渔人所杀者，其冤遂白。巡盐徐裕夺诸暨商所赍钱杀之，走白县：“我获贩私者，其人畏罪投水死。”师泰覆案之，具得裕杀人状。余姚孙国宾，以捕盗获姚甲造伪钞，受其赇纵之，诬执良民。师泰讯得实，姚处死，孙说就法。其审断之明，多类此。治行为诸郡第一。

至正六年，复入为翰林应奉文字。预修辽、金、宋史。八年，迁授经郎，兼经筵译文官。九年，擢翰林待制，进讲经筵，明君子、小人之辨。帝悦，锡赉甚厚。十年，改国子司业。擢礼部郎中，迁吏部，拜监察御史。自世祖以后，省、台不用南人，及是，始复旧制，南人复为省、台官，自师泰始。

至正十二年，除吏部侍郎，旋调兵部，巡视口北十三站驛户，均其徭役，豪强慑服。十四年，除都水庸田使，和余浙西以供军储。庸田司罢，擢江西廉访副使，未行，再擢福建廉访使。又改兵部尚书。旋授平江路总管。

十六年，张士诚陷平江，师泰怀印绶遁去。士诚降，浙西

行省丞相达识帖木儿承制授师泰两浙都运盐使，再除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十八年，改户部尚书。诏以闽盐与粮由海道运至京师，皇太子书务本二字赐之。二十年，召为秘书卿。

二十二年，行至杭之海宁，以道阻，遂寓于海宁，自名其里为小桃源。元亡，宋濂邀之出，师泰为置酒，饮罢，仰药而卒，年六十五。师泰工诗文，尤长于吏治，所至有名绩，著《玩斋集》十卷。

王守诚，字君实，冀宁阳曲人。少好学，从邓文原、虞集游。泰定元年，进士第一，授秘书郎。迁太常博士，续纂《太常集礼》。转艺林库使，与修《经世大典》。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改奎章阁鉴书博士，迁监察御史。出为山东廉访司司事，累迁礼部尚书。与修辽、金、宋三史。擢中书省参议，出为燕南北道廉访使。

至正五年，拜河南行省参知政事。偕大都留守答而麻识里宣抚四川。铜梁尹张文德捕斩盗魁，得怀中旗，书曰：“南朝赵王，其党聚众，焚掠双山。”文德又捕百余人。重庆知府以私憾诬之，议文德罪，比不即捕强盗例加四等，会遇赦，尚欲杖一百七。守诚至，为直其事。疏言：“四川官吏禄薄，请以户绝田及屯田之荒者，召人耕辟，收其租以贍之。”宜宾尹杨济亨请建宪宗神御殿于蟠龙山，儒学教授谢进贤请复文翁石室为书院，守诚据以入奏，皆从之。进资政大夫、河南行省左丞，未抵任，卒，年五十四。赐钞万锭，谥文昭。

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东明人。父永贞，国子伴读。好文少贫力学，夜就邻家磨房灯读书。一日，贷村姬米，姬讪其弗耕。好文曰：“我目耕耳。”时人为语曰：“目耕夜分李好文。”

登至治二年进士第，授浚州判官。入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国子助教。泰定四年，除太常博士。会盗窃太庙神主，好文言：

“在礼，神主当木为之，金玉祭器宜贮之别室。”又言；“祖宗建国以来七八十年，每遇大礼，皆临时取办，博士徒循故事相应答耳。往年诏为《集礼》乃令各省及各郡县置局纂修，宜其久不成，礼乐由朝廷出，郡县何有焉！请长院者选僚属数人，仍请出架阁文牒，以资择录。”从之。三年，书成，凡五十一卷，名曰《太常集礼》。迁国子博士，丁内忧。

服阕，起为国子监丞，拜监察御史。时复以至元纪元，好文言：“年号袭旧，古所未闻，袭名祛实，未见有益。”因言时弊逊于至元者十余事。朝廷虽是之，终弗能用。好文录囚河东，有李拜拜杀人，而凶器不获，悬十四年。好文曰：“不决之狱，有如是久者！”立出之。王傅撒都刺以足踢死人，众谓杀人不用刃，当杖。好文曰：“怙势杀人甚于刃，况因有求而不遂乎！”卒论死，一道震慑。出金河南、浙东两道廉访司事。六年，帝亲享太室，召金太常礼仪院事。

至正元年，除国子祭酒。好文言宜亲祀孔子，帝纳之。会丁夜有御中丞入礼殿，国子生阻之。明日，中丞使刑曹讯其事，好文曰：“中丞不察其由，何施鞭朴耶！”却之。丞相以闻，中丞谢罪乃已。改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迁河东道廉访使。三年，郊祀，召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帝亲祀太庙，乘马至里桥弗下，众不敢言，好文前跪白：“皇帝宜下马。”帝乃下马，至宁宗室，遣阿鲁问曰：“兄拜弟可乎？”好文与博士刘闻对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也。”帝遂拜。由是每亲祀，必命好文摄礼仪使。四年，除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未行，改礼部尚书。与修辽、宋、金史。除治书侍御史。俄除参议中书省事，视事十日，仍为治书，与修史。

又迁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独署台事。时王守诚奉使四川，以私仇诬廉访使曾文博，金事乌马儿、王武。文博免官卒，乌

马儿诬服，武不屈，以轻侮抵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行事，当问民疾苦，黜邪陟正。今行省以下未闻举劾一人，独风宪之司无一免者，岂正大之体。”率御史力辩武等之枉，并劾守诚不法十余事，时论直之。

六年，除翰林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迁集贤侍讲学士，仍兼祭酒。九年，出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湖北道廉访使。寻召为太常礼仪院使。

帝以皇太子年渐长，开端本堂，命人入学，以右丞相脱脱、大司徒雅不花知端本堂事，命好文以翰林学士兼谕德。好文力辞，上书于脱脱曰：“三代圣王，莫不以教世子为先务，盖传经期以明道，出治在于为学，宜求道德之鸿儒，拂成国家之盛事。好文天资本下，人望素轻，骤膺重托，负荷诚难。”脱脱以其书闻，不许。好文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于孔氏。其书则《孝经》、《四书》。”乃节其要略，释以经文，又取史传及先儒论说有关治体者，加以所见，效真德秀《大学衍义》例，成《端本堂经训要义》十一卷。诏付端本堂，令皇太子习焉。好文又集历代帝王故事，总一百六篇：一日圣慧，二曰孝友，三曰恭俭，四曰圣学，又采历代兴亡治乱之迹，名《大宝龟鉴》，皆进呈于皇太子。久之，迁翰林学士承旨，阶荣禄大夫。

十六年，复上书皇太子曰：“臣之所言，即前日所进经典大意也。殿下宜以所进诸书，参以《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书。果能推而行之，何忧乎天下不治。”皇太子嘉纳之。然皇太子性好佛，常谓左右曰：“李先生教我读儒家书，每不了了。西僧教我佛经，则一夕便晓也。”后屡引年乞致仕，辞至再三，拜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学士、一品禄，终其身。卒，年七十。

李术鲁翀，字子翬，邓州顺阳人，其先隆安人。金泰和中，定女直姓氏，属望广平。祖德，从宪宗南征，因家于顺阳，以功封南阳郡侯。父居谦，辟江西行省掾，生翀赣江舟中，釜鸣者三，人以为异。稍长，即勤学。居谦卒，家渐落，翀学益力。自顺阳徙居邓州，从州人李贞隐受学。复往江西，从新喻萧克翁受学。克翁有学行，为州里所敬，尝梦大鸟止其居，翼覆于轩，明日翀至。翀始名思温，字伯和，克翁为易今名，以符梦兆。后复从京兆萧爽及翰林学士虞集游，学益进。姚燧以书致贞隐曰：“燧见人多矣，学问文章无与子翬比者。”于是贞隐以其女妻之。

大德十一年，用荐者授襄阳儒学教谕。迁汴梁路儒学正。会修《世祖实录》，燧首以翀荐。至大四年，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延祐二年，擢河东道廉访司经历。迁陕西行台监察御史，赈吐蕃饥，多所建白。

五年，拜监察御史。时英宗未出阁，翀言：宜择正人，以为辅导。帝纳之。寻劾奏中书参议元明善，帝初怒不纳，明日乃命改明善他官，而慰翀。俄以御史巡抚辽阳，敕给弓矢、环刀，后著为令。又往淮东，察宪司官声迹，淮东宪司尚严刑，翀取狱具焚之。凡以吏进者，例降二等，从七品以上不得用。翀言：“科举未立，人才多以吏进，若一概屈抑，恐未足尽持平之议。请吏进者，止于五品。”从之。

除右司都事。时宰相铁木迭儿专事刑戮，以复私憾，翀因谢病去。顷之，擢翰林院修撰，又改左司都事。拜住为左丞相，使人劳翀曰：“今规模已定，不同往日，宜早至也。”翀为强起。会国子监隶中书，俾翀兼领之。先是，周王举兵，陕西府县官多坚吏议，翀白丞相曰：“此辈皆胁从，宜宥之。”乃悉加铨叙。帝方猎柳林，驻故东平王安童碑下，因献《驻蹕颂》，

甚称旨，命坐，赐饮上尊。从幸上都，次龙虎台，拜住命翀宣旨中书，翀领之，行数步，还曰：“果命翀否？”拜住叹曰：“真谨密人也。”间谓翀曰：“卿可作宰相否？”翀曰：“宰相固不敢当，然所学宰相事也。夫为宰相者，必福德才量备，始可当之。”拜住大悦，觞翀曰：“非卿不闻此言。”迎驾至行在所，翀入见帝赐坐，擢右司员外郎，预修《大元通制》，书成，翀为序焉。

泰定元年，迁国子司业。明年，出为河南左右司郎中。行省丞相曰：“吾得贤佐矣。”翀言：“世祖立国，成宪具在，慎守足矣。譬如乘舟，非一人之力能运也。”遂开除壅弊，省务一新。三年，擢燕南河北道廉访副使。晋州达鲁花赤有罪就逮，而奉使宣抚以印帖征之，欲缓其事。翀发其奸，奉使因遁去。入忤太常礼仪院事，盗窃太庙神主，翀言：“各室宜增设都监员，内外严置扃锁，昼巡夜警，永为定制。”从之。又纂修《太常集礼》，书成，未上，命兼经筵官。

文宗入京师，大臣问以故事，翀建议从汉文帝从代邸践阼之事，众韪之。文宗尝字呼翀而不名，翀与平章政事温迪罕等十人商论大事，日夕备顾问，宿值东庑下。文宗虚大位以俟明宗，翀极言：“神器不可久虚，宜摄位以俟其至。”帝纳之。及亲祀天地、社稷、宗庙，翀为礼仪使，详记行礼节文于笏，遇至尊，不敢直书，必识以两圈。帝偶取笏视曰：“此为皇帝字乎？”因大笑还之。竣事，上天历庆诗三章，帝命藏之奎章阁。擢陕西汉中廉访使。

会立太禧院，除忤太禧宗祿，兼祇承神御殿事，诏遣使趣之还。迎驾至龙虎台，帝曰：“子翀何缓来？”太禧院使阿荣对曰：“翀体丰肥，不任乘马，从水道来，是以缓。”帝又问阿荣曰：“鲁子翀饮食何如？”对曰：“与众人同。”又问：

“谈论如何？”曰：“羽中所谈义理之言也。”从幸上都，尝奉敕撰碑文，称旨。帝曰：“侯朕还上都，当酬汝润笔资也。”

迁集贤学士，兼国子祭酒。诸生素望翀，至是相贺。翀以古者教育有业，退必有居。旧制，弟子员初入学，以羊贄，所貳之品，与羊等。翀曰：“与其贍口腹，孰若为吾党燥湿寒暑之虞乎。”命撙集之，得钱二万缗有奇，作屋四区，以居学者。诸生积分有六年未及释褐者，翀至，皆使就试而官之。

帝师至京师，敕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马郊迎，大臣俯伏进觞，帝师不为动，惟翀举觞立进曰：“帝师，释迦之徒，天下僧人师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师也。请各不为礼。”帝师笑而起，举觞卒饮，众为悚然。帝问翀：“三教何者为贵？”对曰：“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帝曰：“然则儒贱耶？”对曰：“黄金、白璧，无亦何妨。五谷，可一日阙哉！”帝曰：“善。”

文宗崩，皇太后听政，命别不花、塔失海牙、阿儿思兰、马祖常、史惟良及翀六人商论国政。惠宗即位，大臣以为不可频敕。翀曰：“今上入继大统，当新天下耳目，岂可令新天子收怨议。”乃定。迁礼部尚书，阶中宪大夫。有大官，妻无子，面妾有子者。其妻以田尽入僧寺，子讼之，翀召其妻诘之曰：“汝为人妻，不以资产遗其子，他日何面目见汝夫于地下？”卒反其田。

元统二年，除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逾年，以迁葬归乡里。明年，召为翰林侍讲学士，以疾辞不至。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赠通奉大夫、陕西行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南阳郡公，谥文靖。

翀状貌魁梧，不妄言笑，其为学一本于性命道德。文章简奥，深合古法。居国学久，论者谓自许衡之后，能以师道自任

者，惟耶律有尚及翀而已。有文集六十卷。

子远，字朋道，以翀荫调秘书郎，转襄阳县尹。南阳贼起，远以忠义自奋，倾财募丁壮，得千余人。与贼拒战，俄而贼大至，远被害。妻雷氏亦不屈死。

苏天爵，字伯修，真定人。

父志道，有吏能，为姚天福所知，累迁中书省掾、刑部主事。延祐三年，擢岭北行省左右司郎中。时周王出镇云南，次延安，其从官与行省丞相阿思罕拥之，举兵反，兵败，周王遂出北国。和林大震，官吏俱奔散，又大雪，人畜多压没，志道受命即行，开仓振恤，募商贾运粟实边，民遂安堵。及代还，以积劳卒于京师。

天爵少从安熙学，为国子学生。又从吴澄、虞集受业。延祐四年，马祖常以御史监试国子生，试碣石赋，天爵文详实典雅，拔为第一，释褐授从仕郎、大都路蓟州判官。丁内外艰。服除，调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改翰林国史院典籍官。擢应泰翰林文字。至顺元年，预修《武宗实录》。二年，迁修撰。擢江南行台监察御史。

明年，虑囚湖北。湖北地僻远，民獠杂居。天爵冒瘴毒，遍历其地。囚有言冤状者，天爵曰：“宪司岁两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虑囚者应故事，闻御史至，当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为之太息。虽盛暑，犹夜篝灯，治文书无倦。江陵民文甲无子，育其甥雷乙，后乃生两子，而出乙。乙俟两子卖茶，即舟中取斧，并听杀之，沈斧水中，而血渍其衣，迹故在。事觉，乙具服，部使者乃以三年之疑狱释之。天爵曰：“此事二年半耳，且不杀人，何以衣污血，又何以知斧在水中？又其居去杀人处甚近，何谓疑狱？”仍置于法。常德民卢甲、莫乙、汪丙，同出佣，而甲误堕水死。甲弟之为僧者，欲私甲妻不得，

诉甲妻与乙同杀其夫。乙不能明，诬服击之死，断其首弃草间，尸与仗弃谭氏家沟中。吏往索，果得髑髅，然无尸与仗，而谭诬证曾见一尸水漂去。天爵曰：“尸与仗纵存，今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召谭诘之，则甲未死时，目已瞽，其言见一尸漂去妄也。天爵语吏曰：“此乃疑狱，况不止三年。”俱释之。其谳狱详允率类此。入为监察御史，道改奎章阁授经郎。

元统元年，复拜监察御史。在官四月，章疏凡四十五上，所劾者五人，所荐举者百有九人。明年，预修《文宗实录》迁翰林待制，寻除中书右司都事，兼经筵参赞官。后至元二年，由刑部郎中改御史台都事。三年，迁礼部侍郎。五年，出为淮东道肃政廉访使，一道肃然。入为枢密院判官。明年，改吏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是时，朝廷更立宰相，天爵知无不言，夙夜谋画，须发尽白。

至正二年，拜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迁陕西行台侍御史。四年，召为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明年，出为山东道肃政廉访使。寻召还集贤，充京畿宣抚使，凡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韩之誉。然以忤时相意，竟坐不称职罢归。

七年，起为湖北道宣慰使、浙西道廉访使，俱未行。拜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九年，召为大都路都总管，以疾归。俄复起为两浙都转运使。时盐法弊甚，天爵所办课为钞八十万锭，及期而足。十二年，妖贼蔓延江浙，仍拜行省参知政事，总兵饶信，克复一路六县。未几卒于军中，年五十九。

天爵为学博而知要，长于纪载。有《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国朝文类》七十卷，奏议五卷，文集三十七卷。

吴直方，字行可，婺州浦江人。家贫，游学京师，历三十六年，虽困厄，志气愈壮。后用荐者以说书事明宗于潜邸。明

宗出镇云南，复罢去。寻授上都路学正，欲莅任，又为代者所先。留守马札尔台留教其子脱脱及也先帖木儿。

元统二年，脱脱为御史大夫，以直方尝事先朝，奏为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中书改副提举，御史又改授广东廉访司永发架阁兼照磨，转中政院架阁管勾，俄迁长史。

是时伯颜专权骄恣，人情震慑，脱脱虽养于伯颜，常忧其败，私请于马札儿台，及其未败图之，马札儿台以为然。脱脱复质于直方，直方曰：“传在之：大义灭亲。大夫但知忠于国家，余何顾焉。”脱脱计遂决。会河南矫杀省臣，事连廉访使段辅，伯颜嗾台臣言汉人不可为廉访使，脱脱不能争，与直方谋之。直方曰：“此祖宗法度，决不可废，盍先为上言之。”脱脱入白于帝，奏上，帝如脱脱言。伯颜知出于脱脱，大怒，谓帝曰：“脱脱虽臣之子，然其心专护汉人，宜罪之。”帝曰：“此朕意，非脱脱所方。”及伯颜擅贬宣让、威顺二王，帝不胜其愤，泣语脱脱，脱脱亦泣下。归与直方谋之，事具《脱脱传》。后伯颜请太子猎于柳林，脱脱佐帝逐伯颜，出为河南行省左丞相。

事平，赐直方黄金带，擢集贤直学士，转侍讲学士，寻又擢集贤大学士。脱脱拜右丞相，有大政咨于直方然后行，直方必引古义告之。未几，引疾归，以荣禄大夫、大学士致仕。至正中，御史劾直方躐进，夺诰命，除名。他御史复辨其诬，诏复之。卒于家。

直方深沈有谋，人莫测其涯际，性谨慎，待人如布衣时，有一饭之恩必思报之，人以是称焉。子莱。

莱，字立夫，年四岁，其母盛氏口授《孝经》、《论语》、《春秋》、《谷梁传》，即能成诵。七岁能赋诗。同县方凤，有文学重名，见而叹曰：“明敏如吴莱，虽汝南应世叔不是过也。”

悉以所学授之。莱本名来凤，取《毛诗》“北山有莱”之义，为易今名。延祐七年，举进士不第，退隐松山，益穷诸经之义，所造愈邃。至正三年，监察御史以茂才荐，署饶州路长芎书院山长，未行，卒，年四十四。门人私谥渊颖先生。

莱文章雄宕有奇气，尤工古今体诗。著有《尚书标说》六卷，《春秋世变图》二卷，《春秋传授谱》一卷，《古职官录》八卷，《孟子弟子列传》二卷，《楚汉正声》二卷，诗文集六十卷。

史臣曰：“吴直方说脱脱大义灭亲，卒屏权奸臣，安社稷。洎脱脱秉政，可以行其志矣，乃见机而作，逡巡引避。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直方有焉。”

杨瑀，字元诚，杭州钱塘人。父昌，宋邳州万户。瑀少警敏。天历间，以大臣荐，召见于奎章阁，论治道及艺文事，命瑀篆“洪禧明仁”玺文，称旨，留备宿卫。署广成局副使，擢中瑞司典簿，特赐牙符出入禁中。改广州清源县尹，帝爱其廉慎，留之。

时伯颜柄政，一日挟太子出猎，帝欲逐之，瑀与密谋，夜以牙牌宣入。瑀首以增柴官米为请，左右皆于之，瑀曰：“城门上锁，明日不开，则米价涌贵，城中必先哄噪，且使知圣王恤民之德，有何不可？”帝允之，命世杰班传旨于省臣，增米铺二十，钞到即柴，都人咸额手以颂焉。

以功授奉议大夫、太史院判官，旋擢同佥院事，赐金带、貂裘。同官有以景星见，欲奏之，瑀不可曰：“使人共见，始为不欺。”后数日，太白经天，众乃服瑀之有识。未几，请告归。复起为宣政院判官。

改建德路总管。属贼由歙县窥建德，有司疑淳安长乐乡民通贼，捕下狱。株连数百家，民益汹汹。主帅将以兵往，瑀不

可曰：“倘以疑枉鼓众，乱贼乘衅而至，则事去矣。我请抚之，果不测，我当任其咎。”遂肩輿直抵淳安，又载米二百石以赈饥民，使县令谕之。明日，帅以兵至，瑀曰：“敢擅动者，军法从事。”乡民欢呼，持牛酒拜瑀，事遂定。

二十年，迁中奉大夫、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瑀以年七十，累请老。丞相达识帖木儿遣使留之，瑀谢事去，卒于家。著有《山居新话》行世。

遯鲁曾，字善止，怀庆修武人，性刚介。天历三年进士，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辟御史台掾。监察御史劾中丞史惟良简傲，鲁曾开实封于大夫前曰：“中丞素持重，不能与人周旋，御史劾之非公论。”由是众称其直。

除太常博士。武宗皇后真哥无子，故武宗庙未立皇后主配享，至元初，集廷臣议之。右丞相颜请以明宗之母亦乞列氏配享，徽政院传太后旨，以文宗之母唐兀氏配享。伯颜问于鲁曾，鲁曾不能对，归问其馆客曾福仲。福仲曰：“公何疑？”曰：“母以子贵，是以疑之。”福仲曰：“何拘拘于《公羊》之义也，真哥皇后在武宗时已膺宝册，文、明二后何与焉？今为臣而废帝后，为子而尊父妾，有是理乎？”鲁曾悦，乃告于伯颜曰：“真哥皇后以无子之故，不为立主，而追崇妃妾，非礼也。且慕容垂即位追废母后，而立所生母为后，为万世笑，岂可复蹈其失？”集贤大学士陈颙曰：“唐太宗册曹王明之母为皇后，是亦二后也。曷为不可？”鲁曾曰：“尧母为帝尝庶妃，尧即位，不闻册封其母。皇上不法尧、舜，而法太宗邪？”伯颜跽其言，遂以真哥皇后配享。

迁监察御史。劾太尉答失海牙、阿吉刺，右丞巩卜班，刑部尚书兀突蛮，监察御名吉当普，院使哈喇完者、月鲁不花，郎中吕国诚等，皆黜之，朝廷肃然。

除枢密院都事，疏言：“前丞相伯颜专杀大臣，其党利人妻女，巧诬以罪。今大小官及诸人有罪，请止坐本身，不得籍妻女。郯王为伯颜构陷，宜雪其无辜，给复子孙。”从之。除刑部员外郎，迁宗正府郎中，出为辽阳左右司郎中，迁金山北道肃政廉访司事，入为礼部郎中。

至元十二年，丞相脱脱讨徐州贼，以官兵不习水土，募濒海盐丁五千人，使鲁曾将之，超迁资善大夫、淮南添设元帅，领征讨事。徐州平，又从讨淮东，卒于军。

曾福仲者，其先泰和人，后徙于邵阳。福仲通《春秋》《三礼》。元统二年，以经明行修征入京师，久不报，馆鲁曾家。鲁曾从福仲言，请以真哥皇后配享，且告伯颜曰：“此馆客曾福仲之议也。”伯颜召福仲问之，对如初，乃以福仲为太常博士。福仲与刘闻同为博士，相友善，议宁宗祭拜礼，福仲助闻争之，性刚，忤丞相朵儿只歹，左迁天临路录事，弃官归，卒。

刘闻，字久廷，安福人。父蒙正，淹贯六籍，读书过目成诵，闻亦有学行。

张翥，字仲举，晋宁襄陵人。少受业于李存。存字安仁，江左宿儒也，其学传于陆九渊。翥从之游，学日进。未几，又从仇远学。远于诗最高，翥尽得其声律之奥。

至元末，同郡傅岩起在中书，荐翥隐逸，召为国子助教。会朝廷修辽、金、宋三史，召擢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历应奉、修撰，迁太常博士、礼仪院判官，又迁翰林直学士，侍讲学士，以侍读兼祭酒。翥勤于诱掖后进，不以师道自尊，用是学者亲之。有以经义问者，必历举众说为之折衷，无不厌其所得。

尝奉敕诣中书议时政，众论蜂起，翥独默然。丞相搆思监曰：“张先生平日好论事，今日语不出，何耶？”翥对曰：

“诸人之议皆是也，但事势有缓急，施行有先后，在丞相所决耳。”搠思监善之。明日，除集贤学士。俄以翰林学士承旨致仕。

搠思监削李罗帖木儿兵权，使翥草诏。翥曰：“此大事，非亲见主上不能笔。”左右或劝之，翥曰：“吾臂可断，笔不能操也。”乃命危素就相府草之。及李罗帖木儿至京师，召素责之曰：“诏从天子出，相府岂草诏地乎？”素不能答，李罗帖木儿欲斩之，左右营救始免焉。

及李罗帖木儿伏诛，诏以翥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翰林学士承旨致仕，给全俸终其身。二十八年三月卒，年八十二。

翥尝集兵兴以来死事者，为书曰《忠义录》，识者韪之。

周伯琦，字伯温，饶州鄱阳人。

祖匡，字良载，宋咸淳进士，署江东路提刑干办。大兵饶围州，谕能以城降者除郡守，众推匡署降表，匡夜遁。宋平，以程钜夫荐，授同知广州路总管，辞不拜，隐居而卒，世以鲁仲连拟之。

父应极，至大间仁宗为皇太子，召见，献《皇元颂》，授翰林待制，后为皇太子说书。仁宗即位，迁集贤待制，出为池州路同知总管府事。卒。

伯琦，以父荫授南海县主簿，为翰林修撰。至正元年，改奎章阁为宣文阁。艺文监为崇文监，以伯琦为宣文阁鉴书博士，兼经筵官，进讲辄称旨，日被顾问。帝常呼其字而不名。擢崇文监丞。会御史奏风宪宜用近臣，特命佾广东道廉访司使。未几，改福建道。八年，召为翰林待制，兼崇文少监。累擢翰林直学士，转兵部侍郎。

十二年，与贡师泰同除监察御史。时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丧师失律，陕西行台御史刘希曾等十人共劾之，伯琦劾希曾等越分言事，希曾等皆左迁，由是不为公论所与。

十三年，迁崇文太监，兼经筵官，代祀天妃庙。丁内艰。十四年，起复为江东道廉访司使。长枪军琐南班等陷宁国，伯琦率僚佐迎之，寻奔杭州。除兵部尚书，未行，改浙西道廉访使。

十七年，浙江行省丞相达识帖木儿，承制假伯琦参知政事，招谕张士诚。士诚称臣入贡。先是，江南行台御史金观劾伯琦弃宁国之罪，及士诚降，行台御史又为伯琦辩释，遂除同知太常礼仪院事，士诚留不遣，改江浙行省左丞。又改江南行台侍御史，擢御史中丞。后以荣禄大夫、集贤院大学士致仕。

伯琦留平江十余年，士诚败，明太祖闻伯琦名，召见之。后返饶州卒。或云明祖杀之。伯琦仪观温雅，博学，工文章，尤善书。帝命篆宣文阁宝，并题宣文阁，编摹王羲之《兰亭序》智永《千文》，刻石阁中。著有《六书正讹》五卷，《说文字原》一卷，诗文集四卷。

孔克坚，字景夫，孔子五十世孙。

父思晦，延祐中为宁阳儒学教谕。仁宗崇尚儒术，一日问孔子裔袭爵为谁？廷臣以未定对，帝亲取孔氏谱牒，按之曰：“以嫡应袭封者，思晦也。”特授中议大夫，袭封衍圣公。思晦性至孝，居母丧，勺水不入口者五日，受业于导江张璪，不为词章之学。

思晦卒，克坚袭封衍圣公。十五年，平章达识帖卜儿荐克坚明习礼教，征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以子希学袭衍圣公爵。是年冬，郊祀，克坚摄太常使，登降有容，观者称其知礼。拜治书侍御史，克坚谢病归。

十六年，起为山东道肃政廉访使，丞相太平奏克坚为集贤直学士。毛贵逼京师，廷议迁都陕西。克坚曰：“天子当与社稷宗庙为存亡，恶可弃而之他，且勤王兵日集，贼必败走。”

后果如克坚言。

十九年，迁礼部尚书，知贡举。时四方避乱者多集京师，克坚请设流寓科，以收之。俄迁陕西行台待御史。李思齐与察罕帖木儿相攻，行省丞相帖里木儿纳思齐降，命张良弼御察罕帖木儿。克坚及中丞袁焕言其不可，帖里木儿不听，焕亦被劾去。克坚曰：“谋之不藏，乱县至矣。”遂自免归。月余，良弼败于鹿台，奉元遂陷。

二十二年，除国子祭酒，太子书大成殿额以赐之。克坚以世乱，不乐仕进，复谢病归。明洪武三十年卒，年五十有五。子希学，袭封衍圣公。%

卷二百五

列传第一百九

王克敬 崔敬 韩镛 盖苗 归旸
徐奭%

王克敬，字叔能，大宁人。幼颖悟，常嬉道傍。丞相完泽见之，左右曰：“是儿貌秀伟，异日必令器也。”大宁尚朴陋，克敬独孜孜为经史之学。

辟江浙行省照磨，擢检校。徽州民汪俊上变诬富人反，省臣遣克敬往验之。克敬察其言不实，中道为开陈福祸，俊后悔，将对簿，竟仰药以死。调知顺州，以内外艰不赴。服除，授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

延祐四年，监四明倭人互市。先是，监者惧夷情叵测，必严兵自卫，克敬悉去之，抚以恩意，皆帖然受约束。有军士陷于倭者，至是从至中国，诉于克敬，愿还本乡。或恐为他变，克敬曰：“岂有军士还乡，而不纳邪？脱有衅，吾当坐。”事闻朝廷，嘉之。

鄱阳大饥，总管王都中以官仓米减价粜之，行省欲罪其擅发。克敬曰：“鄱阳距省千里，比待命，民且死，彼为仁而吾罪之，顾不自愧耶？”都中因得免。

拜监察御史，用故事监吏部。选有履历当升者，吏故抑之，问故，吏曰：“有过。”克敬曰：“法笞四十七以上不升转，今不至是。”吏曰：“责轻，罪重。”曰：“失出在刑部，铨曹安知其罪重。”卒升之。治书侍御史张升曰：“往者监选，以减驳为能，今王御史乃论增品级，可为世道贺矣。”

寻迁左司都事。时英宗厉精图治，丞相拜住请更前政不便者，会议中会堂。克敬首言：“江南包银，民贫有不能输者，有司责之役户，当罢之。两浙煎盐户，当免其它役。”议定以闻，悉从之。

泰定初，出为绍兴路总官。郡中计口受盐，民困于诛求。乃上言，乞减盐五千引，运司弗从，因叹曰：“使我为运使，当令越民少苏。”行省檄克敬抽为舶货，拗蕃者例籍之，商人以风水为解，有司不听，克敬曰：“某货出某国，地有远近，货有轻重，冒重险出万死，舍近而趋远，弃重而取轻，岂人情邪！”具以上闻，众不能夺，商人德之。擢江西道廉访司副使，转两浙盐运司使。首减绍兴民食盐五千引。温州逮犯私盐者，以一妇人至。怒曰：“岂有逮妇人千百里外，与吏卒杂处者，污名教甚矣！自今毋得逮妇人。”建议著为令。

明年，擢湖南道廉访使，调海道都漕运万户。是岁，泰定帝崩，燕帖木儿起兵于大都，立文宗，海漕舟后至直沽者，不果输，复漕而南还，行省欲罪督运者，勒其还直沽，克敬谓：“督运者蹈万死，完所漕而还，出于不得已，请令其计石数，附次年漕舟达京师。”省臣从之。

召为参议中书省事，有以飞语中大臣者，下其事。克敬持古八议之法，谓勋贵可以不议，且罪状不明而轻罪大臣，何以白天下。宰相传命大长公主为皇外姑，赐钱若干，平云南军还赐钱若干，英宗皇后入觐赐钱若干，克敬乞覆奏。宰相怒曰：

“参议乃敢格诏邪？”克敬曰：“用财宜有道。大长公主供给素优，今再赐钱出于无名，是不当也。自诸军征讨以来，赏格未下，平云南省独先受赏，是不均也。皇后远来，徒御众多，非大赐赉，恩意不能洽，今赐物少，是不周也。”宰相以闻，帝从其议。拜中奉大夫、参知政事，行省辽阳。俄除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又迁淮东道廉访使。入为吏部尚书，乘传至淮安，坠马，居吴中养疾。

元统元年，起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请罢富民承佃江淮田，从之。松江大姓，有岁漕米万石献京师者，其人死，子孙贫且行乞，有司仍岁征弗足，则杂置松江田赋中，令民包纳。克敬曰：“匹夫妄献米，微名爵以荣一身，今身死家破，又已夺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奏免之。江浙大旱，诸民田减租，惟长宁寺田不减，克敬移牒中书，谓不可忽天变而毒疲民。岭海瑶贼窃发，朝廷调戍兵往讨之，会提调军马官缺，故事，汉人不得与军政，众莫知所为。克敬抗言：“行省任方面之寄，假令万一有重于此者，亦将拘法坐视耶？”乃调兵往捕之，军行，给粮有差。事闻于朝，即令江西、湖广二省给粮亦如之。

视事五月，请老，年甫五十九。谓人曰：“穴趾而峻墉，必危无功，德而忝富贵，何以异此。”又曰：“世俗喜言勿认真，此非名言，临事不认，岂尽忠之道乎？”故克敬历官所至，俱有声绩，明称名卿。著诗文、奏议，传于世。三年卒，年六十一。赠中奉大夫、陕西等处行省参知政事，追封梁郡公，谥文肃。

子时，以文学显，历仕中书参知政事至左丞，以翰林学士承旨致仕。

崔敬，字伯恭，大宁惠州人。由掾史累迁至枢密院都事，

拜监察御史。

至元六年，既毁文宗庙主，削文宗后皇太后之号，徙东安州，又放文宗子燕帖古思于高丽，敬上疏曰：“文皇获不轨之愆，已彻庙祀，叔母有阶祸之罪，亦削洪名，尽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迁，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皇当上宾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间，尚未有知，义当矜悯，盖武宗视明、文二帝皆亲子也，陛下与太子皆嫡孙也，以武宗之心为心则子孙固无亲疏。以陛下之心为心，未免有彼此之论。臣请以世俗喻之，常人有百金之产，尚置义田，守族困厄者为之教养，不使失所。况皇上贵为天下，富有四海，子育黎元，当使一夫一妇皆得其所，今乃以同气之人，置之度外，适足貽笑夷狄，为中国之辱。臣原杀身以赎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归太后太子，全母子之情，尽骨肉之义，天意回，人心悦，则宗社幸甚。”不报。

又上疏谏巡幸上都曰：“世祖以上都为清暑之地，车驾行幸，岁以为常，阁有大安，殿有鸿禧、睿思，所以保养圣躬，适起居之宜，存畏敬之心也。今失刺斡耳朵乃先皇所以备宴游非常时临御之所，陛下方以孝治天下，屡降德音，祇行宗庙亲祀之礼，虽动植无知，罔不欢悦。而国家多故，天道变更，臣备员风纪，以言为职，愿大驾还大内，居深宫，严宿卫，与宰臣谋治道，万机之暇，则使经筵进讲，究古今盛衰之由，缉熙圣学，乃宗社之福也。

时帝数以历代珍宝分赐近侍，敬又上疏曰：“臣闻世皇时大臣有功，所赐不过盘革，重惜天手，为后世法，虑至远也。今山东大饥，燕南亢旱，海潮为灾，天文示儆，地道失宁，京畿南北蝗飞蔽天，正当圣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不知虑此，奏禀承请，殆无虚日，甚至以府库百年所积之宝物，遍赐閹寺之

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万一国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将何以为赐乎？乞追夺所赐，以示恩不可滥，庶允公论。”

是年，出金山北廉访司事。按部全宁，有李秀以坐造伪钞，连数十人，皆与秀不相识。敬疑而谏之，秀曰：“吾以训童子为业，有司谓秀为造伪钞者，捶楚之下，不敢不诬服。”敬询知始谋者，乃大同王渚，有司误以李秀为王渚也。移文至大同，果得王渚为真造伪钞者。

至正初，迁河南，又迁江东，除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入为诸路宝钞提举，改工部侍郎。十一年迁同知大都路总管府事。直沽河淤数年，中书省委敬浚治之。募工万人，不三月告成。除刑部侍郎，迁中书左司郎中。十二年，历兵部尚书，为枢密院判官。

十四年，迁刑部尚书。广东宪府相仇杀，科以大逆，当连坐家人。敬谓：“杀人者止一人论抵，不得连坐一家。”廷议黜之。十五年，复为枢密院判官，寻拜河南行省参知政事。复为兵部尚书，兼济宁军民屯田使，给钞十万锭，兴立营屯，岁收百万斛，以给边防。

十七年，召为大司农少卿。拜中书参知政事，与平章政事答兰、参知政事俺普分省陵州，敬兼领兵、刑、户、工四部事，供给诸军，赐上尊。仍命便宜行事。敬以民力日疲，乃请行纳粟补官之令，诏从之。积粟百万石、绮段万疋，民获少苏。

十八年，除山东行枢密院副使，俄迁江浙行省左丞。卒，年六十七，赠资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如故，谥曰忠敏。

史臣曰：惠宗援不共戴天之义，追讨文宗之罪宜也；并杀文宗皇后及其弟燕帖古思，则过矣。崔敬之疏，直而不讦，即惠宗亦无以罪之。呜呼！安得此恺弟之言乎。

韩镛，字伯高，济南人。延祐五年进士，授将仕郎、韩林

国史院编修官。寻迁集贤都事。泰定四年，转国子博士，俄拜监察御史。当时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由吏致位显要者，常十之九。帝欲以中书参议傅岩起为吏部尚书，岩起从吏入官，镛极言不可，事遂已。

天历元年，除金浙西廉访司事，击奸暴、黜贪墨，特举乌程县尹干文传治行为诸县最，所至郡县为之肃然。二年，转江浙财赋副总管。至顺元年，除国子司业，寻迁南行台治书侍御史，历金宣徽及枢密院事。

至正二年，除真林侍讲学士。既而拜侍御史，以刚介为时所忌，言事者诬以赃私，乃罢去。五年，起参议中书省事。

七年，朝廷慎选守令，参知政事魏中立言于帝：“当今必欲得贤守令，无如镛者。”帝乃特署镛姓名，授饶州路总管。饶欲尚鬼，有觉山庙者，以祸福惑人，为盗贼者事之尤谨。将为盗，必卜之。镛至，即毁其庙，沈士偶于江，人初大骇，已而皆叹服。镛居官廨，自奉澹泊，僚属亦化之。先是，朝使至外郡者，供张其侈。一不厌其欲，即衔之，腾谤于朝。其出使饶州者，镛延见郡舍中，供以粝饭，退皆无后言。有诏以织币脆薄，遣使笞行省臣及诸郡长吏，独镛获免。

十年，拜中书参和政事。十一年，丞相脱脱当国，更张庶务，镛言不见听。人或以镛优于治郡，而执政非其所长，遂出为甘肃行省参知政事。及脱脱罢，镛迁陕西行台中丞，卒。

盖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幼聪敏好学。延祐五年进士，授济宁路单州判官。州多系囚，苗请决之，知州以为囚数已上部使者未报，不可决。苗曰：“使者问，请身任其责。”知州勉从之，使者果不以先决为罪。岁饥，总管遣苗至户部请赈，户部难之，苗伏中书堂下，以糠饼以示曰：“济宁民率食此，况有不得此食者，坐视不救，可乎？”因泣下，宰相乃从其请。

有陈官粟五百石，借于民，期秋熟还官。及期，郡责偿甚急，苗曰：“官粟实苗所赏，今民饥不能偿，苗请代还。”使者乃已。其责单州税粮，岁输馆陶仓，距单五百余里，民甚苦之。是秋，馆陶大熟，苗先期令民籴粟仓下。十年初，仓券已至，省民力什之五。

辟御史台掾，累擢江南行台监察御史。建言严武备以备不虞，简兵卒以壮国势，全功臣以隆大体，惜官爵以清铨选，考实行以抑奔竞，明赏罚以杜奸欺，计利害以孚民情，去民贼以崇礼节，皆切于时务，公论韪之。

天历初，文诏以建康潜邸为佛寺，毁民居七十余家，仍以御史大夫督其役。苗上封事曰：“臣闻使民以时，使臣以礼，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陛下龙潜建业之时，居民因于供给，幸而获睹今日之运，百姓跼足举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夺农时，以创佛寺，又废民居，使之家破产荡，岂圣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汉高帝兴于丰沛，为复两县。光武中兴，南阳免税三年。既不务此，而隆重佛氏，何以满斯民之望。台臣职专纠察，表正百司，今乃委以修缮之役，岂其礼哉！”书奏，御史大夫遂免督役。

入为监察御史。文宗幸护国仁王寺，泛舟玉泉，苗进曰：“今频年不登，边隅不靖，当恐惧修省，何暇逸游，以临不测之渊。”帝嘉纳之，赐以对衣、上尊、即日还宫。台臣拟苗劾淮东廉访司事，帝曰：“仍留盖御史，朕欲闻其说言也。”以丁外艰去。免丧，除太禧宗祿院都事。

用荐者出知亳州。修学，完州廨。有豪强占民田为己业，民五十余人诉于苗，苗讯治之，豪民咸自引服。苗曰：“尔等罪甚重，然吾观，皆有改过意。”遂从轻议。

至元四年，入为左司都事。任左司仅十八日，已决数百事。

丁内扰。宰相惜其去，重贖之。

至正二年，起为户部郎中。俄挾御史台都事。御史大夫欲以故人居言路，苗曰：“非其才也。”大夫不说，是晚，邀至私第以谢，人两贤之。

出为山东廉访副使。益都、淄莱二路，旧产金矿已竭，民岁买金输官，至是六十年矣。民有忤其官长者，辄谓所居地有金矿，掘地及泉后止，猾吏为奸利，莫敢谁何。苗建言罢之。

三年，迁户部侍郎。四年，由都水监迁刑部尚书。初盗杀河南省宪官，延坐五百余家，已有诏：除首罪外，余从原宥。至是，宰相欲追加诛戮，苗坚持不可，事获已。出为山东廉访使，岁饥，上救荒弭盗十二事，劾宣使慰使馥皐不法者。有司援例，欲征苗所得职田，苗曰：“年荒民困，吾无以救之，尚忍征斂以肥己耶！”命勿征。

六年，复入为治书待御史。迁侍御史，寻拜中书参知政事，同知经筵事。大臣以两京驰道狭隘，奏毁民田庐广之，苗执曰：“驰道创自至元初，何今日独为隘乎？”又欲出宿卫士为郡吏，以养其贫，苗议曰：“郡吏所以牧民，岂养贫之地，果不能自存，赐之钱可也。”廷议俱从之。

四川廉访司事家人违例收职田，奉使宣抚坐其主人，宰相以为然，苗请付法司详议，勿使宪司以为口实。于是，宰相顾谓僚佐曰：“所以引盖君至此者，欲其相助也，乃每事相抗，何耶？今后有公务，毋白参政。”苗叹曰：“吾以非才，待罪执政，中书之事，皆当与闻。今宰相言若此，不退何俟？”将引去，适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然宰相怒苗终不解，比至，即改甘肃行省左丞。时苗已致仕归，宰相复趣其卦任，苗舁疾就道，抵任，即上言：“西土诸王，为国藩屏，赐赉虽有常制，而有司牵于文法，使恩泽不以时及，有匮乏之忧，非隆亲厚本

之意。”又言：“甘肃每岁中粮，奸弊百端，请以粮钞兼给，则军民咸利。”朝廷从之。

迁陕西行御史台中丞，到官数日，即上疏乞骸骨还乡里。明年卒。年五十八。赠摠领、诚赞治功臣、中书左丞、上护军，追封魏国公，谥文献。

归暘，字彦温，汴梁开封人。将生，其母杨氏梦日出东山，上有轻云掩之，故名暘。登至顺元年进士第，授同知颍州事，有能名。山东盐司遣奏差至颍，恃势为不法，暘执以下狱。时州县事盐司甚谨，暘独不为屈。转大都路儒学提举，未上。至元五年十一月，河南行省掾范孟端，诈为诏使至省中，杀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等，以段辅为左丞，使暘北守河口。暘力世不从。贼怒，系于狱，暘无惧色。已而贼败，暘获免。

孟端，杞县人，与其党霍八失等，伪称圣旨，乘昏夜入行省中堂，召平章政事月鲁不花、左丞怯烈、理问金刚奴、郎中完者秃、黑的儿，都事拜住、廉访使秃满、万户完者不花、总管撒思等至，皆杀之，矫称除孟端为河南都元帅。有冯甲者，孟端用为宣抚使，给事于外，冯叩孟端曰：“幸引我见朝廷官。”孟端醉，大言曰：“何者为朝廷官，我是也！”冯觉其伪，因随孟端出，告都镇抚闭城门勿纳，遂杀孟端于城外，霍八失等俱伏诛。当孟端反时，众官俯首听命，独暘不为贼污。民里有吴炳者，尝以翰林待制征不起，贼以炳司卯酉历，炳不敢辞。时人为之语曰：“归暘出角，吴炳无光。”暘自此知名。

明年，转国子博士，拜监察御史。及入谢，台臣奏曰：“此即河南抗贼者也。”帝曰：“好事！卿宜数为之。”赐以上尊。已而辞官归养。

至正五年，起为金河南廉访司事，以法绳赵王府官属之贪暴者，王三遣使请之，不为动。宣宁县有杀人者，蔓引数十人，

一谳得其情，尽释之。沁州民郭仲玉为人所杀，有司以蒲察山儿当之，旻察其诬，踪亦得杀人者，山儿遂免死。六年，转金淮东廉访司事，改宣文阁监书博士，兼经筵译文官。

七年，迁右司都事。顺江酋长乐孙求内附，请立宣抚司及置郡县二十三处。旻曰：“古人有言，鞭虽长不及马腹，使郡县果设有事，不救则孤来附之意，救之则罢中国而事外夷，所谓获虚名而受实祸也。”与左丞吕思诚抗辩甚力，丞相太平笑曰：“归都事善戇，何相抗乃尔邪！然策将焉出？”旻曰：“其酋长可授宣抚，勿责其贡赋，使者赐以金帛，遣归足矣。”卒从旻言。

有诉太平马前，太平索皮服予之，仍核在官所藏皮服之数，悉给贫民。旻曰：“宰相当以广济天下为心，皮服有几何，而欲悉给之邪？莫若录寒饥者赈之。”太平愧谢。

湖广行省左丞沙班卒，其子沙的方为中书掾，请奔丧。执政以沙的有兄弟，不许。旻曰：“孝者，人子之同情，以有兄弟而沮其情，非所以孝治天下也。”遂许之。

广海瑶贼入寇，诏朵儿只丹将思、播杨元帅军以讨之，旻曰：“易军而将，不谙教令，恐不能决胜。若命杨就统其众，彼悦于恩命，必能自效。所谓以夷狄攻夷狄，中国之利也。”帝不从，后竟无功。

八年，迁左司员外郎。六月，迁参议枢密院事。时方国珍未附，诏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朵儿只丹讨之，一军皆没，朵儿只丹被执，将罪之。旻曰：“将失利，罪固当诛。然所部皆北方步骑，不习水战，是驱之死地也。宜募海滨之民习水者讨之。”既而国珍遣人从朵儿只丹走京师，请降。旻曰：“国珍已败我王师，又拘我王臣，力屈而来，非真降也。必讨之以令四方。”时朝廷方事姑息，卒从其请。后果屡叛，如旻言。迁御史台都

事，俄复参议枢密院事。十二月，擢枢密院判官。

九年，转河西道廉访使，未上，改礼部尚书。会开端本堂，皇太子就学，召暘为赞善。未几，迁翰林学士、同修国史，仍兼前职。暘言：“师傅当与皇太子东西相向授书，其属亦以次列坐，虚其中座以待至尊临幸。不然，则师道不立。”从之。俄以疾辞。帝遣基司郎中赵珽赐白金、文绮，不受。

初，暘在上都时，脱脱自甘州还，且入相，中书参议赵期颐、员外郎李稷谒暘私第，致脱脱之命，属草诏，暘辞曰：“丞相将为伊周事业，入相之诏当命词臣视草，今属笔于暘，恐累丞相之贤。”期颐曰：“若帝命为之，奈何？”暘曰：“事理不顺，亦当固辞。”期颐知不可屈，乃已。

十年正月，迁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十二年，除刑部尚书。十五年，再除刑部尚书。凡三迁，皆以疾辞。

十七年，授集贤学士，兼国子祭酒。使者迫之。暘舆疾至京师，卧于南城，不起。时海内多故，暘上三策：一曰振纪纲，二曰选将材，三曰审形势。洋洋数千言，朝廷不能用。十一月，以集贤学士、资德大夫致仕，给半俸终身，辞不受。明年，乞骸骨，侨居弘州。徙蔚州，后移居解州之夏县。皇太子至冀宁，强起之，居数月，复还夏县。二十七年卒，年六十三。

徐爽，字周臣，彰德安阳人。由国子生为学录，累迁户部主事，擢员外。拜监察御史，劾台臣不称职者。出佥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事，为中台都事。再迁为浙东道肃政廉访使，以静治闻。入为户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拜治书侍御史，与言事者不合。谢病归。后除礼部尚书，擢河东山西道宣慰使，拜河南江北等处行省参知政事，改集贤侍讲学士。至正四年卒，年六十五。

爽为人恂恂，至当官莅事，意有不可，即言之，故屡为奸

人所中云。

史臣曰：“王克敬之练达，崔敬、盖苗之侃直，韩镛、归暘、徐爽之刚介，皆惠宗时名臣也。当时权在丞相，左右丞、参政一忤丞相意，即斥去，镛与苗，并以忤丞相，不能久于其位，惜哉。”

卷二百六

列传第一百十

吕思诚 武祺 成遵 贾鲁

吕思诚，字仲实，平定人。父允，金汉中道廉访司事。母冯氏梦见神人，及寤，思诚生，有光照室，人异之。

长从萧爽学，擢泰定元年进士第，授同知辽州事，未赴，丁内艰。改景州蓟县尹，差民户为三等，均其徭役，刻孔子象，令社学编祀之。春行田，树畜勤敏者，赏以农器。印文簿畀社长，秀月报县，不孝弟、不事生业者，悉书之，罚输作。胥吏豪猾者，窜名职田户，思诚悉革之。

天历初，军兴，豫贷钞于富民造兵器，事先集，而民不扰。天旱，道士持青蛇曰：“卢师谷小青龙也。祷之雨。”思诚杀蛇，笞道士，即日雨。

擢翰林国史院检阅官，俄迁编修。文宗在奎章阁，敕取国史阅之，院长不敢言，思诚独跪阁下，争曰：“国史记当代人君善恶，天子无阅之者。”事遂寝。累擢国子监丞、司业。

拜监察御史，与斡玉伦徒等劾中书平章政事彻里帖木儿变乱朝政，疏留中不下。思诚纳印绶殿前，遂出金广西廉访司事。巡行郡县，土官于元帅恃势陵人，恐事觉，遣其子迓思诚于道。

思诚缚至县，痛惩之，一道震肃。移浙西道，达识帖睦迺为南台御史大夫，与江浙省臣有隙，嗾思诚劾之。思诚曰：“吾为天子耳目，非台臣鹰犬。”不听。已而闻平章左吉贪墨，思诚劾其罪流之海南。

复召为国子司业，迁中书左司员外郎。盗杀河南省臣，诬误者三十余人，思诚言于朝，皆释之。迁左司郎中，俄以事罢，起为右司郎中，拜刑部尚书。

科举复行，与金书枢密院事韩镛为御试读卷官，改礼部尚书。御史台奏为治书侍御史。总裁辽、金、宋三史，擢侍御史。枢密院奏为副使，御史台又留为侍御史。会平章政事巩卜班不法，监察御史劾之，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曰：“姑徐之。”思诚趣入，奏罢巩卜政。也先帖木儿衔思诚甚，思诚即谒告，朝廷知其事，出为河东道廉访使。未几，召为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拜湖广行省参知政事，中道授湖北道廉访使。

五年，入拜中书参知政事。六年，迁左丞。九年，转御史中丞。再任左丞、知经筵事，提调国子监，兼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加荣禄大夫，总裁后妃功臣传。会萃《六条政类》，赐玉带。又为构密副使，仍知经筵事。复为中书左丞。御史大夫纳麟诬参政孔思立受赇，或欲连中思诚，纳麟曰：“吕左丞有廉名，勿及之。”遂止，拜集贤学士，仍兼国子祭酒。

吏部尚书偃哲笃、右司都事武祺等建言更钞法，以由一贯文省权钱一千文为母，铜钱为子。诏命廷臣集议。思诚曰：“中统、至元，自有母子。上料为母，下料为子。譬之蒙古人以汉人子为后，皆人类也，尚终为汉人之子。岂有纸币为父，而以铜钱为子者。”一座咸笑。思诚又曰：“钱钞用法，以虚换实也。今历代钱至正钱、中统钞，至元钞、交钞，分为五项。若商贾藏其实而弃其虚，恐不利于国家。”偃哲笃曰：“至元

钞多伪，故更之。”思诚曰：“至元钞不伪，人为伪尔。交钞若出，亦有为伪者。且至元钞犹故戚也，家之童奴识之；交钞犹亲戚，人未识也，其伪滋多。况祖宗之成宪，岂可轻改？偃哲筇曰：“祖宗法弊，亦可改。”思诚曰：“汝辈更法，又欲上诬世祖，是汝与祖争高下也。且自世祖以来，诸帝皆谥曰孝，改成宪可谓孝乎？”偃哲筇曰：“钱钞兼行何如？”思诚曰：“钱钞兼行，轻重不伦，何者为母？何者为子？汝不通古今，徒道听涂说耳！”偃哲筇忿曰：“我等策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诚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丞相脱脱见思诚言直，狐疑未决。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独曰：“吕祭酒之言亦是，但不当在庙堂上大声厉色尔。”监察御史承望风旨，劾思诚狂妄，夺其诰命并所赐玉带。

十四年，出为湖广行省左丞，遣太医院宣使秦初即其家迫遣之，初窘辱不遗余力，思诚不为动。贻书参议龚伯遂曰：“去年许可用为河南左丞，今年吕思诚为湖广左丞，世事至此，足下得无动心乎？”未几，召还为中书添设左丞，进光禄大夫，兼司农卿。思诚去二日，武昌陷，为御史所劾，遂罢职。十五年六月，御史桑哥等复办思诚无罪，诏给还宣命、玉带。十七年三月卒，年六十五。追封齐国公，谥忠肃。有文集、《汉通纪》行于世。

与思诚争钞法者，为偃哲筇、武祺。偃哲筇，附见《批理迦帖木儿传》。祺，字子春，太谷人。由掾吏迁知桐城县，果断有能名。入为户部左司都事，建言议钞法，曰：“钞法自世祖时已行之，后除拨支料本，倒易昏钞，以布天下外，有合支名目于宝钞总库料钞转拨，所以钞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来，失祖宗原行钞法本意，不与转拨，故民间流转者少，致伪钞滋多。”廷议韪之，凡合支名目准于总库转支。至正十年，

丞相脱脱锐意变法，祺与吏部尚书偃哲等请更钞法，以楮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为母，铜钱为子。脱脱从祺等议，立宝泉提举司，铸至正通宝铜钱，印造交钞，通行天下。未几，以军兴赏犒，印钞日不暇给，物价腾涌逾十倍，度支益绌。祺寻授参议中书省事，转户部尚书，拜甘肃参知政事，以疾卒。

成遵，字宜叔，南阳穰县人。年十五丧父，贫不废学。至顺元年，至京师，受《春秋》于夏镇，遂入国子监为诸生。助教陈旅数以语学士虞集，集方有目疾，见遵来，迫而视之，曰：“公辅器也，君当自受重。”

元统改元，登进士第，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明年，预修泰定帝、明宗、文宗三朝《实录》。后至元四年，擢应奉翰林文字。

至正初，擢太常博士，转中书检校，寻拜监察御史。扈从至上京，上封事言：“天子宜慎起居，节嗜欲，以保养圣躬。圣躬安，则宗社安。”言甚迫切，帝改容称善。又言台察四事：一曰差遣台臣，越职问事；二曰左迁御史，杜塞言路；三曰御史不思尽言，循叙求进；四曰体覆廉访，声迹不实，贤否混淆。帝皆嘉纳之，谕台臣曰：“遵所言甚善，皆世祖风纪旧规也。”特赐上尊旌之。遵又言：“江浙火灾宜赈恤”劾平章火鲁忽赤不法十事，宜罢斥。皆从之。复上封事，言时务四事：一曰法祖宗，二曰节财用，三曰抑奔竞，四曰明激劝。奏入，命中书议行。

三年，自刑部员外郎出为陕西行省员外郎，以母病辞归。五年，丁母忧。八年，擢江淮东肃政廉访司事、礼部郎中，奉使山东、淮北，察守令贤否，荐循良九人，劾罢贪懦者二十一人。九年，改刑部郎中。寻迁御史台都事。台臣嫉赃吏以父母之忧获免，建议：“官吏凡被劾赃私，虽父母死，不许归葬。”

遵曰：“贪吏固可恶，然与人伦孰重？国家以孝治天下，宁失罪人，勿使为吏者不葬父母。”御史大夫是其言，擢户部侍郎。十年，迁中书右司郎中。刑部狱久不决者积数百，遵与同僚分阅之，共议轻重，各当其罪。时输粟补官者匿罪得七品杂流，为怨家所告，有司议不问，遵曰：“卖官鬻爵，已非盛典，况买与有罪之人乎？必夺其敕，著为令。”省臣从之。

除工部尚书。先是，河决白茅，郅城、济宁皆为巨浸，漕运使贾鲁言：“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复故道，役不大兴，害无已时。”廷议莫能决，乃命遵偕大司农秃鲁行视河，议其疏塞之方以闻。十一年春，自济宁、曹、濮汴梁行数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测岸以究水之深浅，谓故道不可复，其议有八。而丞相脱脱先入贾鲁之言，及遵与秃鲁至，力陈不可，且曰：济宁、曹、郅连岁饥馑，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人于此地，恐后日之忧，有重于河患者。”脱脱怒曰：“汝谓民将反耶？”自辰至酉，辩论终不能入。明日，执政谓遵曰：“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责矣，公幸毋多言。”遵曰：“腕可断，议不可易也。”由是出为大都、河间等处都转运盐使。

十四年，调武昌路总管。时大江上下皆剧盗，米直翔肖，遵言于省臣，假军储钞万锭，募勇敢之士且战且行，余粟于太平、中兴，民赖以济。会省臣出师，遵摄省事，乃远斥候，塞城门，籍民为兵得五千余人，设万夫长四，配守四门，号令严肃。贼船往来江中，终不敢近岸。

十五年，擢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召拜参议中书省事。时河南贼数渡河焚掠，郡县上下视若无事。遵率左右司，诣丞相言曰：“天下州县，丧乱过半，河北之民稍安者，以黄河为之障，贼不能飞渡，视河南之民，犹得保其家室故也。今贼北渡河，而官军不御，是大河之险，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复何所

恃？河北民心一摇，国势将如之何？”语未毕，哽咽不能出声，丞相已下皆为挥涕。乃入奏，诏遣使责防河将帅。自是，守御始固。

湖广贼倪文俊质威顺王之子，遣人请降，求为湖广行省平章。廷议欲许之，遵曰：“平章职亚宰相，承平时，虽德望汉人抑而不与。今逆贼挟势要求，轻以与之，如纲纪何？”或曰：“王子，世皇嫡孙也，不许，是弃之与贼，非亲亲之道。”遵曰：“项羽执太公，欲烹之以挟高祖，高祖尚以分羹答之。奈何以王子故，废天下大计？”廷议不能夺。除治书侍御史，俄复入为参知政事。

十七年，擢中书左丞，阶资善大夫。是年九月，改除御史中丞，与中书右丞也花不先奉使宣抚彰德、大名、广平、东昌、东平、曹、濮等处。

十八年，复拜中书右丞。时太平为右相，以事忤皇太子，皇太子深衔之。以遵及参知政事赵中皆党于太平，遵与中去，则太平势孤。十九年，用事者承望风旨，嗾宝坻县尹邓守礼弟邓子初等，诬遵与参政赵中、参议萧庸等六人受赃。皇太子命御史台、大宗正府等官杂问之，锻炼成狱，遵等俱坐杖死，中外冤之。

二十四年，御史台臣辩明遵等诬枉，诏给还所授宣敕。

贾鲁，字友恒，泽州高平人。幼负志节。即长，才气过人。泰定初，以乡贡授东平路儒学教授。历行省掾，除潞城县尹，选丞相东曹掾。擢户部主事，未上，一日觉心悸，寻得父书，即辞归。及至家，父已得疾，未几卒。鲁服阕，起为太医院都事。

会诏修辽、金、宋三史，召鲁为宋史局官。书成，选授奉使宣抚幕官，考最，迁中书省检校官。上言：“十八河仓，近

岁没官粮百三十万斛，其弊由富民兼并、贫户流亡，非先正经界不可。然事体重大，宜处置尽善，勿轻发。”书累数万言，切中其弊。俄拜监察御史，奏：“御史言事，应专达圣聪，不宜台臣先为可否。”擢都事，迁山北道廉访副使，复召为工部郎中。

至正四年，河决白茅堤，又决金堤，立行都水监专治河防，数年不就。九年，白茅河东注沛县成巨浸，帝患之，遣使体验，乃督大臣访求治河方略。特命鲁行都水监，鲁循行河道，往复数千里，备得要领，为图以进，且献二策：其一，筑北堤，以制横溃，功省；其一，疏塞并举，挽河复故道，功数倍。会迁右司郎中，议未及上，又疏言时政二十一事。调都漕运使，复修上漕运二十事，朝廷取其八：一曰京畿和余；二曰优恤漕司旧领漕户；三曰接连委官；四曰通州总治，豫定委官；五曰船户困于坝夫，海运坏于坝户；六曰疏浚运河；七曰临清运粮万户府当隶漕司；八曰宣忠船户付本司节制。既而河水北侵安山湖，入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将隳漕司盐场。

太傅、右丞相脱脱复相，乃集廷臣议之，言人人殊。鲁复以前二策进，脱脱韪其后策，与鲁定议，以河事属鲁，固辞。脱脱曰：“此事非子不可！”乃入奏，大称帝旨。十一年四月，命鲁以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进秩二品，领河南北诸路军民，发汴梁、大名十三路民夫一十五万，庐州等戍十八翼军二万供役，一切人事大小军民官，咸受节度。十一月，诸埽、诸堤成，水土工毕，河复故道。事见《河渠志》。帝遣使报祭河伯，召鲁还京师。鲁以《河平图》献，超拜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赏赉金帛。敕翰林学士承旨欧阳元制《河平碑》，具载鲁之方略，且宣付史馆。

十二年，拜中书左丞，从脱脱平徐州。明年，脱脱旋师，

命鲁剿余贼，攻濠州，同总兵官、平章月可察儿督战。鲁誓师曰：“吾奉旨统八卫汉军，已顿兵七日，尔诸将同心协力，必以今日巳午时克其城，然后食。”鲁上马指麾，抵城下，忽头眩下马，戒兵弗退，病亟，却药不肯汗。未几，卒，年五十七。赐钞五百锭以给葬事。

初，颍川妖贼刘福通埋石人于黄陵冈，且为童谣曰：“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及鲁治河，掘得石人，役夫转相告语，民心震骇，福通等遂煽惑其众以叛。议者谓元之亡由治河，然是时群盗蜂起，即无治河之役，天下亦大乱，鲁固不任咎云。

史臣曰：“脱脱为宰相，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其变钞法、复黄河故道，皆是也。吕思诚、成遵迂儒，固不足言。然变法，钞之弊愈甚；河平，盗贼之乱日起。何则？不治其本，而治其标，欲以疗膏肓之疾，吾知为扁仓所窃笑也！”%

卷二百七

列传第一百一十一

奕赫抵雅尔丁	野讷	回回	瞻思
自当	笃列图	完者都	达里麻识里
			丑的

奕赫抵雅尔丁，字太初，回回氏。父伊速马音，大都南北两城兵马都指挥使。奕赫抵雅尔丁幼颖悟嗜学，初为中书掾，以年劳授江西行省员外郎。入为吏部主事，固辞，擢刑部员外郎。四方所上狱牒，反复披阅，多所平反。迁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司佥事，不赴，改中书右司员外郎。寻擢郎中。

一日，与同列议狱事，有持异同者，奕赫抵雅尔丁曰：“公等读律，苟不能变通以适事，宜譬之医者虽熟于方书，而不能切脉用药，则于病者奚益焉？”识者叹为名言。

大德八年，肆赦议，惟官吏受赇者不预，奕赫抵雅尔丁曰：“不可。赃吏固可嫉，比之盗贼，则有间矣。宥盗而不宥吏，何邪？”刑部有狱事上谳，既论决，已而丞相知其失，以谴右司主者。奕赫抵雅尔丁未尝署其案，因取成案阅之，窃署名于其下。或诮之曰：“公实不与，丞相今方谴怒，而公反追署其案，何也？”奕赫抵雅尔丁曰：“吾虽不署此案，岂有与诸君同事，而独求幸免者！”丞相闻而贤之，同列因以获免。

迁左司郎中。时左司缺一都事，平章梁德圭谓奕赫抵雅尔丁曰：“干材易得，惟笃实不欺为难得，公当举其所知。”奕赫抵雅尔丁荐王毅、李迪，时论称之。又尝论朝士，如高克恭、敬俨等可大用，后皆如其言。

迁翰林侍进学士，兼修国史，转中奉大夫、集贤大学士。未几，除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使。始视事，见以狱具陈列庭下，问之，乃前官创制以待有罪者。奕赫抵雅尔丁蹙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廉得其情，彼自服罪，毋庸狱具也。”即屏去之。

至大初，立尚书省，拜参议尚书省事，召至京师，恳辞不就，复拜参议中书省事，亦以疾辞。延祐元年卒，年四十七。

野讷，回鹘尔氏。父脱烈，集贤大学士，野讷事仁宗于潜邸，成宗崩，仁宗将自怀州入都，左右或持不可，野讷屏人启曰：“大行晏驾，社稷无主，邪谋方兴。怀宁王及殿下人心所属，宜急奉太后入都，迎立怀宁王以正神器。”仁宗即白太后，以二月至京师，遣使迎武宗于北边。武宗即位，授嘉议大夫、秘书监，赐玉带。仁宗为皇太子，以野讷兼太子右庶子。迁侍御史、崇祿院使，兼将作院使。福建文绣局工匠男女无别，吏夤缘为奸，野讷奏罢之，闽人感悦。寻兼太医院使。

仁宗即位，请召先朝旧臣，咨以时政，又请以中都苑囿还诸民。拜枢密院副使，进同知枢密院事。迁中书平章政事，辞不拜。

野讷侍禁中，条时政得失，言无不纳，然韬晦慎密，不泄其事于外。延祐四年卒，年四十。赠推诚保节翊运功臣、金紫光禄大夫、行中书省左丞相、上柱国，赵国公，谥忠靖。弟阿礼海涯，自有传。

回回，哈刺乞台氏。

祖脱密刺温，从世祖代宋，讨阿里不哥，俱有功。又从讨李璫。师还至信都，遂家焉。

父那海，从定浙东西，以功授千户，超授潭州万户府达鲁花赤，迁宿州蒙古、汉军上万户达鲁花赤，卒。

回回，通儒书。成宗即位，召见上都慈德殿，命宿卫皇太后。累迁左司郎中。至大二年擢中奉大夫、参议中书省事。仁宗在东宫，尝称回回为皇太后旧臣，宜供奉内廷，又嘉其在中书省能断大事，赐东宫经史。及即位，转大中大夫，仍参议中书省事。五月，驿奏便宜事于宣德行宫，仁宗奖纳之，赐御衣一，质孙三十。迁兵部尚书，寻改礼部。九月，命工部尚书郑允中锡金带一。迁正议大夫、同金枢密院事。

皇庆二年，擢中奉大夫、昭文馆大学士，仍同金枢密院事。寻命代金院刘方统兵江南，回回奏曰：“人臣宣力戎行，陛下不宜遽夺其官，臣亦不宜夺同僚官，请追还成命。”帝曰：“朕不食言也。”比刘归，授为礼部尚书。九月，出为淮东道宣慰使，赐钞二万锭，固辞，又赐海东白鹞，且命曰：“遇天寿节、元正节，可驰驿见朕。”回回奏，国法无故不得驰驿。帝解御衣授之，以为信。回回至官，访问民所疾苦，悉革之，江淮民大悦。

延祐元年，还朝。二年，授河东陕西道宣慰使，平反冤狱百余，治行为诸道最。擢宣徽副使，进通奉大夫。复命核两淮屯田，得田千七百余顷，粮千四百余石，钞二万四千余锭。召还，拜行省参知政事。入为福寿院使。晋资善大夫。

英宗即位，拜浙江行省参知政事。至治元年，考绩，复为各行省最，赐织金段表里。丁父忧。丞相拜住奏起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乞终丧，不允。

泰定帝即位，内府供亿、边臣赏赉，视常例十倍，回回仓

卒立办，民不知扰。泰定二年卒，年五十九。子奴奴、童童。

回回历事五朝，尤见知于仁宗。尝朝仁宗别殿，见近臣疾趋出，回回徐入，仁宗默然，以手命回回启户，复命阖之，又命取物以献。明日，仁宗语平章萧拜住曰：“朕端居深念，忧形于色，左右皆望而却走，独回回颜色如平时，彼走者皆内愧于心者也。回回自信无他，朕亦信之。”遂命工画像赐之。回回家素贫，及卒竟无以为葬焉。

瞻思，字得之，其先大食人，后徙丰州。祖鲁坤，太宗时以材授真定、济南等路监榷课税使，又家于真定。

瞻思幼警敏，弱冠以所业就正于翰林学士承旨王思廉，思廉甚誉之。泰定三年，诏以遗逸征至上都，见帝于龙虎台。时倒刺沙柄国，西域人多附焉。瞻思独不往，倒刺沙屡使人招之，以养亲辞归。天历三年，召为应奉翰林文字，赐对奎章阁，文宗问：“卿有著述否？”明日，进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称善。诏预修《经世大典》，以议论不合求去，命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留之，瞻思坚以母老辞，乃赐币遣之。后命集传旨曰：“卿且暂还，行召卿矣。”至顺四年，除国子博士，丁内艰不赴。

后至元二年，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论奏十事曰：“法祖宗，揽权纲，敦宗室，礼勋旧，惜名器，开言路，复科举，罢卫军，一刑章，宽禁纲。侍御史赵承庆见之，叹曰：“御史言及此，天下之福也。”襄、汉流民聚居宋绍熙府故地，至数千户，私开盐井，自相部署。瞻思上言：“绍熙士饶利厚，流户日增，若以其人散还本籍，恐为边患，宜设官府以抚定之。”诏即其地置绍熙宣抚司。三年，除佥浙西肃政廉访司事，按问都转运盐使、海道都万户、行宣政院等官赃罪，浙西郡县无敢为贪墨者。复以猾民自称道人、道民，行童者，皆托名以避徭

役，使民力日耗，契勘嘉兴一路，为数已二千七百，请勒归本籍，俾供王赋，庶以少宽民力。朝廷韪之，著为令。四年，改金浙东肃政廉访司事，以病免归。

尝与五府官决狱。咸宁民妇宋娥与邻人通，邻人谓娥曰：“我将杀而夫。”娥曰：“张子文行且杀之。”明日，夫果死，迹盗数日，娥始以张子文告其姑。五府官以为非共杀，且既经赦宥，宜释之。瞻思曰：“张子文以为娥固许之矣，且娥夫死终旬始言之，是娥与张同谋，度不能终隐，故发之也，不可释。”枢密判官曰：“平反活人，阴德也，御史勿执常法。”瞻思曰：“是谓故出人罪，非平反也。且公欲种阴德于生者，奈死者何？”乃独上议，刑部卒正娥罪。

至正四年，除江东肃政廉访副使。十年，召为秘书少监议治河事。皆辞疾不赴。十一年卒，年七十四。二十五年，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恒山郡侯，谥文孝。著有《四书阙疑》、《五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老庄精诣》、《镇阳风土记》、《读东阳志》、《重订河防通议》、《西国图经》、《西域异人传》、《金哀宗记》、《正大诸臣列传》、《审听要诀》，及文集三十卷。

自当，燕只吉觞氏。英宗时，以速古儿赤擢监察御史。录囚大兴县，有人见橐驼死道傍，舁至其家，醢之，置瓮中。会官橐驼被盗，捕索其亟，乃执而勘之，其人诬服。自当审其狱辞，疑为冤，即以上御史台。台臣以为赃已具，不听，改委他御史谏之，竟处死。后数日，辽阳行省以获盗闻，冤始白。人皆服其有识。

泰定二年，扈从至上都，劾参知政事杨庭玉赃罪，不报，即纳印还京师。帝遣使追之，俾复任，即再上章劾庭玉，竟罢之。又劾奏：“平章政事秃满迭儿入怯薛之日，英宗被弑，必

预逆谋。”不报，并赐秃满迭儿黄金系腰，自当遂移疾去。改工部员外郎。中书省委开浑河，自当往视之，以为水性不常，民力亦瘁，难以成功，言于朝，河役始罢。

会三皇后卒，命工部撤行殿车帐，皆新作之。自当未即兴工。尚书曰：此奉特旨，员外有误，则罪归于众矣。”自当曰：“即有罪，我独任之。”未几，帝果问成否，省臣乃召自当责问之。自当请入对，奏曰：“皇后行殿车帐尚新，若改作，恐劳民费财，且先皇后无恶疾，居之何嫌。必欲舍旧更新，则大明殿乃自世祖所御，列圣嗣位，岂皆改作乎。”帝大悦，语省臣曰：“国家用人，当如自当者，庶不误大事。”物赐上尊、金币。迁中书客省使，又改同金宣政院事。

文宗即位，除中书左司郎中。有使者自江浙还，言：行省臣意若不服。帝怒，将诛之。自当言于丞相燕帖木儿曰：“皇帝新即位，云南、四川犹未定，乃以使者一言，杀行省大臣，恐非盛德事。”燕帖木儿言于帝，事乃止。既而，迁参议中书省事。燕帖木儿议封太保伯颜王爵，众论附之，自当独不言。燕帖木儿问故，自当曰：“太保位列三公，复加王爵，后再有大功，何以处之？且丞相封王，出上意，今欲加太保王封，丞相宜请于上，王爵非中书选法也。”议遂寝。拜治书侍御史。

初，文宗在集庆潜邸，欲创天宁寺，令有司起民夫，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亦乞剌台言曰：“太子为好事，宜出钱募夫，若欲役民，则朝廷闻之，非便也。”至是，文宗悉召江南行台监察御史，皆入为监察御史，而欲黜亦乞剌台。自当谏曰：“陛下在潜邸时，御史能为陛下诤臣，今无罪而黜之，非所以示天下也。”乃除亦乞剌台佾湖南廉访司事。

帝欲西湖，自当谏不听，遂称疾不从行。帝在舟中，顾谓台臣曰：“自当终不满朕此游耶？”台臣尝奏除目，帝以笔涂

一人姓名，而綴将作院官閭閻之名，自当言：“閭閻诙谐无行检，惟可任教坊司，若居风纪，则台纲扫地矣。”命遂不下。俄出为陕西行台侍御史。

惠宗初，改福建都转盐使。先是，自当为左司郎中时，泰定帝欲以河间、江浙、福建盐引赐中书参议撒迪，自当执不可，仅以福建盐引二万赐之。至是，自当复建言：“盐引宜尽资国用，以纾民力。”时撒迪方为御史大夫，不以为怒，数遣人省自当母于京师，时人两贤之。

丁母忧。久之。起为浙西肃政廉访使。时驸马高昌王帖木儿补化为江浙行省丞相，其左右恃公主势，强有可以贱直买民物，不从即殴之。有司来白自当，自当命械以示众，自是豪奴为之敛戢。

寻召为同金枢密院事，复为治书侍御史、同知经筵事。惠宗欲加太后为太皇太后，下廷臣议之，自当以为不可。众曰：“英宗何以加太后为太皇太后，自当曰：“英宗孙也，今上子也，安得同。”帝不从。

宁夏人诬告买买等谋害太师伯颜，伯颜委自当与中书枢密等官往鞫问，事不实，以诬妄坐告者罪。伯颜怒，自当曰：“太师令吾三人勘之，以国法所在也，必欲罪吾三人，则自当实主其事，宜独受之。”乃左迁自当同知徽政院事。

自当历事四朝，始终一节，有古遗直之风。然卒以是忤权贵，不复柄用。未几，以病卒。

弟别儿怯不花，中书右丞相，自有传。同时以鲠直闻者，又有笃列图。

笃列图，字敬夫，捏古氏，后徙永丰。父卜里也秃思，从文宗于潜邸，官靖江路总管。

笃列图，天历三年，举进士第一，文宗览其对策曰：“是

必世家子弟，何以知吾家事若是之详？”授集贤修撰。御史中丞马祖常以其妹妻之。累迁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按治湖广、江浙诸路，咸有名迹。威顺王宽彻不花素不法，夺山泽之利，民尤苦之，告于官，笃列图一无所贷，劾王罪宜削爵土，会赦免。故事，御史按部至，官吏供张甚盛，笃列图命撤去，及视事，莫不震慑，曰：“慎勿犯捏古状元。”召为内台御史，以病卒，年三十七。

完者都，朵鲁伯裡氏，乃蛮太阳罕之族也。父札忽台，蕲县翼上万户府达鲁花赤。

延祐初，完者都袭父职，以防海功，赐金织纹对衣二袭，阶定远大将军。徽泰翼万户田特哥子安童与其兄珙争袭爵，安童匿其符命，有司不能直者十有五年。行省檄完者都核其事，一讯面服，人以为神明。

日本人四十余乘夜入内港，完者都讯得其情，征所赂上官金还之。及出港，复掠商船十有四，劫民财百三十家，完者都乘巨舰追之，夺其所获而返。

岁旱，官吏有买饥民子女者，完者都要于路让之曰：“尔等政令不修，民罹灾害，尚忍奴人子女耶？”尽召其父母至，俾携去。

至元初，以亲老辞。已而海寇窃发，诏完者都回任。完者都分兵水陆并进，贼大败，漳州李志甫叛，完者都一战擒之。贼闻小万户来，皆相顾失色。常追贼周历千等，直抵琉球国界，舟几覆，贼皆乞降。下令曰：“凡胁从者，皆释罪。”财货悉沉于海。赐上尊、金龙紫缎，以旌其功。拜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加中奉大夫。至正四年卒，年四十六。

达里麻识理，字遵道，怯烈台氏，居开平。父阿刺不花，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追封赵国公，谥襄惠。

达里麻识理，幼颖敏。至正五年，经筵选充译史。转补御史台译史，除照磨。十五年，拜监察御史。出金山北道肃政廉访司事，未行，留为詹事院都事。十七年，为太子家令。又四迁为中书左司郎中。十九年，除刑部尚书，提调兵马南北司巡绰事。二十二年，拜中书参知政事、同知经筵事。二十三年冬，迁上都留守，兼开平尹。

二十四年，塔失帖木儿以前平章来为留守。时孛罗帖木儿拥兵京师，达里麻识理与塔失帖木儿皆忠义许国，不附孛罗帖木儿。未几，塔失帖木儿入为大司农，谓达里麻识理曰：“我至京师，则制于强臣，未易图也。”因留不行。既而孛罗帖木儿以善安为上都留守，使征兵于瓦吉剌部落。达里麻识理以礼待之，善安辞去。孛罗帖木儿复调帖木儿、托忽速哥至上都，以守御为名，实为牵制达里麻识理之计。达里麻识理密遣前宗正札鲁忽赤月鲁帖木儿潜通音问于行枢密院事益老答儿，又遣留守司照磨陈恭发兴州兵，约束东西手八剌哈赤、虎贲司，纠集丁壮苗军，什伍相联，布列铁幡竿山下，扬言四方勤王之师毕至，帖木儿等大惊，所将兵尽溃走，由是上都城守益严。

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冀宁，命立上都分省，以达里麻识理为右丞，便宜行事。七月，秃坚帖木儿以兵犯上都，先遣利用少监帖理哥赤来征饷，达里麻识理戮之于市。已而秃坚帖木儿兵至，旌旗蔽野，达里麻识理婴城固守，夜遣死士缒城下，焚其攻具。又调副留守秃鲁迷失海牙引兵出小东门，败秃坚帖木儿军于卧龙岗。未几，孛罗帖木儿伏诛，秃坚帖木儿亦遁。拜中书右丞，兼上都留守，提调虎贲司，加光禄大夫，赐黄金系腰，仍命提调东西手八剌哈赤。分省罢，遥授平章政事、上都留守，位第一，力辞，不允。明年，召为大宗正也可札鲁忽赤。又明年，拜太子詹事，迁翰林学士承旨，又迁知枢密院事，兼

知大抚军院事。未几，卒。

丑的，字子元，蒙古氏。祖德里山，河南行省右丞。父万僧，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丑的，宽仁有雅量，由宿卫拜江南行台监察御史，累迁翰林侍讲学士。

至正十六年，除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使，为政务持大体，慨然曰：“天下太平，则纠劾官邪，职也。今日之事，宜安靖以绥辑之。”会行台移杭州，吏白檄有司供给，丑的曰：“如此则扰民矣！”乃出公帑市于民，悉予其值。杭州三关曰昱岭、独松、千秋，控扼宣、歙诸郡，丑的议增筑堡垒，严兵为守御计。后贼由宣、歙来犯，辄败去。时苗军暴横，白昼杀市人，攫其金，闻丑的来，皆敛戢，且相戒曰：“监司大人不可犯也。”丑的语其帅，徙营于北关外，筑五垒以居之，苗军始戢。

杭州司税者多市井无赖，布于远近，以渔猎商贾，丑的悉禁之，物价顿平，仓吏岁当更有司，辄视贫富为去取，丑的廉知其弊，革之，民大悦。张士诚乞降，行省议示决，丑的力赞其事。擢江浙行省右丞，赐上尊、金币，慰劳甚厚。寻拜荣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十八年，率师援安庆，台臣劾其逗挠，褫职安置陕西，道梗，为张士诚所留。明太祖灭士诚，丑的后卒于明。

卷二百八

列传第一百一十二

月鲁帖木儿 卜颜帖木儿 道童 达里麻
识理 也速

月鲁帖木儿，卜领勒多礼伯台氏。曾祖贵裕，事太祖为管领怯怜口怯薛官。祖合刺，袭父职，事世祖。父普兰奚，由宿卫为中书右司员外郎，从丞相哈刺哈孙迎立武宗，累迁至山北辽东道肃政廉访使。

月鲁帖木儿，幼警敏，年十二，成宗命与哈刺哈孙脱欢同入国学。仁宗时入直宿卫。一日，帝问左右曰：“斯人容貌不凡，谁之子耶？”左右忘其父名，月鲁帖木儿即对曰：“臣父普兰奚也。”帝曰：“汝父协谋以定国难，朕未尝忘。”因命脱忽台谕四怯薛，令常侍禁廷，毋止其入。哈刺哈孙欲用为中书，月鲁帖木儿辞。哈刺哈孙曰：“汝年幼，欲何为？”对曰：“欲为御史尔。”久之，遂拜监察御史，巡按上都，劾奏太师右丞相帖木失儿受张弼赇六万贯贷死。帝怒，碎其太师印，赐月鲁帖木儿钞万贯。除兵部郎中，拜殿中侍御史，迁给事中、左侍仪、同修起居注。

寻为右司郎中，赐坐便殿，帝顾左右，谓曰：“月鲁帖木

儿识量明远，可大用。”他日，帝语近臣曰：“朕闻前代皆有太上皇之号，今皇太子且长，可居大位，朕欲为太上皇，与若等游西山以终天年。”御史中丞蛮子、翰林学士明里董阿皆称善，月鲁帖木儿独起拜曰：“臣闻昔之所谓太上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当祸乱，不得已而为之者。愿陛下正大位，以保万世无疆之业，不宜慕前代虚名。”帝称善。

仁宗崩，帖木迭儿复入中书。参议乞失监以受人金带系狱，帖木迭儿使乞失监诉月鲁帖木儿为御史时诬丞相受赇。皇太后命丞相哈散等即徽政院推问，不实，事始释。帖木迭儿乃奏以月鲁帖木儿为山东盐运司副使，降亚中大夫为承事郎。期月间，盐课增以万计，丁外艰。复擢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副使。

泰定初，迁汴梁路总管。再调武昌，以养亲不赴。致和元年，河南行省平章伯颜矫制起月鲁帖木儿为本省参知政事，共议起兵，月鲁帖木儿固辞曰：“皇子北还，若问参政受命何人，则何辞以对？”伯颜怒，会明里董阿迎文宗过河南，月鲁帖木儿为御史时尝劾其娶娼女，冒受封爵。明里董阿因说伯颜收之，丞相别不花亦与之有隙，乃谪月鲁帖木儿乾宁安抚司安置。至顺四年，移置雷州。

至元六年，召还。至正二年，入觐，帝欲留之，以母丧未葬辞。四年，起同知将作院事。寻除大宗正府也可扎鲁花赤。九年，由太医院使拜翰林学士承旨，知经筵事。

十二年，江南诸郡盗贼充斥，诏拜月鲁帖木儿平章政事，行省江浙，因言于丞相脱脱曰：“守御江南，为计已缓。若得权宜行事，犹有可为。”不从。陛辞，赐尚酝、御衣、弓矢、甲冑，卫卒十人，钞万五千贯。至镇，招募民兵数千人，次建德，获首贼何福，斩于市，遂复淳安等县。是年七月，次徽州，以疾卒于军中。

卜颜帖木儿，字珍卿，唐兀吾密氏。性明锐，早备宿卫。天历初，由太常署丞拜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累除大都路达鲁花赤、都转运盐使、肃政廉访使，由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擢左、右丞，行御史台中丞，遂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至正十二年春，蕲、黄贼徐寿辉遣兵陷湖广，侵江东、西，诏卜颜帖木儿讨之。卜颜帖木儿募壮健为兵，得士三千人、战舰三百艘。时湖广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儿、江西平章政事星吉、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皆以兵驻太平，宿留不进。卜颜帖木儿至，乃与俱前。贼方聚丁家洲，官军奋击，败之，遂复铜陵县，擒其贼帅。又复池州，分遣万户普贤奴屯阳陵，王建中屯白面渡，闾儿攻无为州，自率镇抚不花、万户明安驻池口，为之节度。已而江州再陷，星吉死之，蛮子海牙及威顺王宽彻普化兵俱溃而东，安庆围益急，遣使求援。诸将皆欲自守信地，卜颜帖木儿曰：“何言之不忠耶！安庆与池州止隔一江，救患之义，我其可缓！且上流官军虽溃，然皆百战之余，所乏者钱谷耳。吾受命总兵，坐视其饥困，可乎？”即大发帑藏以周之，溃军大集，两军之势复振，安庆围遂解。

十三年三月，贼再攻池州，众十万，诸县皆叛应之。卜颜帖木儿会诸将谋曰：“贼表里连结，若俟其筑垒成，而坐食诸县之粟，破之实难。今新至疲弊，如乘其骄惰，尽锐攻之，则顷刻之间大功可就。遂分番与战，果大败之。擒其伪帅，俘斩无算，乘胜率舟师以进。五月，战于望江，又战于小孤山及彭泽，又战于龙开河，贼皆破走，复江州。七月，克蕲州，擒伪帅邹普泰。进兵道士袱，焚贼栅，找兰溪口。贼之巢曰黄连寨，又克而歼其众，分兵平两巴河，于是江路始通。十一月，与蛮子海牙、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临秃、左丞桑秃失里、西蕲水县，徐寿辉之伪都也，获其伪将相而下四百余人，寿辉仅以身免。

以功，诏赐上尊、黄金带。

时丞相脱脱方总大兵南征，闻贼已破，乃檄伯颜不花讨淮东，蛮子海牙守裕溪口，威顺王还武昌，卜颜帖木儿控制长江上下。十六年六月，复还兵守池州。十一月卒。

卜颜帖木儿持身廉介，人不敢干以私，所过不受礼遗宴犒，民不知有兵。性至孝，幼养于叔父阿术，事之如父，常乘花马，时称为花马儿平章云。

道童，字石岩，高昌人。以世胄入官，授直省舍人。迁监察御史，出为广东山南等路廉访司佥事。调信州路总管，移平江。

平江征夏丝二万二千余斤，岁立三限收之，吏衍缘为奸。道童改定旧法，甫六月，而夏税已竣，吏弊遂除。郡以七仓储米，岁设杵斗三百人，累年为仓蠹，道童尽遂之。民输米石加五、六斗，豪石则仅输二、三，以多输者补之。道童令大户输齐，然后征细户，豪右皆依数完纳。和顾和买，官给其直，每经岁不发，道童令物至官所，即以钞偿之，民尤称便。岁旱，道童遣属吏勘灾，戒之曰：“吾辈为民父母，听其啼饥，可乎？既履亩，必以实闻。”廉访使朵歹闻而贤之。有与道童不合者，告其以妄言凶岁诳朝廷。于是遣御史乘传至，鞫其虚实。时道童已擢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达鲁花赤，逮至平江，御史按其事，则告者皆妄语，乃谴告者，复还道童官。

至正元年，迁大都路达鲁花赤。出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寻召入中书。顷之，又出为江浙行省右丞，拜平章政事。

十一年，诏仍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是年，江州土贼蜂起，道童仓皇无措。左右司郎中伯颜不花曰：“今贼势冲突，城中无备，万一失守，奈何？有章伯颜左丞者，致仁居抚州，其人知军务，；宜礼请之，使署本省左丞事，专任调遣军旅，庶几

事可济。”道童从其言，伯颜亦欣然为起曰：“此正我报国时也。”至则设守御计甚悉。

明年正月，湖广陷。二月，伯颜不花将兵援江州，至石头渡遇贼，战败。道童闻之恐，即怀省印遁走。伯颜不花还，与章伯颜婴城固守。后数日，道童始自南昌民家归。三月，贼围城，道童素恤民，故多为之用。又用章伯颜计，密召死士，面涂青，额抹黄，布衣，黄衣为前锋。别选精锐数千为中军，命万户卜鲁哈歹章受因领之。夜半，开门击贼，贼惊以为神，遂败走。章伯颜寻以疾卒。

十五年，以守城功，加大司徒、开府，仍锡龙衣、御酒。岁大旱，公私匮乏，道童移咨江浙行省借米数十万石、盐数十万引，凡军民约三日人余官米一斗，入昏钞二贯，又三日，买官盐十斤，入昏钞二贯，民皆便之。

十八年夏四月，陈友谅复攻江西，时平章政事火尔赤与道童不相能，又贪忍，不得将士心，见城且陷，遂夜遁。道童亦弃城退保抚州，贼追至，遂为所害。事闻，赐谥忠烈。

达理麻识理，字正道，高昌人。祖玉赤不花，奉诏修金水河，获龟蛇之瑞。父长喜，官浙西江东道廉访使，遂家于常州之宜兴。

达理麻识理性廉介，有操行，博通经史，尤工小篆，以荫授宁国路判官。至元元年，改泰和州达鲁花赤，书十字于楹间，曰：“奉薄俭常足，官插清自尊。”其厉志如此。十一年，江淮盗起，省檄巡防江上。未几，还泰和。

十二年，陈友谅破吉安，行省官皆委印绶宵遁，达理麻识理集民兵为城守，计料兵之日，戮贼谍二人，尸城上。分劝富室出粟数千石、钱数万缗为兵饷，声势大振。以民兵五百人送达鲁花赤纳速儿丁、总管梁克申返吉安，遂复其城。又遣赵州

判御贼于石门，赵战死，麾下犹不退，贼欢曰：“此达相公兵，不可拒也。”明日遂相率来降。或请缮城堡为拒守计，曰：“坚固不如民心，民心坏，虽有坚城能独守乎？”不听。抚循丁壮如家人子弟，按行营伍，不以寒暑风雨而辍。

江淮道阻，惟参政全普庵撒里与尚书哈海赤守赣州。中丞沙嘉班以重臣宣慰司广东，慷慨有大节。达理麻识理乃近连赣州，复为书上宣慰，其词愤切，沙嘉班大喜，勉以固守，为进取计。已而岭海隔绝，达理麻识理叹曰：“天乎！吾今殆绝望矣。”

十四年，贼奄至城西门外，达理麻识理不为动。夜五鼓，先遣镇抚赵家奴率援兵出战，自辰至午，力尽几挫，乃简精卒五百人援之，贼望见，大惊曰：“黄衫军来矣。”皆奔溃城围立解。

十五年，代者来，达理麻识理指庭下列瓮数十，谓人曰：“此吾所储俸米也。”比去，惟家僮负挈俸米及书帙而已。俄以疾卒，民绘其像祀之。

达理麻识理尝语人曰：“吾莅官有三字；曰勤，曰法，曰畏。勤以治事，法以守身，畏以奉行。”世以为名言。

也速，蒙古人。父月阔察儿，为惠宗宿卫。惠宗讨伯颜，使月阔察儿夜至柳林，负燕帖古思太子归，遂见亲任。及帝安置燕帖古思于辽东，命月阔察儿护送。月阔察儿希旨，中道拉杀之。至正十四年，由知枢密院事拜中书平章政事。十五年，帝罢丞相脱脱兵权，加月阔察儿太尉，与太不花、雪雪同代脱脱将兵。后罢为大宗正札鲁忽赤，仍太尉。十六年，月阔察儿以军中受伤，请罢职，帝不允，未几卒。

也速，倜傥知名，由宿卫历尚乘寺提点，迁宣政院参议。至正十四年，河南贼芝麻李据徐州，也速从脱脱南征。脱脱用

其计，以巨石为炮昼夜攻之。贼不能支，也速又先登，破其外城，贼遂遁，以功除同知中政院事。会贼围安丰，从月阔察往援之，策马探淮水深浅而过，贼大骇，撤围去。也速进攻濠州，有诏班师，乃还，迁将作院使。复从大军征淮东，取盱眙，累迁淮南行枢密院副使、同知枢密院事。

贼航海袭山东，也速计贼必乘胜北侵，引兵北还，表里击之，复滕、兖二州及费、邹、曲阜、宁阳、泗水五县，贼势遂衄。未几，复泰安州及平阴、肥城、莱芜、新泰四县。又平安水等五十三寨。进知枢密院事。讨莆台贼杜黑儿，擒送京师磔之。东昌贼北犯陵州，也速邀击于景州，斩获殆尽，进复阜城县命也速童家桥，断贼北路。贼转攻长芦，也速往援，流矢贯左手，不顾，转斗无前，杀贼五百余人，夺马三千匹。

拜中书平章政事，改行省淮南。雄州、蔚州贼继起，也速悉平之。知枢密院事刘哈刺不花所部卒掠怀来、云州，欲为乱，也速以轻骑抚之，降其众，隶麾下。

贼陷大宁，诏也速往讨。兵次侯家店，遇贼，即搏战，散而复合，遣别将绕出贼后，贼腹背受敌，大败，遂拔大宁，擒贼首汤通、周成等三十五人，磔于都市。召入觐，赏赉优渥，进阶金紫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既而，贼首雷帖木儿不花、程思忠等陷永平，诏也速出师。遂复滦州及迁安县。时辽东郡县，惟永平不被兵，储粟十万，刍藁山积，贼乘间窃入，增土筑城，因河为堑，坚守不可下。也速为连营，绝其樵采，又复昌黎、抚宁二县，擒雷帖木儿不花，送京师。贼急，乃乞降于参政彻里帖木儿，请命于朝，诏许之，命也速退师。也速度贼必以计怠我，乃严备以侦之。程思忠果弃城遁去，追至瑞州，杀获万计，贼遂东走金、复州。

拜辽阳行省左丞相，知行枢密院事，建行省于永平，总兵如

故。金、复海、盖等州贼并起，西侵兴中州，复由海道趋大都，闻也速在永平，乃止，转攻大宁，为守将王聚所败，众溃，皆西走。也速虑贼窥上都，以右丞忽林台守之，简精锐，自蹑贼后。贼果逼上都，忽林台击败之，永平、大宁俱无贼，乃分命官属官辑遗民，使什伍相保，以事耕种，民为立石颂功德。

二十四年，孛罗帖木儿犯阙，拜也速中书左丞相。七月，孛罗帖木儿留兵守大同，自率兵至京师。命也速军于昌平御之。孛罗帖木儿前锋已度居庸关，也速军无斗志，不战而溃，皇太子寻出奔于太原。

二十五年，皇太子与扩廓帖木儿谋清内难，入讨孛罗帖木儿。孛罗帖木儿乃遣御史大夫秃坚帖木儿率兵攻上都，又调也速御扩廓帖木儿部将竹真、貌高等。也速军次良乡，不进，谋之于众，皆谓孛罗帖木儿狂悖，图危宗社，中外同愤，遂勒兵归永平，西连太原扩廓帖木儿，东连辽阳也先不花国王，军声大振。孛罗帖木儿患之，遣其将姚伯颜不花攻也速。姚伯颜不花素轻也速，不设备，也速觇知之，袭破其军，擒姚伯颜不花。七月，孛罗帖木儿伏诛。

二十七年，命也速以中书右丞相分省山东。二十八年，明兵取山东，也速与部将哈刺章、田胜、周达等御于莫州，众败溃，乃北遁。惠宗至上都，复以也速为中书左丞相，献帛万匹、粮五千石。十一月，封也速梁王，加太保。

二十九年三月，也速率精骑四万袭通州，不克，诏也速勿深入，赐龙衣、御酒，将士赏赉有差。六月与明将常遇春战于全宁，失利，明兵遂入上都。惠宗奔应昌，命也速屯于红罗山后，又为明兵所破。惠宗崩，皇太子奔和林，也速卒于漠北。

卷二百九

列传第一百一十三

李士瞻 张 楨

陈祖仁

李士瞻，字彦闻，南阳新野人，后徙汉阳。幼英敏好学。至正初，以布衣游京师，平章政事悟良合台、右丞乌古孙良楨皆以王佐许之。寻用度支监卿柳嘉荐，为知印，复以大都籍登至正十一年进士第。知印历十九月考满，迁库知事，中书辟充右司掾。时贼陷济宁，中书省奏分省、分院官处死，帝以知院哈剌八都儿勋戚，赦其罪，以右丞阿塔赤、参知政事贾惟贞坐之。士瞻上书于执政曰：

“赏罚者，国家之大柄；是非者，人心之至公。赏罚无章，虽尧舜不能以为治，况后世乎？是非混淆，虽智者不能以有为，况庸人乎？国家自太祖皇帝肇基朔方，世祖皇帝奄有区夏，一举而蹙残金，再举而混南北，使海内之人争效臣妾，豪杰之士奔走慕义，翕然如去龙凤虎之相从者。此无他，赏罚明，而是非公故也。

承平以来，百年于兹，纪纲法度，日益废弛，上下之间，玩岁愒日，率以为常。一旦盗贼猝起，茫然无措。总兵者惟事

虚声，秉爻者务存姑息。其失律丧师者，未闻显戮一人。是以不数年间，海内鼎沸，山东、河北莽为丘墟。此无他，赏罚不明，而是非不公故也。

近者，天子以两丞相为元老旧臣，命总万机。今日之事，正宜开诚布公，振作纲纪，明示赏罚，号令天下，一新中外之耳目，庶几盗贼可平，四海可定，中兴之事业可计日而待也。今巨寇在迩，败军满前，姑息之风愈胜。前日但闻今日取一招，明日送刑部。切为阁下惑焉。

姑以一节言之，如哈刺八都儿等所犯，最为容易处置者，乃至迁延到今，未有定论。中外之人谓，圣君贤相作事，犹且若此，安得不缺望首！《传》曰：“赏不逾时，罚必当罪。”斯言是矣。何则？哈刺八都儿官虽知院，其职则总兵也。右丞阿塔赤、参政贾惟贞名虽分省官，其职则供给也。在律，主将所犯，宜处重刑，供给所招，应得杖流。今哈喇八都儿虽有特敕免死之文，不过圣上宽仁，少延其死耳。

然法者，祖宗之所授，天下之名器也，虽天子不能以自私。是故，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彼为舜者，祇能窃负而逃耳。汉薄昭，太后之母弟也，昭有罪，文帝终不贷其死命。夫虞舜大圣人也，汉文贤主也，而其所为若是。诚以恩不足以掩义，私不可以废公。

古者，制敕一下，事有弗顺于人，而碍理者，在百官有司，犹且封还，不即奉诏，未闻宰相秉国之钧，职当绳愆纠缪，而徒以承颜顺旨为事者也。必不得已，其总兵官既已特敕免死，则分省官正应坐以本罪。如此则轻重适均，后世犹惧为公道之玷，安可使轻重失伦，以启将来纷然之议乎。

仆一介草茅，滥叨掾属，顾惟职在簿书，忝司法守，固不敢偷容取合，以卖法误国，亦不敢畏避谗随，以陷阁下于不义。

伏惟阁下亮之！

执政韪其言，阿塔赤等遂得减死。

累迁刑部主事员外郎、枢密院经历、金山南江北道事，改吏部侍郎，又改户部侍郎，行永平路总管，擢户部尚书，出督福建海漕。时海贼赛甫丁降，仍据福州，诏以燕赤不花为行省平章政事，赛甫丁拒不纳。燕赤不花攻之，三月城垂克，民恐为兵所掠，乞土瞻言于燕赤不花，与赛甫本和解。燕赤不花从之。土瞻欲复入城，众危之，土瞻曰：“民候我去留为存亡。不入，且有变。”土瞻入城，赛甫丁听命，一城获免。拜资善大夫、福建行省左丞。

寻入为中书参议。是时察罕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争冀宁，土瞻与察罕帖木儿书曰：

土瞻奉使无效，本无置喙之地。然初意不过欲暂那三晋之地，少安彼军之心。彼军既离，则云中一带自可输粟京都，以实国本。而山西之粮，既路远难运，其势亦当少缓。根本稍定，然后合两军之众，并力东南，则门庭之寇，庶可指日而靖。何意使辙未还，遽致自相鱼肉，暴横如此，良可慨也。

愚者诚不足论，公为当今贤者，天下之宝，安得不为天下惜之。大抵臣子之于君父，惟求其所当尽，不责于人。然后天下之为君臣父子者，由是而定。彼其怨恨日深，则是非日起，是使瞽瞍终无底豫之期，申生终无待烹之理。此非见道分明，所素养定，何以臻此。

三代而上，孝莫如舜，忠莫如周公，古今此两人外，固不多见。自是而上，其能处富贵而不移，当危疑而不惑，卓然所系累，一出乎千万人志虑之表者，近代惟郭汾阳为然耳。汾阳用舍进退，皆庶几中庸之道。仆谓后之殷监无过于是，当时阁下亦尝笑而许之。今背驰若秦人与越人，然夫以阁下之忠义，

乃至使人不相信遽如此然，则将何时何人而可信乎？

谓阁下之志在公耶，则阁下之疆土乃国家之疆土也，于阁下何与焉？谓阁下之志在私耶，彼以桓文之义举，犹不足以服当时，信后世，况欲如曹丞相，恒大司马之为哉！仆知阁下之志，固不在是矣。

阁下处众人之中，获天下之盛名，四方诸侯一视公为轻重。自冬徂春，两军交恶，谤书迭积，至烦天子遣宰周公之使，至今兵不解，而使不返，其迹则类乎拒命，其心则近乎要君。自是以来，阁下之盛名，遂不能不损于前日，吾恐《春秋》之责不在彼，而在公矣！

今山东之寇未平，公不以此时提兵东向，克终前业，乃效两虎交斗，此所谓谨其小而遗其大，快私憾而弃公义，安得不见笑于蒯相如乎？天下之人，其以公为何如人耶！

且易失者机会，难得者事功，时不再来，仆为阁下惑焉。彼黄口之子，久当自毙，乌足以为公敌。某平昔辱公知待之厚，故不避言深之忌，而妄意陈之，虽获罪左右，无憾也。

察罕帖木儿雅敬士瞻，虽不尽用其言，亦不以忤也。

十二年，拜枢密副使，条上二十事曰：“悔已过以诏天下，罢造作以慰人心，御经筵以讲圣学，延老成以询治道，去姑息以振纪纲，开言路以求得失，明赏罚以厉百司，公选举以息奔竞，察近幸以杜奸弊，严宿卫以备非常，省佛事以节浮费，绝滥赏以足国用，罢各宫屯种归有司经理，减岁赏计置为诸宫用度，招集散亡以实八卫之兵，广给牛具以备屯田之用，奖励守令以劝农务本，开诚布公以礼待藩镇，分遣大将急保山东，依唐广宁王故事分道进取。疏上，惠宗嘉纳焉。先是，蓟国公脱火赤上言，气罢三宫造作，帝为减军匠之半还隶宿卫，而造作如旧。故士瞻首及之。

未几，搠思监议解李罗帖木儿兵柄，士瞻曰：“兹事重大，宜先调兵以固京师。”搠思监不从。及李罗帖木儿犯阙，也速代阙搠思监为丞相，士瞻为参知正事，士瞻谓也速曰：“前政首祸天子，以丞相代之。如其复蹈前辙，难未已也。请亟下明诏，以彰天讨。”又不听。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

李罗帖木儿入朝，出为辽阳行省左丞。至则传檄远近，起兵讨李罗帖木儿。会李罗帖木儿伏诛，复征为中书参知政事。

扩廓帖木儿奉命南征，诸王、驸马悉听节制，士瞻以为兵权太重，固争之。又与宰相言“朝廷为政，宜先正伦常。”宰相谓：“国俗叔嫂相妻，盖欲守其家产。”士瞻曰：“今议论政体，用以家产为言乎？”其人惭而止。扩廓帖木儿上疏，请讨张思道等，执政莫敢言。士瞻曰：“弃南征之命，而逞私憾，咎孰与归！若许之，则责在朝廷矣。”事遂寝。拜翰林学士承旨，进封楚国公。二十七年，以疾卒，年五十五。

子守成，进士；守恒，辽阳行枢密院断事官经历；守岷，太尉掾史。

张桢，字约中，汴梁开封人。元统元年进士，授彰德路录事，辟河南行省掾。桢初娶祁氏，生贵家，见桢贫，不为礼。合卺逾月，桢即出之。祁氏之兄讼于官，左右司官听之，桢因移疾不出，案牘留滞。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怒曰：“张桢刚介士，岂汝曹所当议耶！”郎中虎者秃谒而谢之，乃起。

范孟端为乱，矫杀月鲁帖木儿等，城中大扰。桢幕夜缒城出，得免。逾年，除高邮县尹，门无私谒。县民张提领开断乡曲，一日至县，有所干请，桢执之，尽得其罪状，杖而徙之，人以为快。千户狗儿妻崔氏为妾所谮虐死，其鬼凭七岁女诣县诉，备言死状，尸见瘞舍后，桢率吏卒发土，得尸，拘狗儿及妾鞠之，皆伏辜，县人颂为神明。累除中政院判官。

至正八年，拜监察御名，劾太慰阿乞刺欺罔之罪，并言：“明里董阿、也里牙、月鲁不花皆陛下不共载天之仇。伯颜贼杀宗室嘉王，郯王十二口，稽之古法，当伏门诛，而其子弟尚仕于朝，宜诛窜。别儿怯不花阿附权奸，亦宜远贬。今灾异迭见，盗贼蜂起，海寇敢于要君，阍帅敢于玩寇，恐有唐末藩镇之祸。”不听。

及毛贵陷山东，上疏言根本之祸有六，征讨之祸有四。根本之祸：一曰轻大臣，二曰解权纲，三曰事安逸，四曰杜言路，五曰离人心，六曰滥刑狱。其言事安逸之祸曰：

臣伏见陛下以盛年入纂大统，履艰难而登大宝，因循治安，渐不如初。今天下可谓多事矣，天道可谓变常矣，民情可谓难保矣。是陛下警省之时，战兢惕厉之日也。陛下宜卧薪尝胆，奋发悔过，思祖宗创业之难，今日覆亡之易。于是而修实德，则可以答天意，推至诚，则可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劳，声色之玩，皆宜痛自改悔。有不尽者。亦宜防微杜渐，禁于未然。而陛下乃安焉处之，如天下太平无事之时，此所谓根本之祸也。

征讨之祸：一曰不慎调度，二曰不资群策，三曰不明赏罚，四曰不择将帅。其言不明赏罚之祸曰：

臣伏见调兵六年，既无纪律之法，又无激劝之宜，将帅掩败为功，指虚为实，大小相谩，上下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赏则同。是以有覆军之将，残民之将，怯懦之将，贪婪之将，所经之处，鸡犬一空，货财俱尽。及其面谀游说，反以冒功受赏。

今克复之地悉为荒墟，河南提封三千余里，郡县星罗横布，岁输钱谷数百万，计今所存者封丘、延津、登封、偃师三、四县而已。两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萧条。夫有土、有人、有财，然后可望军旅不乏，馈饷不竭。今寇敌已至之境，固不忍

言，未至之处，尤可寒心。如此而望军旅不乏，馈饷不竭，使天雨粟、地涌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况以地方有限之费而供将帅无穷之欲哉！

陛下事佛求福，以天寿节而禁屠宰，皆虚名也。今天下杀人矣，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将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

颍上之寇，始结白莲教，以佛法诱众，终挟威权，以兵抗拒。视其所向，骎骎可畏，其势不至于亡吾社稷，烬吾国家不已也。朝廷不思靖乱，而反为阶乱，其祸至惨，其毒至深，其关系至大。有识者为之痛心。此征讨之祸也。

疏奏，不省。

权臣恶其讦直，二十年，除金山南道肃政廉访司事。至则劾中书右丞也先不花、参知政事脱脱木儿、治书侍御史奴奴弄权误国之罪，又不报。是时，孛罗帖木儿驻兵大同，察罕帖木儿驻兵洛阳，二将方以急晋冀为事，构兵相攻。朝廷遣也先不花、脱脱木儿、奴奴往解之。既受命，不前进。桢又言其庸懦无忧国之心，枉道延安以西，绕数千里迟迟而行，使两军日夜仇杀，黎庶肝脑涂地，宜急殛之，以救时危。亦不报。桢乃慨然叹曰：“天下事不可为矣。”即辞官，归居河中安邑。有访之者，不复言时事，但对之流涕而已。

二十四年，孛罗帖木儿犯阙，皇太子出居冀宁，奏除赞善，又除翰林学士，皆不起。扩廓帖木儿将辅皇太子八讨孛罗帖木儿，遣使传皇太子令旨，赐以上尊，且访时事。桢复书曰：

今燕、赵、齐、鲁之境，大河内外，长淮南北，悉为丘墟，关陕之区所存无几，江左日思荐食上国，湘汉、荆楚、川蜀淫名僭号，幸我有变，利我多虞。阁下国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蔺之于赵，寇、贾之于汉乎！京师一残，假有不逞之

徒，崛起草泽，借名义尊君父，倡其说于天下，阁下将何以处之？守京师者能聚不能散，御外侮者能进不能退，纷纷藉藉，神分志夺，国家之事能不为阁下忧乎？志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仆之拳拳为言者，献忠之道也。

然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卫生灵三也。请以近似者，陈其一二。卫出公据国，至于不父其父。赵有沙丘之变，其臣成兑平之，不可谓无功，而后至于不君其君。唐肃宗流播之中，怵于邪谋，遂成灵武之篡。千载之下，虽有智辨百出，不能为雪。呜呼！是岂可以不鉴之乎。

然吾闻之，天之所废不骤也，肆其宠乐，使忘其觉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罚也。天遂其欲，民厌其汰，而鬼神弗福也。阁下览观焉！谋出于万全则善矣，急则其变不测，徐则其衅可乘。通其往来之使，达其上下之情，得其情斯得其策矣。

扩廓帖木儿深然之。后三年卒。

陈祖仁，字子山，汴梁开封人。父安国，常州晋陵尹。

祖仁貌寝，眇一目，然议论伟然，刚正负气节，博学能文。至正二年，举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历太庙署令、太常博士，迁翰林待制。出佾山东肃政廉访司事，擢监察御史。复出为山北肃政廉访司副使。召拜翰林直学士，擢侍讲学士，除参议中书省事。

二十二年五月，帝欲修上都宫阙，工役大兴。祖仁上疏曰：

自昔人君不幸，遇多难之时，孰不欲奋发有为，成不世之功，以光复祖宗之业。苟或上不奉于天道，下不顺于民心，缓急失宜，举措未当，虽无事之时，犹或致乱，而况欲拨乱世反之正乎！

上都宫阙，创自先帝，修于累朝，自经兵火，焚毁殆尽。

此固陛下日夜痛心，所宜亟图兴复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疮痍未瘳，仓库告虚，财用将竭，乃欲驱疲民以供大役，废其耕耨，而荒其田亩，何异扼其吭而夺之食，以速其毙乎！

陛下追惟祖宗宫阙，念兹在兹，然不思今日所当兴复，乃有大于此者。假令上都宫阙未复，固无妨于陛下之寝处，使因是而违天道失人心，则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轻弃之乎？

愿陛下以爱惜民力为本，以恢复天下为务，信赏必罚，以驱策英雄，亲正人，远邪佞，以图谋治道。夫如是，则承平之观不日咸复，诘止上都宫阙而已乎！

疏奏，其事遂寝。

二十三年二二月，拜治书侍御史。时宦者资正使朴不花与宣政使囊欢，内恃皇太子，外结丞相搠思监，骄恣不法。监察御史傅公让上章暴其过，忤皇太子意，左迁吐蕃宣慰司经历，它御史累疏谏争，皆外除。祖仁上书皇太子曰：

御史纠劾囊欢、不花奸邪等事，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论。今殿下未赐详察，辄加沮抑，槟斥御史，诘责台臣，使奸臣囊欢之情不得达于君父，则亦过矣。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台谏者，祖宗之所建立。以二竖之微，而于天下之重、台谏之言，一切不恤，独不念祖宗乎！且殿下之职，止于监国抚军，问安视膳而已，此外予夺赏罚之权，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宫，而使谏臣结舌，凶人肆志，岂惟君父徒拥虚名，即天下苍生亦将奚望焉！

疏上，皇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谕祖仁，谓：“台臣所言虽是，但囊欢等俱无是事，御史纠劾不实，已与美除。昔裕宗为皇太子，兼中书令、枢密使，凡军国重事合奏闻者，乃许上闻，非独我今日如是也。”祖仁复上疏曰：

御史所劾，得于田野之间。殿下所询，不出宫墙之内，所以全此二人者，止缘不见其奸。昔唐德宗云：“人言卢杞奸邪，朕殊不觉。”使德宗早觉，杞安得相。是杞之奸邪，当时知之，独德宗不知。今二人之奸，天下知之，独殿下不知也。

且裕宗虽领军国重事，至于台谏封章，自是御前开拆。假使东宫先闻，君父或有差失，谏臣有言，太子将使之闻奏乎？不使之闻奏乎？使之闻奏，则伤其父心，不使闻奏，则陷父于恶。殿下将安所处？

如知此说，则今日纠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

祖仁疏再上，即辞职。皇太子以其事闻，朴不花、囊皆自免，令老的沙谕祖仁等。

祖仁复上疏曰：

祖宗以天下传之陛下，今乃坏乱不可救药。虽曰天运使然，亦陛下刑赏不明之所致也。且区区二竖，犹不能除，况于大者。愿陛下俯从台谏之言，摈斥二人，不令其以辞职为名，成其奸计，使海内皆知陛下信赏必罚，自二人始，则将士孰不效力，天下可全而有，以还祖宗。若犹优柔不断，则臣宁饿死田野，誓不与之同列也。书奏，帝大怒。是时，侍御史李国凤亦上疏，言此二人必当斥逐。于是台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迁，出祖仁为甘肃行省参知政事。时天寒，祖仁单衣就道，以弱女托于其友朱毅。

明年七月，勃罗帖木儿入中书丞相，除祖仁山北道肃政廉访使，召拜国子祭酒。迁枢密副使，累疏言军事利害，不报，辞职。除翰林学士，复拜中书参知政事。是时，天下大乱，祖仁性刚直，与时宰议论数不合，乃超授其阶荣禄大夫，而仍还翰林，为学士。寻迁太常礼仪院使。

二十七年，明兵已取山东，朝廷方疑护廓帖木儿有不臣之

心，置抚军院总兵马以备之。祖仁与翰林学士承旨王时、待制黄俾、编修黄肃上书曰：

近者，南国不逾月而逼畿甸，朝廷虽合也速出师，然势力孤危，不足为京题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

臣愚以为，驭天下之势，当论其轻重、强弱，远近，先后，不宜胶于一偏，狃于故辙。前日南军尚远，扩廓帖木儿近在肘腋，意将觊觎非分，不得不亟于致讨。今扩郭帖木儿势已穷蹙，而南军长驱北犯，山东瓦解。是扩廓帖木儿弱而轻，南军强而重也。陛下与皇太子，宜审其轻重、强弱，改统更张。抚军院诸臣，亦宜以公天下为心，审时制宜。扩廓帖木儿既不能复振，分拨一军足以擒获。其余见调一应军马，宜令其倍道东行，勤王赴难，与也速等声势联络，仍遣重臣分道宣谕督催，庶几有济。如复胶于成见，动以言者为扩廓帖木儿游说，而钳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变，则天下之事去矣。

书上，不报。

十二月，祖仁又上书皇太子言：

近降诏削河南兵马之权，虽所当然，然此项军马终为南军所畏，即使有悖逆之心，朝廷以忠臣待之，其心愧沮，亦何所施。今未有所见，遽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不可言者。朝廷苟善用之，岂无所助。然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诚恐诬以受贿，谓为之游说也。况闻扩廓帖木儿屡上书，疏明其心迹，是其心未绝于朝廷，以待朝廷之昭洒。今为朝廷计者，不过战、守、迁三事。以言乎战，则资其犄角之势；以言乎守，则待其勤王之师；以言乎迁，则假其藩卫之力，勉强策励，犹恐迟晚。岂可使数万之师，弃置于无用之地？今宗社存亡，只在旦夕，不幸有唐率宗仓卒之事，是以祖宗之社稷人民委而弃之。臣虽碎首粉身，亦无济于事矣！

疏上，亦不报。

二十八年秋，明兵至近郊，诏祖仁及同金太常礼义事王逊志等，奉太庙神主，从皇太子北行。祖仁等奏曰：“天子有大事，出则载主以行，从皇太子，非礼也。”帝然之，命祖仁守太庙以俟。未几，帝北奔，祖仁不果从。京城陷，将出健德门，为乱军所杀，时年五十五。

史臣曰：“元季国势阽危，所恃以御贼者，惟扩廓帖木儿一人，而李士瞻犹嫌其兵权太重。扩廓帖木儿劾张思道等不听节制，士瞻又持其事不下。当时执政大臣，士瞻号为通达时务者，乃暗于机权如此，其亡国不亦宜乎！张楨、陈祖仁屡进说言，终无尺寸之效。祖仁请昭洗扩廓帖木儿，其言尤激切，惠宗父子屏而不用，惜哉？”

卷二百一十

列传第一百一十四

李黼 韩准 泰不华 樊执敬 汪泽民
福寿 贺方 褚褚不华 普化帖木儿刘鄂

李黼，字子威，颖州人。父守中，工部尚书。守中遇诸子严，每饮酒，辄半月醉不解。黼百计承顺，跪而自讼，常达旦不寐。

泰定四年，进士及第，授翰林修撰。明年，代祠西岳。公燕，黼坐省臣上，省臣曰：“敕使每后我，今可易邪？”黼曰：“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春秋》之义也。”省臣不能对。

改河南行省检校官，迁礼部主事。拜监察御史，首言：“禴祠烝尝，古今大祭，今太庙惟一祭，而日享佛祠神御，非礼也。宜据经典行之。成均教化之基，不当隶集贤，宜中书省领之。诸侯王岁赐，宜有定额。分封易代之际，陈请恩例，世系亲疏无成书可考，宜仿先代修正玉牒。”皆不报。转江西行省郎中。入为国子监丞，迁宣文阁鉴书博士，兼经筵官。

寻中书省命黼巡视河渠，黼上言曰：“蔡河源出京西，宋以转输之故，平地作堤，今河底填淤，高出地面，秋霖一至，横溃为灾。宜按古迹修浚，他日东河或有不测之阻，江淮运物

可分道达于京师，此万世之利也。”亦不报。迁秘书太监，拜礼部侍郎。敕详定中外所上封事。已而廷议内外官通调，授黼江州路总管。

至正十一年夏一月，盗起，陷蕲、黄，焚掠数千里，造船江北岸，锐意南攻。江州为大江咽喉之地，黼治城濠，募丁壮分守要害，且上攻守策。于江西行省请屯兵江北，北扼贼冲，不报。黼叹曰：“吾不知死所矣！”

十二年正月，贼将赵普胜渡江，陷武昌，威顺王及省臣相继遁去。贼船蔽江而下，遂陷瑞昌。右丞孛罗帖木儿亦遁。黼虽孤立，然志气愈壮。黄梅县主簿也先帖木儿愿出击贼，黼大喜，向天洒酒与之誓。时贼已至，黼军仓卒无号，墨士卒面以统之，出战，黼身先士卒，也先帖木儿继之，贼大败，逐北六十里，乡丁依险阻遏贼归路，杀获二万余人。黼计贼不利于陆，必由水道来薄，乃冒铁椎于木杪，植沿岸水中，逆刺贼舟，谓之七星桩。会西南风急，贼舟扬帆至，遇桩莫能动。仓惶失措。官军发火箭射之，焚溺无算。行省上黼功，拜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江州、南康等处军民都总管，便宜行事。普胜屡败，愤甚，乃益兵环攻之，黼守孤城，提孱兵，无日不与贼战，中外援绝。

二月，贼薄城下，平章政事秃坚不花启北门遁，黼引兵登陴。贼已至甘棠湖，焚西门，乃张弩射之。贼转攻东门，遂入城，黼引兵巷战，挥剑叱贼曰：“杀我，无杀百姓。”贼刺黼坠马，黼与从子秉昭，万户黄德隆俱骂贼死，年五十五。

百姓闻黼死，哭声震天，相率具棺椁葬于东门外。事闻，赠扈忠秉义效节功臣、资德大夫、淮南江北等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陇西郡公，谥忠文。诏立庙江州，赐额曰崇烈。官其子秉方集贤待制。黼兄冕居颖州，亦死于贼。秉昭，冕季子也。

与黼同时在江西者有韩准，亦知名。准，字公衡，济州沛县人，登进士第，授同知孟州事。三迁至太常博士。拜监察御史，出为南康路总官，擢本路廉访使。

至正十二年，蕲、黄贼入江西，平章以下皆遁，独准与右丞章伯颜固守相持五十四日，贼卒败退。十八年，陈友谅陷龙兴，来见准，准面壁卧。友谅曰：“向为县吏，已知公名。”准不答。展转遁至福建，拜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准志在收复，舆疾以往，寓于顺昌。旋改行台治书侍御史，遂上章告老，以行省左丞致仕。既而顺昌亦陷，准籍藁堂以，以丧礼自处，有疾，不服药而卒，年七十三。

泰不华，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达普化，文宗赐以今名。世居白里山。父塔不台，入直宿卫，历台州台州录事判官，遂家台州。

家贫，好读书，集贤待制周仁荣养而教之。登进士第，授集贤修撰，转秘书监著作郎。拜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时御史大夫脱欢贪暴，泰不华劾罢之。文宗建奎章阁学士院，擢为典签。改中台监察御史。

惠宗即位，加文宗皇后太皇太后之号，泰不华率同列上疏争之。太后怒，欲杀言者，泰不华语众曰：“此事我自发之，不敢累诸公。”已而，太后怒解，赐金币以旌其直。出佷河南廉访司事，俄移淮西，又迁江南行御史台经历，辞不赴。转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浙西大水，言于中书省，免其租。擢秘书监，改礼部侍郎。

至正元年，授绍兴路总管。除没官牛租，令民自实田轻均赋役。行乡饮酒礼，教民兴让。民德之。召入史馆，与修辽、金、宋三史，书成，授秘书卿，改礼部尚书，兼会同馆事。

八年，台州黄岩民方国珍作乱，劫掠漕运，诏江浙参政朵

儿只班总舟师捕之。官军自相惊溃，朵儿只班被执，为所逼，秦国珍乞降。朝廷从之，国珍兄弟皆授官，国珍仍不肯赴，势益横。九年，诏泰不华察其事。泰不华上招捕之策，不听。寻除江东道廉访使，改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出为都水庸田使。

十年十二年，国珍寇沿海诸路。十一年二月，诏孛罗帖木儿为江浙行省左丞，总兵至庆元。迁泰不华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分兵温州，夹攻贼师。未发，贼寇温州，泰不华纵火筏焚之，遁去。孛罗帖木儿与泰不华约，以六月乙未合兵进讨。壬辰，孛罗帖木儿先期至大閤洋，兵败被执，国珍饰词上闻，泰不华闻之痛愤，数日不食。帝复遣大司农达识帖木儿等至黄岩招之，国珍兄弟皆登岸罗拜。是夕，泰不华欲命壮士袭杀之，密白于达识帖木儿，达识帖木儿曰：“我奉诏招降国珍，君欲擅杀乎？”乃檄泰不华至海滨，散其部众，授国珍兄弟官。寻迁台州路达鲁花赤。

十二年，国珍兄弟复入海叛，泰不华发兵扼澄江，遣义士王大用至贼所示约信，使其来归。国珍留大用，以小舸二百突入舟港，泰不华语众曰：“吾以书生致位显贵，诚恐负所学。汝辈助我讨贼，克则汝功，不克则我死以报国。”众皆踊跃请行。时贼将陈仲达往来计议，伪言贼可降。泰不华率众，张受降旗，乘潮而至，与贼船遇，呼仲达申前议，仲达色变。泰不华知有异，即手斩之，直前攻贼船，身死五人，杀登船贼二人。贼欲拥泰不华过船，泰不华瞋目叱之，夺其刀，复杀二人。贼攒槊刺之，中颈死，犹植立不仆。贼投其尸于海，年四十九。时十二年三月庚子也。

其家僮抱琴及临海尉李辅德，千户赤盏、义士张君璧皆死之。泰不华死后，除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行台州路达鲁花赤事，

不及闻命。后三年，追赠荣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国，封魏国公，谥忠介。立庙台州，赐额崇烈。

泰不华为人尚气节。初太平为台臣劾贬，泰不华独饯送都门外。太平曰：“公且止，无以我故累公。”泰不华毅然不从。后虽为时相所摈斥，人皆义之。篆书温润遒劲，师徐铉、张有，稍变其法，自成一家。著《重订复古编》十卷，行于世。

樊执敬，字时中，济宁郅城人。少颖敏好学，由国子生擢授经郎。见帝师不拜，或问之曰：“帝师，天下所崇重，王公大臣见，必俯首为礼。君独不拜何也？”执敬曰：“吾孔氏之徒，岂拜异教者！”历官至侍御史。至正七年，擢山南道廉访使，移湖北道。十年，拜江浙行省参知政事。

十二年二月，督海运于平江，将发，官宴犒，有客船自外至，验共券信，不虞乃海寇也，入港即纵火燔民居。时变起仓卒，军民扰乱，贼劫粮以去。执敬走昆山。

及还省，而江西之贼已至昱岭关，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引军拒之，贼不得进。会月鲁帖木儿以疾卒，贼遂破昱岭关，犯余杭。

执敬与平章政事定定治事，省中掾吏苏友龙素伉直，进言于执敬曰：“贼且至，城内空虚无备，标何””执敬曰：“吾当杀贼报国，倘不克，有死而已，何畏哉！”

俄贼入，执敬上马率众出，中途遇贼，射死二人。贼逐之，又射死三人。已而贼来愈众，呼执敬降，执敬怒叱曰：“逆贼！守关吏不谨，汝得至此。恨不碎汝万段，何降也！”中枪坠马，仆田也先驰救之，亦中枪，与执敬俱死。

事闻，赠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柱国，追封鲁国公，谥忠烈。

汪泽民，字叔志，字国宣城人。少警悟，家贫力学。登延

佑五年进士第，授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州民李甲死，其妻誓不改适，兄利其财，使人诬以奸私。妇不胜拷掠，自诬服。泽民至，廉知其枉而直之。朝廷征江南包银，府檄泽民分办，民不扰而事集。秩满，题春帖云：“及瓜当此日，行李似来时。”人以为信然。

寻迁南安路总管府推官。万户朵儿赤跋扈自用，其府吏擅笞大庾令，令诉于府，同官不敢发一辞。泽民独捕府吏下狱，朵儿赤赂行台御史，召泽民诘之。泽民曰：“奸吏路人皆知，公欲孰法耶？卒治其罪。”

潮州府判官钱珍挑推官梁楫妻，不从，诬楫冒余官米，杀之。事连廉访副使刘安仁，逮系二百余人，中书檄泽民讯之。狱具，珍自杀，诏戮其尸，安仁坐受赇除名，江西湖东道廉访使闻其名，命巡南安、赣州二路，事得专决，旋擢信州路总管府推官，丁内艰。

服除，授平江路总管府推官。僧净广与他僧有隙。一日，邀广饮，其弟子夜杀广，而诬他僧杀之。他僧诬服。狱上，泽民阅其刀，有铁工名，召工问之，乃其弟子佩刀，遂释他僧，而置弟子于法。嘉定土豪朱、管二姓为奸利，泽民与总管道童籍其家，及征帐簿，备列官吏受赇数，惟泽民与道童名下疏曰：“不受。”丁母忧，去官。

服阕，起济宁路兖州知州。衍圣公阶三品，泽民奏请增其品级，以示褒崇先圣之意，廷议韪之。

至正三年，入为翰林侍制，与修辽、宋、金三史。书成，迁国子司业、集贤学士，阶大中大夫。未二月，即移书告老。大学士和尚曰：“集贤、翰林，养老尊贤之地，先生遽去何也。”泽民曰：“吾以布衣，荣叨三品，志愿已足，尚何求邪？”遂以礼部尚书致仁归。

十三年，蕲、黄盗起，廉访使道童问计于泽民，告以收人心、振士气、筑城、浚濠、储粮、简卒、凡数十事。寇再至，皆却之。

十六年夏六月，长枪叛帅琐南班、程述等渡江，欲袭宣城。城中兵不满数百，或劝泽民避去，廉访使木八沙、周伯琦亦以为言，泽民曰：“昔江万里寓鄱阳，大兵来，犹坐守不去，况父母之邦乎？”军费不给，泽民从容一言，获钞万锭，米三千斛。八月，江浙行省参政吉尼哥儿遣兵来援，城中恃援至，守懈，贼乘夜攀堞而上。城陷，执泽民逼之降，骂贼不屈，遂遇害，年八十三。琐南班等敬其节，具衣冠葬之。事闻，赠资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上护军，追封谯郡公，谥文节。

子用敬、用和、皆痛父，不食，卒。

福寿，唐兀特氏。幼俊迈，读书知大义。以宿卫年劳授长宁寺少卿，累迁引进使、同知侍仪使、正使。出为饶州路达鲁花赤，擢淮西廉访副使。入为工部侍郎、金太常礼仪院事，拜监察御史，迁户部侍郎、尚书。出为燕南道廉访使，又五迁为同知枢密院事。

至正十一年，颖州盗发，事闻，时车驾在上都，执政欲驿奏其事。福寿曰：“比得请，则已不及事。”乃遣卫官哈刺章等讲讨之，奏上，惠宗嘉之，以为知缓急。

明年，改也可札鲁忽赤，出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是时，贼陷濠、泗，势张甚，福寿筑集庆城，划江自守。

十五年，迁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初，湖广平章阿鲁灰率苗军援集庆有功，驻扬州。至是，为下所杀。苗军日事劫掠，不来援。及高邮、滁、和等州俱陷，人情益震恐，福寿乃练民兵为城守计，令有资者助饷。朝廷知其劳，数加赏赐。是年九月，贼将郭天叙、张天佑来攻，其党陈野仙杀二人以降，野仙导为

民兵所杀。从子兆先其众屯方山，与中丞蛮子海牙相犄角。

十六年二月，朱元璋败蛮子海牙于采石。三月，进围集庆，擒兆先，降其众。福寿督兵出战，败于蒋山，城遂陷。福寿独据胡床，坐凤皇台下，或劝之去，叱曰：“吾与城为存亡，去将何之？”时百司奔溃，惟达鲁花赤达尼达思就福寿问事，留弗去。俄而乱兵至，福寿与达尼达思、参政百家奴皆死之。事闻，赠福寿金紫光禄大夫、浙江行省左丞相、上柱国，追封卫国公，谥忠肃。时殉难者，又有侍御史贺方。

贺方，字伯京，晋宁人。幼聪慧，日诵千余言，人呼为小学士。由国学生累官翰林直学士，出为江南行台汉书侍御史。城陷，死之。

褚不华，字君实，隰州石楼人，沈默有器局。泰定初，补中瑞司译史。授海道副千户，转嘉兴路治中，累迁西台、南台监察御史，金河西道廉访司事，称淮东，未几擢副使。

汝颖资起，不华行郡至淮安，先事为守御计，且请知枢密院老章、判官刘甲守韩信城，相犄角为声援。复上章劾总兵及诸将逗挠之罪，以功迁廉访使，阶中奉大夫。甲有智勇，攻贼辄胜，贼惮之，号曰刘铁头，不华恃为援。总兵者衔不华劾已，乃调甲使别出贼，以困不华。甲去，韩信城陷，贼筑长围以困淮安。

俄而天长青军普颜帖木儿所部黄军皆叛从贼，贼率以来攻，不华退入哈刺章营。贼稍引去，乃出抵杨村桥。贼奄至，杀廉访副使不答失里，啖其尸，不华以余兵入淮安。

时城东、西、南三面皆贼，惟北门通沐阳，阻赤鲤湖，指挥使魏岳、杨罗驻兵沐阳，淮安倚其争夺饷，未几，赤鲤湖复为贼所据，沐阳路绝。贼遂进栅南锁桥，不华与元帅张存义、佥事忽都不花突贼栅，殊死战。贼败走，追北二十里。

城中食且尽，元帅吴德璘运粮万斛至，为贼所掠，德璘仅以身免。贼攻城日急，总兵者按兵不救。城中饿莩仆道上，即取啖之，一切草木、鱼虫、鸟兽及靴皮、鞍鞯、败引之筋皆食尽，后老稚更相食。撤屋为薪，人多露宿，坊陌生荆棘。力尽城陷，不华中伤，见执，贼禽之。次子伴哥冒刃护之，亦见杀。时至正十六年十月乙丑。

不华守淮安五年，人比之张巡。明年御史哈刺章言不华徇忠尽节，宜加褒赠。诏赠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柱国，追封卫国公，谥忠肃。赙钞二百锭，以恤其家。

普化帖木儿，字兼善，答鲁乃蛮氏。父帖木哥，江南行台御史大夫。

普化帖木儿，累官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至元十八年，改福建行省。十九年，陈友谅遣其将邓克明由建昌分三道寇闽。二十年，延平陷，进围建宁。时经略使伯颜不花守建宁，普化帖木儿合诸县兵援之。秋七月，克延平，建宁围始解。二十一年，邓克明复导渠帅胡廷瑞等大举入寇。三月，邵武陷，复围建宁。普化帖木儿与平章完者帖木儿、参知政事帖木烈思议，檄汀州总管陈有定援建宁。有定部将帖木烈思率数十骑突入城中，人心始固。已而有定复邵武，胡晚败遁，建宁前后被围一百七十余日，城卒完。诏赐普化帖木儿御衣上尊，加银青荣禄大夫，用便宜如故事。是年八月，迁江行台御史大夫。时行台移绍兴，张士诚弟士信据杭州，普化帖木儿不能有所设施。

二十二年，士诚讽行台请于朝封已吴王，弗从，即遣人索行台印。普化帖木儿置其印于库曰：“我头可断，印不可得。”又逼之登舟曰：“我可死，弗可辱也。”从容沐浴更衣，与妻子诀，乃饮药死，掷杯地上曰：“我死，逆贼当踵我而死。”时士诚幽丞相达识帖木儿于绍兴，达识帖木儿闻普化帖木儿

自杀，叹曰：“大夫死矣，吾不死何为？”亦饮鸩死。

刘鹗，字楚奇，吉安永丰人。少力学，吴澄爱重之。皇庆初，为扬州学录。

至正元年，擢湖广儒学提举。学田为有力者所据垂三十年，鹗至，白于台省而复之。未几，入为秘书郎，擢翰林修撰，丁忧归。

十二年，除江州路总管。红巾贼起，江西瓦解，鹗练兵为恢复计，威声甚著。

十七年，迁广东廉访副使。上书论江西、广东事宜曰：

伏以比岁逆贼啸聚，并合丑类，多方告警，焚我蕲、黄，陷我江州，诸路守臣皆弃城逃遁。总管李黼，以无援而战死。臣履任之日，浚治城池，缮修器械，召募丁壮，分守要害，偕诸将士百计捍御。数年之内，强寇稍却，民得安居。

十七年，荷蒙圣恩，授臣广东廉访副使。闻命之日，星夜奔驰，度岭而南，修城濠，缮甲兵，仰仗天威，军士初集，民志用宁。

十九年，迁臣守韶州，整饬军旅，抚绥地方，城郭完固，瑶獠遁避。谨将江西、广东两省事宜为陛下直陈之。

江西以鄱阳为襟喉，以江州为辅臂，袁、临、吉、赣当楚、越之要冲，抚、建、广、饶控闽、越之关隘。至于龙兴，名为省会，居中应外，宜慎简良帅，增设重兵。诸郡有警，则分兵援之。其在各府，则修筑城池，固守要隘，团练堵截，饷粮既裕，兵气自奋。又于九江、湖口各增设一营，备兵捍御，兼置战船百艘，相为应援，则荆、扬诸盗不敢窥窃矣。

若乃广东，五岭之外，号为四塞，由南雄可向荆、吴，由惠、潮可制闽、越，由高、廉可控安南。总广东一省，列郡为十，今分为三路：东惠、潮，中岭南，西高、廉，三者皆要冲

也。为今之计，东路官军必屯柘林，以固要津，中路之虎头门等澳，宜严防也。而南头更为尤甚，重兵镇卫不可能已西路等对，逻罗诸番变生肘腋，是更当急为经画者也。臣所言悉地方之要害。

臣竊虑，今日大势，亦岌岌矣。自红巾贼起汝、颖，大为心腹之患，是不独江西一省也。方国珍焚掠沿海诸郡，是又不独江西一省也。天下之敝，大抵起于因循而成于蒙蔽。臣愿陛下严简擢之法，省参督之制，核功赏之实，奋刑威之断。举一将，则众论必孚；任一人，则群疑莫夺。赏一功则疏远不弃；罚一罪则贵近不贷。如是，则盗贼可殄，区区江、广又何足虑哉。

疏入，不报。

二十年，擢广东道宣慰使，秩中奉大夫。二十二年，拜嘉议大夫、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寇至，屡击却之。二十四年，韶州洞獠为乱，鶚分兵讨之。疏请益师，不报。而江西赣州贼数万猝至，鶚守御数月，城陷，被执。幽于赣州慈云寺，骂贼不屈而死，年七十五。著《惟实集》四卷。

史臣曰：“刘向有言：‘士有杀身以成仁，触害以立义，非勇断孰能行之？’李黼、褚不华等，城孤援绝，甘以身殉。汪泽民无守土之责，郊死而弗去。泰不华讨方国珍，普化帖木儿抗张士诚。义烈言言，皆以勇断行之者也。呜呼！向可谓知言之君子矣。”

卷二百十一

列传第一百一十五

董抟霄余阙

董抟霄，字孟起，磁州人。由国学生辟陕西行台掾。时天大旱，从侍御史郭贞讷狱华阴县。劫贼李谋儿狱已具，贿有司，以未获党徒五年不决，人咸愤之。抟霄言于贞，论杀谋儿，天乃雨。授四川道肃政廉访司知事，除涇阳县尹。入为户部主事，迁员外郎，拜监察御史。又出金辽东肃政廉访司事，累迁浙东宣慰副使。所至有称。

至正十一年，除济宁路总官。从江浙平章教化讨安丰贼，败贼于合肥定林站。时朱皋、固始贼复起，官军不能分讨，抟霄奖劳民寨及芍陂屯田兵，用之，三县悉平。官军屯安丰朱家寺，遣进士程明仲谕城贼，招徕千余家，知贼虚实。夜缚浮桥于淝水，既渡，贼始觉，众数万据涧自守。抟霄麾骑兵，别渡浅滩，袭贼后。贼分兵拒之，抟霄跃马渡，扬言贼已溃，诸军皆渡，一鼓败之，遂复安丰。

十二年，命抟霄攻濠州，又命移军援江南。渡江，至湖州，而贼已陷杭州。教化问计抟霄，请急攻之。教化犹豫未决，诸将亦难之，抟霄正色曰：“江浙相公辖地，已陷贼，今可取而

不取，谁任其咎？”复拔剑谓诸将曰：“诸君荷国厚恩，而临难苟免。今相公在此，慢令者较之！”计乃决。贼阵于盐桥，转霄麾壮士突其阵，诸军夹击之。凡七战，追至清河坊，贼奔接待寺，塞其门焚之，贼尽殪，遂复杭州，余杭、武康、德清亦次第平。

未几，转霄受代去，徽、饶贼复自昱岭关寇于潜。行省乃假转霄为参知政事，使讨之，转霄曰：“讨贼不敢辞，若假以重爵则不敢受。”即日引兵至临安、新溪，分兵守之。进至叫口及虎槛，遇贼，皆败之，遂复于潜，又克昌化及昱岭关，降贼将潘大鼐二千人。贼又犯千秋关，转霄还守于潜。贼大至，焚倚郭卢舍。转霄按军不动，左右请出兵，转霄曰：“未也。”遣人执白旗登山，约曰：“贼以我为怯，必不懈，伺其有间，则麾所执旗。”又伏兵城外，授以火炮，复约曰：“见旗动，然之。”已而炮发，兵尽出，斩首数千级，遂复千秋关。

贼复攻独松、百丈、幽岭三关。转霄先以兵守多溪，三关要路也。既又为三军分出三关，会兵捣贼巢穴，乘胜复安吉县。数日，贼再至，转霄以兵守苦岭及黄沙岭，贼将梅元来降，且言欲降者有十一人。转霄遣偏将余思忠至贼寨，谕之，贼皆入暗室潜议。思忠持火投室内，拔剑语众曰：“元帅命我来活汝等，复何议？”已而火起，焚其寨，贼惊溃来降。明日，进兵广德，克之。蕲州贼与饶、池诸贼复犯徽州，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雾。转霄伏兵要之，伏发，袭贼后，贼大溃，斩首数万，获道士，焚其妖书斩之，徽州平。

十四年，除水军都万户。俄擢枢密院判官，从丞相脱脱围高邮，分戍盐城。兴化贼寨在大纵、德胜两湖间，凡十有二，悉破之，即其地筑鞭蓉寨。贼入，辄迷故道，为官军杀，自是，不复敢至。贼恃习水，渡淮，据安东州。转霄招善泅者五百人，

与贼战于大湖，败之，进复安东。

十六年，剿平北沙、庙湾、沙浦等寨。已而战不利，贼乘胜东略，断我军粮道。乃回屯北沙，粮且绝，与贼死战七昼夜，贼卒败走。夺贼船七十余，乃渡淮，保泗州。时暑潦，湖水溢，转霄独守孤城。贼环攻之，转霄坐城上，遣偏将率骑士突出贼后，约曰：“旗一麾，即还。”既而旗动，骑士还，步卒自城中出。夹击之，贼大败。乃结阵而行，以奇转战，日数十合，始得至海宁。论功，擢同佥淮南行枢密院事。

转霄建议曰：

淮安为南北襟喉，江淮要冲之地。其地一失，两淮皆未易复也。为今日计，莫若于黄河上下，并濒淮，濒海之地，南自沭阳，北抵沂、颍、赣、榆诸州县，而连珠营，每三十里设一总寨，就三十里中又设一小寨，使斥堠烽燧相望，巡逻往来，遇贼则并力野战，无事则屯种而食，然后进有援，退有守。此善战者所以常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也。又海宁一境，不通舟楫，军粮惟恃陆运。其陆运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负米四斗，以夹布囊盛之，用印封识。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计路二十八里，轻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运米二百石。每运给米一升，可供二万人。此百里运粮之术也。

又江淮流民及安东、海宁、沭阳、赣榆等州县，宜设军民防御司，择军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职，籍其民以屯故地。练兵积谷，且耕且战，内全山东完固之邦，外御淮海出没之寇，而后恢复可图也。

议上，朝廷不能用。

十七年，毛贵陷益都、般阳等路，命转霄从知枢密院事卜

兰奚忖之。已而济南路又告急，转霄率所部援之。贼众自南山下攻济南，望之两山皆赤。转霄按兵不动，先以数十骑挑之，贼悉众来攻，骑兵少却，伏兵起，合战，城中兵又大出，贼败走。泰安贼复逾山来袭济南，转霄击败之，于是城守始固。擢淮南行枢密院副使，兼山东宣慰使都元帅，仍赐上尊、金带、楮币、名马以劳之。有疾其功者，谮于总兵太尉纽的该，令转霄依前诏，从卜兰奚征益都。转霄以老病，请使弟昂转领其众，朝廷从之。授昂霄淮南行枢密院判官。未几，命转霄守河间长芦。

十八年，转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济南必不守。”既而济南困陷。转霄屯于南皮县之魏家庄，诏拜转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贵兵已至，营垒未完。诸将问计，转霄曰：“我受命至此，当以死报国耳。”贼从突至转霄前，猝而问曰：“尔为谁？”转霄曰：“我董老爷也。”众刺杀之，无血，惟见有白气冲天。是日，昂霄亦战歿。事闻，赠宣忠守正保节功臣、荣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魏国公，谥忠定。昂霄赠推诚效节功臣，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陇西郡侯，谥忠毅。

转霄号令严肃，御将吏凜然不可犯，而四方之士归之者，礼遇勤至，各取其长任之，故能得人死力。元末名将，转霄一人而已。

余阙，字廷心，一字正心，唐兀氏，世居河西。父沙刺藏卜，官庐州，遂为庐州合肥人。母尹氏，梦异人至，而生阙。少孤，授徒养母。与吴澄弟子张恒游，学日进。

元统元年进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为政严明，豪猾慑服。州无麦，民不敢上闻，阙请于中书，著为令，凡无麦者得减赋代还。民大悦，醵金为谢，阙不受。俄召为应奉翰林文字。转

刑部主事，与上官议事不合，阙上书宰相言状，又不报，乃弃官归。

未几，召修辽、金、宋三史，复入翰林为修撰。拜临察御史，疏言：“守令为亲民之吏，欲天下治，责守令宜用殿最法。”时论黜之。延议遣使者巡察诸路，阙言：“使者无状，所至供帐饮食，如奉至尊，不能宣上悯恤元元之意，宜亟罢之。”不听。改礼部员外郎，阙议复古礼乐，援据精核，朝廷不能用。安西郭氏女受聘，夫卒，郭为行服不嫁，有司请旌其门；阙以过于中庸，非制礼所尚，不予旌。

出为湖广于省左右司郎中。广西山路峻险，民输官粟费恒倍，阙命瑜布帛代粟，民便之。瑶蛮叛，右丞沙班讨之，逗挠无行意。阙面责之，沙班辞以粮刍不给，阙下令趣三日具办，沙班遂行。湖南章宣慰以婆律香馈阙，阙疑其重，不受，篋内果置黄金。章叹曰：“余馈达官，无辞者。洁如冰壶，独余公一人耳。”

复召入为集贤经历，迁翰林待制。出佥浙东廉访司事，贪吏闻阙至，多解印绶自免。衢州长官燕只吉台贼杀无辜，阙鞫治之，狱上，行台御史与有连，反摭事劾阙。阙复弃官归，旋丁母忧。

十二年，江淮盗起，行省平章政事脱忽儿不花承制起阙，权淮西宣慰副使、佥都元帅府事，分兵守安庆。阙对使者曰：“为臣死忠，正在今日，阙曷敢辞。”时城外皆贼栅，阙从间道入，与将吏议屯田战守事。阙自将攻双港栅，贼殊死斗，兵稍却，阙召败兵誓之曰：“死则俱死，尔何生？”为乃一鼓而进，拔之，诸栅皆次第降。阙以乡兵捍外，护民耕作，属县潜山八社土沃，垦为兵屯。贼至，辄与战，战必胜，所用者乡兵数千而已。

十四年，大饥，阙捐俸二百石，为粥以食饿者，又请于中书，得钞三万锭赈之，全活甚众。

十五年夏，霖雨，城下水涌，有物声吼如雷，阙祀以少牢，水顿平。秋，大获，得粮三万斛。阙度兵食路，乃浚隍、增、陴，陴外筑大防堑三重，引江水注之，环城植木栅，城上起望楼，表里完固。是时，淮东、西皆陷，阙独守安庆，左提右挈，屹为江淮保障。贼伪作尺牋，与城中诸大姓，约为内应。阙曰：“吾民安有是？”悉焚之。贼复令阙故人甘言说降，阙牵出，以铁锥击其齿颊，斩于东门外。论功，累擢同知副元帅、都元帅，赐上尊及黄金束带。

江西官军掠州县，样婴儿贯槊上为戏，独不敢入安庆界。广西苗军元帅阿思兰抵庐州，遣使者至，腰刀直入，胁阙供亿。阙叱左右缚付狱，抗疏言：“苗蛮素不被王化，其人与禽兽等，不宜使入中国。”诏阿思兰还军。转淮南行省参知政事，寻改左丞，赐二品服。阙益自奋，誓以死报国。立旌忠祠，集将士祠下，谓之曰：“男子生为韦孝宽，死为张巡，不可为不义屈。”闻者壮之。

十六年，池州贼赵普胜为攻，连战却之。未几又至，淮宁县达鲁花赤百家奴战死。

十七年，普胜挟青军，两道来攻，相拒月余，围始解。安庆倚小孤山为屏蔽，阙使义军元帅胡伯颜守之。十月，陈友谅自上游直抵小孤山，伯颜力战四昼夜，败还安庆。友谅追至山口镇，遂薄城下。阙遣兵扼于观音桥。已而饶州贼攻西门。友谅兵攻东门，已登，阙简死士击之，贼复败走。友谅恚甚，乃并军攻东、西门，阙部分诸将，昼夜捍之。十一月，普胜攻南门，友谅自攻西门，战不利。阙驻于城东练树湾，据濠为阵，贼渡濠，阙手刃数人，一贼登岸，阙复刺杀之。友谅望见叹曰：

“儒者之勇如此，使天下皆余公，何患城守之不固哉。”遂退。十二月，普胜复攻东门，阙矢贯左目，昏瞽不知人事，将士卫阙还。阙苏而骇愕、谓左右曰：“吾死得其地，瞑目无憾，汝奚以吾归？”于是，复卫阙出。

十八年春正月，普胜军东门，友谅军西门，饶州贼军南门，群贼蚊附，战舰蔽江而下。友谅攻西门急，阙自当之，分遣部将督三门之兵。阙身先士卒，斩首无算，而阙亦身被十余创。俄城中火起，阙知城已陷，乃引刀自刎，坠濠西清水塘而死，年五十六。妻蒋氏、妾耶律氏、女安安，皆赴井死。子德臣，年十八，通经史大义，亦溺水死。甥福童战死。侄婿李宗可，蕲州人，为义兵元帅，手刃妻子自刎死。吏民登城楼，自去其梯曰：“宁俱死此，誓不从贼。”乃纵火自焚。其知名者，万户纪守仁、陈彬、金承宗，都事帖木儿不花，万户府经历段桂芳，千户火失不花、新李、卢廷玉、葛延龄、兵曹、许元琰，奏差兀都蛮，百户黄寅孙，推官黄秃伦歹，经历杨恒，知事余中，怀宁尹陈巨济，凡十八人。

阙号令严明，与下同甘苦。尝病不视事，将士皆吁天乞以身代，阙闻之，强衣冠而出。临乱，矢石雨下，左右以盾蔽，阙却之曰：“汝辈亦有命，何蔽我！”故人人为之效死。稍暇，即注《周易》，率诸生会讲郡学，立将士门外听之，俾知尊君亲上之认，有古儒将风。赠摠诚守正清忠谅节功臣、荣禄大夫、淬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上柱国，追封豳国公，谥忠宣。

阙留意经学，五经皆有撰述。尤工诗文，门人辑为《青阳山房集》五卷。初金溪危素以文学征，或问于虞集，集曰：“素事业匪所敢知，必求其人，其余阙乎？”或问：“何以知阙？”集曰：“吾于阙文字见之。”后竟如其言。阙既死，陈友谅义

之，以金赎其尸，具棺敛葬于安庆西门外。明太祖复为阙立庙于忠节坊，命有司至祭焉。

史臣曰：“以董抟霄之智勇，而使爱节制于纽的该，卜兰奚等，往来奔命，死于盗贼，悲夫！余阙兼资文武，守孤城以抗方张之寇。阙尝曰；‘男子当生为韦孝宽，死为张巡。’呜乎！阙固巡之亚匹也，岂孝宽所敢望哉！”

卷二百一十二

列传第一百一十六

星吉 石抹宜孙 迈里古思 苏友龙 也儿吉尼
陈有定 星吉，字吉甫，河西人，曾祖朵吉、祖搠思吉朵儿只、父思吉，世为怯里马赤。

星吉袭怯里马赤，给事仁宗潜邸。至治初，授中尚监丞，谨于出纳，英宗奖其称职。改右侍仪、同修起居注。泰定元年，拜监察御史。疏劾御史大夫倒剌沙，直声震中外。三年，擢引进使、知侍仪事。四年，进侍仪使。

文宗即位，拜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赐上尊二，衣一袭、钞五十贯。至顺元年，迁河东山西道廉访使。复拜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召还，除同知中政院事，改同知功德使司事。

元统二年，出为淮西江北道廉访使。明年，拜大都路总管府达鲁花赤。擢太府卿。将作院乾没锦绮一万五千匹，星吉悉责偿之，吏畏如神。昆山知州诬告总管道童，诡报岁灾，帝命星吉按之。道童廉直，属吏不能堪，故诬之，且倚前翰林学士阿鲁灰为援。星吉廉知其状，并治阿鲁灰罪。于是三台交章荐之，特授资善大夫、大都留守，仍兼太府卿，旋加荣禄大夫。帝幸太府，见其簿籍精密，善之。时星吉侍阶下，遇雨，帝命

取御服油衫衣之，并赐金带。旋擢宣徽院使。四年，改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召还为中政院使。

六年，赐金虎符，转海西辽东合思罕等处打捕鹰房怯怜口万户府达鲁花赤。累迁宣政院使。出为江南行台御史大夫，选刚明御史行十道，纠撻贪邪不少贷。秦桧裔孙夺民田，讼久不决，星吉曰：“秦桧何人也？”属吏曰：“宋奸臣也。”星吉阅桧传，乃署其状曰：“桧之罪，百世有余戮，基遗允敢为民害！”尽返其田。浙东佥事三宝住，廉吏也，御史诬劾之，星吉怒杖御史，而白其诬。丞相脱脱与御史有连，恶之，移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威顺王宽彻不花好田猎，民病之，又起广乐园，聚娼妇、贾人以网利，有司莫敢问。星吉至，谒王，王阖中门，启左扉召之入。星吉引绳床，坐而言曰：“我受天子命为行省大臣，恶得从小门入！”阖者惧，告王，乃启中门，星吉入，责王曰：“王，帝室之胄，不闻德音，而淫猎以为民病，窃为王危之。”王投几，握星吉手谢之。

十一年，汝、颖妖贼起，星吉召老将郑万户，任以战守。贼遣其党二千人诣军门降，郑诱而歼之，械其酋数十人于狱。会星吉召为大司农，平章和尚受贼赂，乃诬郑罪而释其所械者。明年，贼大至，内外响应，城遂陷。城人泣曰：“大夫不去，吾岂为贼俘！”星吉入见，具言贼本末，帝喜，赐食及钞三万贯。

脱脱以宿嫌，奏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员外置。与浙西平章政事不颜帖木儿、御史中丞蛮子海牙守江州。时江州已陷，星吉建阌太平，贼渐逼，众号百万，官吏忧惧。星吉贷富室粟募兵，一日行三千人，与贼战于池州，贼之，复其城。至鲁港，威顺王之兵亦至。贼夜遁，遣裨将败贼于白马湾，贼走淮西。星吉部分诸将，蹶其后，及地白湄，又败之，擒其伪丞相周驴，

夺战船六百艘。

已而贼窜池州，星吉率所部援之，闻贼攻陷石埭，夜趣之。贼阵于县西岳溪桥，有贼将乘驴挑战，骁悍为官军所畏，星吉引弓射之，应弦而殪，贼败走，又以舟师二百艘来攻，使万户王惟恭败之。乘胜进至望江清水湾。侦者告贼船四百顺风而至，诸将失色，星吉曰：“吾有以胜之。”乃伏兵横港中，风利贼船奄过，官军鼓噪出其后，复破之。贼方围安庆，捷闻，遽烧营走。星吉自驻鄱阳，命王惟恭守小孤山，扼江湖冲要以图恢复。

是时湖广已陷，江浙兵屡败，江西孤立无援。或曰：“东南完实，盍因粮以图再举？”星吉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于此。”众不敢复言。

十二年九月贼以大船四面来攻，星吉麾众殊死战，从子伯不花死之。星吉犹坚坐不动，贼射之中目，乃昏仆。贼素闻其名，欲降之。明日少苏，贼馈以食，星吉骂曰：“狂贼，我国家大臣，恨不能杀汝，何谓降也。”不食而卒，年五十七。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江西行省丞相，追封威宁王，谥忠肃。

星吉公廉明决，在军中与将士同甘苦，以忠义激发人心，故能以少击众，得人死力。

子刺咱识理，利用监太卿；答里麻，金辽东行枢密院事。

石抹宜孙，字申之，契丹人。祖良辅、父继祖，俱为沿海上副万户。

官孙性警敏，嗜学，袭世职，及嫡母弟厚孙长，即让之。至正十一年，方国珍起海上，江浙行省檄宜孙守温州。是年，蕲、黄贼自闽犯龙泉，复檄宜孙御之。贼退，处州判官欲尽诛平民诖误者，龙泉人章溢说宜孙曰：“贫民迫于冻馁，故从贼，

诚得一循吏抚之，皆良民。今不出此，而肆行杀戮，是扬汤以止沸也。”宜孙曰：“善”即檄判官勿擅杀。以功擢浙东道宣慰使，守台州。海贼起黄岩，宁海乱民应之，围台州。宜孙檄章溢以民兵赴援，溢得檄即起曰：“吾乡非石抹公，人当尽死。此报德之时也。率精锐数百人抵城下，内外夹击，贼溃走。顷之，处州属县贼并起，宜孙复率所部讨之。

十七年，行省左丞相达识帖木儿承制授宜孙行枢密院判官，分省治处州。以儒学副提举刘基为经历，萧山县尹苏友龙为照磨。又辟章溢、胡深、叶琛参谋军事。遣千户曹胜安攻松阳贼，降之。又遣溢等讨平丽水、青田、金华、东阳诸县贼。寻擢同佥行枢密院事。

十八年，二月，明兵逼婺州，宜孙母及弟厚孙俱在城中。宜孙泣曰：“食禄而不事其事，谓之无君；母在难而不赴，谓之无亲；可立于天地间乎！”遣深等率民兵数万援婺州，自以锐卒殿之，失利而还。其母与弟俱为明兵所获，令为书招宜孙降，宜孙不应。时经略使李国凤至浙东，承制拜宜孙行省参知政事，阶中奉大夫。

十九年，明将胡大海、耿再成间道攻处州。再成驻兵缙云之黄龙山，四面斗绝。宜孙遣无帅叶琛屯桃花岭，参谋林彬祖屯葛渡，镇抚阵仲亨屯樊岭，元帅胡深守龙泉，以拒之，士卒皆无斗志。深弃军降于大海，且言处州兵弱易攻。大海出兵樊岭，与再成合攻之。桃花岭最险，再成绕出其后，连拔桃花、葛渡二寨，遂薄城下。宜孙战败，走建宁，收集散卒，攻庆元，复为再成所败。还建宁，半道遇乱兵，为所害。部将李彦文葬宜孙于龙泉。事闻，赠推诚宣力效节功臣，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上柱国，追封越国公，谥忠愍。宜孙幕府士刘基、章溢等皆为明用，独苏友龙始终不出。与宜孙同时守绍兴者，有迈

里古思。

迈里古思，字善卿，宁夏人。至正十四年进士，授绍兴路录事司达鲁花赤。抚字凋瘵，民爱之如父母。杨完者部将持露布至绍光，无故劫照磨陈修家。迈里古思怒，率吏捕之，民欢呼，人事擒斩数人，苗军惧，不敢复至。

江南行台移治绍光，檄迈里古思为行台镇抚，募民二千作人，号曰果毅军。处州山贼陷永康，掠东阳，迈里古思率所部讨之，命部将黄中等以奇计给贼，擒贼首六人，斩六百余级。贼复空寨出战，迈里古思简精兵，截其冲，贼溃，遂复永康。以功除江南浙西道廉访司知事，又迁江东建康道经历。行省丞相达识帖木儿承制授行枢密院判官，分院治绍兴。

时御史大夫拜住哥统军三千，号台军，纪律不严，民受其扰害者，诉于迈里古思，辄以法绳之，台军怨怒。拜住哥黜货，不为迈里古思所礼。或谏。迈里古思曰：“吾知上有君，下有民，遑问其它！”拜住哥衔之。会方国珍遣兵侵绍兴属县，据上虞，迈里古思曰：“国珍本海贼，今即降，又为大官，而害吾民，可乎！”乃先遣黄中取上虞，自率亲军与国珍将冯万户战，不利。是时朝廷方倚重国珍，资其粮运，拜住哥素与国珍通贿赂，情好甚笃，遂决意杀迈里古思。使人召至私第，与计事，既至，左右以铁锤挝杀之。民闻其死，皆痛哭，持服设位祭之，私谥曰越民考。

黄中率众复仇，尽杀拜住哥家人及行台官吏，独留拜住哥不杀。拜住哥自劾，纳印绶去，寻迁宣政院使。御史真童劾其阴害帅臣，几激大变，不法不忠，莫斯为甚，宜置之严刑。诏削拜住哥官职，安置湖州。迈里古思之冤始白，追封西夏郡侯，赠中奉大夫、江浙枢密院佾事，谥忠勇。

迈里古思友董旭，钱塘人，字太初，方国珍欲用之，不肯

屈，为国珍所杀。

苏友龙，字伯夔，金华人。江浙行省参政苏天爵闻其名，辟为掾，遇事力争，天爵敬惮之。

贼犯杭州，省臣皆遁，参政樊执敬独以死自誓。友龙说执敬曰：“明公以身殉国，义则得矣，如一城百姓何？今城中健儿不下数十万，府库银绢以万计，募兵战而不胜，死未晚也。”执敬不能用，策马赴贼而死。友龙与掾李枢募民杀贼，一贼首偿钱二百五十缗，数日内杀贼万计。未几，平章教化复杭州，友龙口不言功。

考满，遏选中书参议，汝中柏欲引为右曹掾，友龙辞不就，擢萧山县尹。县民诡名匿其田，赋日不均。友龙令民自实，辑为册，凡征发皆据册轻重之。县粮输衢、处二州，民惮其远，属吏代输，吏遂缘为奸利。龙友为立法，每乡置督运一人，趣民运于江滨，验粮多寡僦舟以载，民便之。

累迁行枢密院照磨，张士诚降，友龙持诏书往湖州，责其戍将潘允明行郊迎礼。允明欲西向坐，友龙正色曰：“君敢与诏书抗礼耶？”允明荅服，临行赠米百斛、锦二十端，龙友辞不受。时士诚新授淮南平章政事，请于行省丞相曰：“诏使四出，惟苏照磨介士，愿得为幕僚。”友龙谢不往。

擢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石抹宜孙分省处州，请友龙与青田刘基从。后幕下士多散去，部将胡深、章溢亦拥兵观望。友龙独左右之，复移书等等，惓惓以共济国事为言。既而明兵下处州，怨家告友龙长子仕于陈有定，徙滁阳，明丞相李善长欲奏官之，友龙以年耄辞，卒年八十二。

也儿吉尼，字尚文，唐兀氏。

至正五年，由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入为内台御史。劾丞相别儿怯不花不可为相者五事，章再上，出为金浙西道廉访司事，

既拜命，复劾之。帝感悟，罢别儿怯不花为太保，也儿吉尼曰：“是不可以为相，而可以为师乎？吾为谏官，言不用则当去。”固辞前命。由是，谪别儿怯不花居渤海。也儿吉尼丁父忧，夺情起判中政院。十一年，迁广西道肃政廉访副使。

十二年，红巾贼陷潭州，鼓行而西。也儿吉尼乃议缮城郭，扼险要。捐俸贸易海盐。数岁息至巨万，经费以充。又集诸将谓之曰：“使贼长驱深入，则广西危矣，宜出军衡、湘以扼之。乃使万户黄祖显率三千人为先锋，都元帅甄崇福统五万户继之。祖显败贼寺樟木镇，贼走衡山，追之，连战皆捷，斩首数万级，潭、衡二州平。既而，道州贼周伯颜陷全州，也儿吉尼使万户孙思敬赴授，贼败走，复进克道州，获伯颜诛之。又使同知普颜帖木儿等平临桂、贺州乱民，广西始定，擢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兼广西道肃政廉访使。

二十三年，立广西行省，以也儿吉尼为平章政事。是时，江南诸行省多陷没，惟也儿吉尼守广西十有五年。

二十八年，明将杨璟等克永州，进攻靖江，别将朱亮祖亦自平乐率师来会。也儿吉尼屡败，使副使王暹乘驿至梧州，募兵无应者。复遣其子不花帖木儿至肇庆，告急于普颜帖木儿。馈以银五千两，使先归。不花帖木儿中道为明兵所获，缚至城下，招其父降。也儿吉尼登陴，下令曰：“有能射杀吾子者，赏五十金。”射之，无中者。六月，璟使降将皮彦高险购把水元帅张荣为内应，荣麾下裴观缒城出，见璟约降。璟给白皮帽百余，使为识，乘夜自宝贤门入，城遂陷。也儿吉尼出走，追执之，送于金陵，不屈死。部将陈瑜、刘永锡、曾尚宾，皆全家自杀。

陈有定，字安国，汀州清流人。初病病，及壮，仪表魁梧。家贫，佣于同里罗氏。翁奇其貌，欲妻之，媼不可，乃分资助

之。有定不能居积益困，投身明溪寨为兵，人多服其勇略。

至正中，天下兵起，远近骚动。妖贼柳顺据宁化之曹坊寨，拥众万余。一日，索马于明溪寨。有定设策，阳以牛酒犒之，潜收其兵械，悉戮之。贼怒，自将数千人来攻，寨中惶惧。有定择壮士数百人，伏于山麓。迨顺至，伏兵猝起，盗惊扰，有定驰出击之，俘斩大半。乘胜攻拔曹坊，擒顺归，众皆拜有定曰：“非公莫可以主吾寨者。”因推为长。

至正十七年，授明溪巡检。时邻县寇垒数十，有定悉平之。因险立寨三：曰南北，曰石龙，曰平安。练兵积粟，为一方障蔽。贼曹福山、马文甫等以兵应红军，直犯汀州，势甚锐，有定使巫扬言曰：“神当遣兵助我。”贼信之。有定乃引兵直薄其垒，馘二贼以还。福建行省表有定为清流尉，声威渐著。是年春，义兵万户赛补丁、阿达黑丁据泉叛。蝗年，遣礼部员外郎姜硕自海道宣慰有定，遇寇而没。未几，他使至，拜有定延平总管。”

二十一年，陈友谅既得江右之地，使其将邓克明帅众数万破汀州、延平，遂围建宁。时有定屯平安寨，潜师救建宁，与福州守将阮德柔合兵击克明，破走之，追歼其众，悉复所失地。友谅由此不敢窥闽。

二十二年，安抚使李国凤表有定功，授福建行省参知政事，有定辞。尚书李士瞻以使事在闽，劝之，乃受命。福清路宣慰使陈端孙不附有定，临以兵，端孙拒战被执。有定胁之附已，端孙不从，杀之。

未几，平章普化帖木儿与泉州万户赛补丁构兵。普化帖木儿起前平章三旦八、前总管安童，分省于兴化，以为已援，复赂泉州。亦思八夷酋阿迷里丁袭陷兴化，执三旦八，安童遁去。阿迷里丁遂大掠而还。初，浦田林德隆与惠安陈从仁并御寇有

功，朝廷以德隆为兴化总管，从仁为兴化同知。二人素有隙，从仁乃计杀德隆，德隆党复杀从仁。从仁之弟同及其戚柳柏顺，与德隆子珙部将许瑛治兵相攻，同乞援于漳州罗良珙，又乞援于阿边里丁、赛补丁，兵迭至，兴化遂大乱。五月朔，赛补丁入福州，平章燕只不花败之。赛补丁率余众航海返泉州。而阿巫那复杀阿迷里丁，败同等，杀戮尤甚。皇太子闻乱，使孙观为左丞，分省于泉州，阿巫那将听令。观处分乘刺，阿巫那益桀骜不可制。顷之，柳伯顺与珙合，以兵拒阿巫那。阿巫那遣其将白牌马合谋金阿里击杀许瑛，且暴兵海滨。伯顺乘虚入兴化。白牌诸酋闻之，即还师攻城。围既合，独不向宁真门。

时兵乱既久，朝廷檄有定讨之。有定使其子宗海将兵，夜从宁真门入，外寇不知也。诘朝，宗海令开西南二城门。寇骤见门开，已惧，须臾城中整师而出，愈惶惑。宗海乃直前薄之，夷兵大败，死以千计，追擒白牌诸酋斩之。有定寻至，收抚残兵，势益振，伯顺、珙同受约束，各率所部听命。遂进讨泉州，州人执阿巫那、赛补丁迎降，有定斩之。兴、泉罹寇祸殆十余年，至是乃平、故二路之民皆深德有定。

漳州罗良，先以左丞据漳，自以亦思八夷不敢犯其境，素不下有定。有定愤良不附已，攻之，良战败入城，城陷，良巷战死。其妻陈氏亦赴水死。于是九路之地，悉归有定矣。

朝廷闻兴、泉平，进有定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其将佐皆拜官有差。有定以延平城险固，自居之，而以宗海镇将乐，又使其族弟子琦守建宁，尽以部将控制诸路，吏事则听朝廷所命官治之。有定不修威仪，常如为布衣时。为政有威惠，岁修贡赋，括闽中废寺田租由海道输于京师。惠宗嘉其忠，赐赉稠叠。时朝命独通于闽，故臣、相帅及江右之士思勤国事者多入闽，有定皆礼而用之。初，宗海至泉，访士人赵应嘉，应嘉说之曰：

“夷狄为中国患，宜共驱之，奈何更为之用！”宗海然之，以告有定。有定乃聘至延平，咨以时务，应嘉多迂论，且劝有定立宗庙。有定笑其迂，而罢之。

二十三年，陈友谅败死，余贼熊天瑞据赣。有定遣江伯昂往说之，欲与之合从以抗金陵，天瑞不决。伯昂还吉水，萧寅遇之，嘉其义，乃从伯昂入闽，复渡两浙，历金陵、楚、蜀，就故封州守解若凤谋曰：“吾视君雄，独有定忠义可依也。”复之闽。有定以寅同知邵武，令参其军谋。有定用法严，诛戮亦滥，寅从容营解，多所全活。

二十五年正月，有定兵至浙东。或言于明太祖曰：“闽兵脆弱，易攻之。”乃遣胡深率兵伐之。深攻下浦城、建阳，有定与阮德柔以兵四万营于锦江，出深后。深还兵击破之，因追奔逐利，闽人乘而薄之，深众溃，被执。时明将朱亮祖攻崇安，闻深败，引兵退保紫溪。有定初得深，敬礼之，无加害意。深劝有定降明，依襄融故事，有定不答。顷之，大都使者至，趣有定杀深以明无贰，有定乃设铜驴置深其上，炽毙之，且曰：“后有犯我者，当视此。”有定既统全闽，参政阮德柔自以元旧臣，不尽受节度，有定不能容。德柔惧不自安，密通款于金陵，且请兵自救。使未报，有定掩之，德柔战死。柳伯顺以破胡深功，骄蹇，有定亦忌而杀之。时陈同将兵守潮州，有定虑同以伯顺故，必怨望，乃征同还处之福州。

二十七年，朝廷以海道辽远，出空名宣敕数十道付之，使承制封拜，勉以忠议，欲令牵制明师。有定虽受命，亦不敢轻动。是时福州鼓楼鸣吐气、若烟雾，见者以为不祥。冬十月，明祖使汤和等伐有定，分兵三路：一出衢州；一出建昌；一出台、温，自海道进。有定但防陆路，严兵守邵武、浦城，自提兵往来，为东、西应援。十二月，胡廷瑞、何文破破杉关，略

光泽，守将李宗茂以邵武降。寻破崇安，守将曹复畴以建阳降。

正月，明军次建宁，守将同佗达里麻与参政陈子琦议曰：“金陵兵自破杉关，转斗，锋不可当。计吾兵不下万人，以战不足，以守有余，且储粟甚富，宜固守以老其师。彼攻城不克，必退，吾因而乘之，可以得志。”众善之。廷瑞等围城，数挑战，不应，遂四面急攻之。达里麻自度不支，开门降。二将整兵入城，执陈子琦送京师。有定虽失建、邵，犹恃延平之固，方与明军相持，而汤和海道之师奄至南台，陈同以伯顺宿愤，首出降。福州守将平章曲出遁，左司郎中柏帖木儿死之，和遂克福州。

于是延平孤立，首尾皆明军。和等督大军趋延平，屡遣使以诏旨招有定。有定杀使者，取血和酒中，与诸将饮之，坚守如故。和乃分兵攻其西门。有定见外兵甚锐，不敢出战，和又堰剑水之下流，水渐及城，有定犹严备以伺间，昼夜巡逻不少息。其麾下皆请决战，有定不许。数请不已，有定疑其有异志，杀数人。由是人心解体，多缒城遁去。和等悉兵攻之，有定益危蹙。城且陷，召其将邓益、谢英辅等与诀曰：“公等善为计，吾自死元尔。”乃服朱雀血而死，未绝，英辅与达鲁花赤亦具朝服，北面自经。其将赖正孙启门纳外兵，舆有定至神武门，雷震之而苏，械至金陵。

是月，汤和遣使谕兴化将王恩义等，恩义杀使者，走泉州。兴化民李子诚送款于和，杀恩义等，漳州达鲁花赤合鲁温自杀。初，延平被围，有定日望将乐之救，而宗海力不能援。延平破，单骑来归，并縶送京师。明祖问有定曰：“元亡，汝为谁守？能降仍官汝，否则伏铜马。”有定曰：“不降，愿伏铜马。”遂与宗海并遇害。宗海有膂力，善骑射，有定平贼，宗海之力居多，将乐既下，有定旧部曲据明溪、白头、虎头、黄龙、青

龙诸寨，皆委兵降。

六月，有定故将金子隆起兵攻延平，明将沐英破斩之。萧寅从有定至京师，有定死，明祖欲官之，寅以亲老辞，家居三十年而卒。陈同归，吏侵之急，同不能容，遂假行省檄，集民兵得二千余人，拥之以叛。泉州发兵讨之，为同所败，人多应之。明驸马王克恭以大兵至，同败走光泽，明兵擒斩之。

史臣曰：“星吉、石抹宜孙，皆欲延揽英豪，以纾国难，迨势穷援绝，人情乖阻，舍命不渝，无惭义烈。然宜孙幕府士，异日为明之佐命，拟迹良、平，非智于明，而不智于宜孙，凭藉之势异也。元末云南有梁王，福建有陈有定，广西有也儿吉尼，可谓三忠，国亡而不改节。视何真、陈均义等，何如哉！”

卷二百一十三

列传第一百一十七

察罕帖木儿 扩廓帖木儿 李思齐 老保 魏
赛因不花 关关 关保 刘则礼

察罕帖木儿，字廷端，本乃蛮氏。曾祖阔阔台，元初从大军定河南。祖乃蛮台、父阿鲁温，遂家河南为颍州沈丘人，改姓李氏。察罕帖木儿幼笃学，应进士举，有时名。身長七尺，修眉覆目，左颊有三毫，怒则竖立，慨然有当世之志。

至正十一年，盗发汝、颍。不数月，江淮各路皆陷。朝廷征兵讨贼，无功。十二年，察罕帖木儿乃起义兵，从者数百人。与信阳罗山人李思齐合兵，复罗山。事闻，朝廷授察罕帖木儿汝宁府达鲁花赤，自为一军，屯沈丘，与贼战，辄克捷。

十五年，贼陷邓、许诸州。察罕帖木儿转战而北，屯于虎牢，以遏贼锋。贼北渡盟津，掠怀州，河北震动。察罕帖木儿进讨，大败之，歼贼党栅河洲者。除中书刑部侍郎。苗军以荥阳叛，察罕帖木儿夜袭之，虏其众几尽，乃东屯中牟。已而淮西贼号三十万，掠汴梁以西，直捣中牟。察罕帖木儿严阵待之，以死生利害谕士卒。皆贾勇决死战。会大风起，察罕帖木儿乘风势，率锐卒冲贼中坚，贼遂披靡不能支，夜遁，军声益振。

十六年，擢兵部尚收。贼入潼关，陷陕、虢二州。知枢密院事答失八都鲁节制河南诸军，调察罕帖木儿与李思齐赴援。察罕帖木儿西拔淆陵，立栅于交口。陕州阻山带河，贼转南山粟给食以坚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帖木儿乃焚马矢营中，如纛烟以疑贼，夜率兵拔灵宝。城守既备，贼始觉，不敢动，乃渡河陷平陆，掠安邑，察罕帖木儿追袭之，蹙以铁骑。贼回扼下阳津，溺死者从。相持数月，贼败遁。遂复陕州及虢州。以功加中奉大夫、金河北行枢密院事。

十七年贼出襄、樊，陷商州，攻武关，官军失利。直趋西安，至霸上，分道掠同、华诸州，陕西省台来告急。察罕帖木儿与李思齐自陕、虢援西安，与贼遇，杀获万计，贼余党入兴元。朝廷嘉其功，进陕西行省左丞。未几，贼陷兴元，据巩昌，遂入凤翔。察罕帖木儿先分兵入守凤翔，而遣谍者诱贼。贼果悉众来攻，察罕帖木儿自将铁骑，昼夜驰二百里赴之。去城里许，分军张左右翼掩击之，城兵亦开门，鼓噪而出，内外合击，呼声动天地，贼大溃，自相践踏，伏尸百余里。余党皆奔溃。关中悉定。

十八年正月，诏察罕帖木儿屯陕西，李思齐屯凤翔。二月，复泾州、平凉，进保巩昌。三月，贼陷晋宁路，察罕帖木儿遣赛因赤等击败之，复其城。已而大同诸县相继陷，复遣关保击败之。四月，与李思齐会张良弼、郭择善、拜帖木儿、定住、汪长生奴等，共讨贼李喜喜于巩昌。李喜喜奔四川。五月，又遣董克昌复冀宁。拜陕西行省右丞，兼行台侍御史、同知河南枢密院事。诏察罕帖木儿守御关陕、晋、冀，便宜行阃外事。察罕帖木儿益练兵训农，以平定四方为已任。

是年，安丰贼刘福通等陷汴梁，号召群贼。川、楚、江淮、齐鲁、辽东所在兵起，势相联络。察罕帖木儿乃北塞太行，南

守巩、洛，而自将中军军沔池。会叛将周全与福通合兵攻洛阳，察罕帖木儿以奇兵出宜阳，自率大军发新安来援，贼至城下，见坚不可攻，即引去。察罕帖木儿追至虎牢，塞成皋诸险而还。拜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枢密院事。十九年正月，察罕帖木儿遣枢密院判官陈秉直、八不沙将兵二万守冀宁。秉直分兵驻榆次，招抚太不花溃兵，遣部将屯田于河南。五月，察罕帖木儿率大军次虎牢，游骑出汴梁，南略归、亳、陈、蔡，战舰浮于河，水陆并下。又大发秦兵出潼关，过虎牢，晋兵出太行，逾黄河，俱会汴梁城下。自将铁骑屯杏花营。诸将环城而垒，贼出战辄败，遂婴城固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军略城而过。贼易之，倾城以出，伏兵鼓噪起，大败之。又令弱卒立栅城外，以饵贼。贼攻之，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纵铁骑击之，悉擒其众。贼自是益不敢出。八月，谍知城中食且尽，乃与诸将阎思孝、李克彝、虎林赤、赛因赤、答忽、脱因不花、吕文、完哲、贺宗哲、安童、张守礼、伯颜、孙翥、姚守德、魏赛因不花、杨覆信、关关等议，分门攻之。至夜，将士鼓勇登城，斩关而入。刘福通挟其伪主从数百骑出东门遁走。获伪皇后及贼妻子数万、伪官五千，符玺印章宝货无算。不旬日，河南悉定。献捷京师，欢声动中外，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御史中丞，仍便宜行事，赐御衣、七宝腰带。

先是，中原乱，江南海漕不通，京师苦饥。至是，河南既定，檄文达江浙，海漕复至。又请今年八月乡试河南举人，及他路儒士避乱者，不拘籍贯，依河南定额，就陕西置贡院考试。从之。

二十年正月，河南贼犯杞州，察罕帖木儿讨平之，遣兵复永城县。又复宿州，擒贼将梁绵住。察罕帖木儿既定河南，乃

分兵守关陕、荆襄、河洛、江淮，而以重兵屯泽、潞，营垒旌旗千里相望。日修车船，缮兵甲，务农积谷，训练士卒，谋大举以复山东。

先是，山西晋、冀诸州，皆察罕帖木儿所定。而答失八都鲁之子孛罗帖木儿，以兵驻大同，欲并据晋、冀，遂与察罕帖木儿相争。诏以冀宁蜀孛罗帖木儿。察罕帖木儿以用兵数年，惟恃晋、冀两路供军饷，乃屯兵泽、潞以拒之，与孛罗帖木儿战于东胜州，又战于汾州。朝廷使中书平章政事达实帖木儿、参知政事七十，谕二人罢兵。时搠思监当国，与宦者朴不花黷货无厌，视二人赂遗厚薄，而左右之。由是构怨日深，兵连不解。八月，诏孛罗帖木儿守石岭关以北，察罕帖木儿守石岭以南，二人始奉诏罢兵。二十一年，察罕帖木儿谍知山东群贼相攻，六月，乃舆疾自陕西抵洛，大会诸将，议师期。发晋宁军出井陘，辽、沁军出邯郸、泽、潞军出磁州，怀、卫军出白马，及汴、洛军，分道并进。察罕帖木儿建大将旗鼓，渡孟津，鼓行而东。七月，复冠州、东昌。八月，师至盐河，遣其子扩廓帖木儿、阎思孝等，会关保、虎林赤，造浮桥以济。拔长清，进捣东平。田丰遣崔世英等拒战，大败之，斩首万余级，直抵城下。察罕帖木儿以田丰据山东久，军民服之，乃遗书谕以逆顺之理。丰及王士诚，俞宝、杨诚等皆降，遂复东平、济宁。时群贼聚于济南，其贼首刘珪屯齐河、禹城以拒官军。察罕帖木儿分遣奇兵，间道出贼后，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济阳、章丘，中循濒海郡县。自将大军渡河，与贼将战于分齐镇，大败之。进逼济南，齐河、禹城俱送款，南道诸将亦报捷。再败益都兵于好石桥，围济南。三月，刘珪出降，诏拜中书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中丞如故。察罕帖木儿遂移兵围益都，大治攻具，百道并进，复掘重堑，筑长围，遏

南洋河以灌城中。

二十二年，山东俱定，独益都犹未下。六月，田丰、王士诚阴结城中贼，图作乱。初，丰等降，察罕帖木儿推诚待之，数独入其营中。丰乃请察罕帖木儿巡营垒，众以为不可往。察罕帖木儿曰：“吾推赤心待人，安得人人防之。”左右请以力士自卫，又不许。以十一骑从行，至王信营，又至丰营，遂为士诚所刺杀。事闻，帝震悼，京师及四方之士无不恸哭。

先是，有白气如索，长五百余丈，起危宿，扫太微垣。太史奏山东当大水，帝曰：“不然，山东必失一良将。”即遣敕使戒察罕帖木儿勿轻举，使未至而及于难。诏赠推诚定远宣忠亮节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河南行省左丞相，谥献武。及葬，赐赙有加，改赠宣忠兴运弘仁效节功臣，追封颖川王，改谥忠襄，食邑沈丘县，所在立祠，岁时致祭。封其父阿鲁温汝阳王，后又进封梁王。

明太祖闻察罕帖木儿定山东，谓左右曰：“田丰为人反覆，察罕帖木儿待如腹心，是其暗也。古之名将智谋宏运，使人不可测，察罕帖木儿岂足以知之！”后竟如明祖所料云，察罕帖木儿无子，以甥扩廓帖木儿为嗣。

扩廓帖木儿，本王氏，小字保保，惠宗赐名扩廓帖木儿。察罕帖木儿既被刺，诏以扩廓帖木儿为银青光禄大夫、太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太子詹事，仍便宜行事，总其父兵。扩廓帖木儿受命，即急攻益都，穴地以入，克之，戮田丰、王士诚，剖其心祭察罕帖木儿，而执送益都贼帅陈獠头等二百余人于京师。乘胜，使关保东取莒州，山东复定。是时，东自淄、沂、西逾关陕，无一贼。扩廓帖木儿乃驻兵河南，朝廷倚以为重。孛罗帖木儿复以兵争晋、冀。扩廓帖木儿至太原，与孛罗帖木儿构兵，相持不解。

二十三年，御史大夫老的沙与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儿得罪于皇太子，奔大同，为孛罗帖木儿所匿。

二十四年，搠思监、朴不花诬孛罗帖木儿、老的沙谋为不轨，下诏罪状。孛罗帖木儿遂与老的沙合秃坚帖木儿兵同犯阙。扩廓帖木儿部总将白锁住，以万骑卫京师，驻于龙虎台，拒战不利，奉皇太子奔太原，白锁住仍屯保定，为朝廷声援。

二十年，扩廓帖木儿先以兵捣大同，取之。皇太子乃大举讨孛罗帖木儿，自与扩廓帖木儿率兵抵京师。会孛罗帖木儿伏诛，诏皇太子还京师，扩廓帖木儿亦扈从入朝。九月，拜伯撒里右丞相，扩廓帖木儿左丞相。伯撒里累朝旧臣，而扩廓帖木儿以新进晚出，乃与并相。居两月，不自安，即请南还视师。

是时，中原虽定，而江以南皆非朝廷所有。皇太子累请出督师，帝难之，乃封扩廓帖木儿河南王，总天下兵马，代之行，官属之盛，几与朝廷等。

二十六年二月，扩廓帖木儿自京师还河南，欲庐墓终丧。左右咸谓，受命出师，不可中止。乃北渡居怀庆，又称居彰德。时明太祖已灭陈友谅，尽有楚地。张士诚据淮东、浙西。扩廓帖木儿知南军强，未可轻进，乃驻军河南，檄关中李思齐、张良弼、脱列伯、孔兴四将会师大举。思齐，故与察罕帖木儿齿位相埒，及是扩廓帖木儿为元帅，思齐心不平。而张良弼等亦各怀异见，得檄皆不听命。扩廓帖木儿使部将讨思齐等，思齐等亦会兵长安以拒之。扩廓帖木儿受命征，而先攻思齐等，朝廷已疑之。皇太子之奔太原，欲用唐肃宗灵武故事自立，扩廓帖木儿不可。及还京师，皇后奇氏令扩廓帖木儿以重兵拥太子入城，意欲胁帝禅位。扩廓帖木儿知其意，比至京城三十里，即留军城外，自将数骑入朝。皇太子益衔之，至是屡促其南征。扩廓帖木儿乃遣弟脱因帖木儿及部将守哲等率兵东出，而陕西

诸将终不用命。帝又下诏为之和解，扩廓帖木儿愤极，杀诏使天下奴等。于是廷臣哗然，言其跋扈。

二十七年八月，帝下诏以皇太子亲总天下兵马，使扩廓帖木儿及思齐、良弼等分道出兵，收江淮、四川，以戢其争。扩廓帖木儿不受分兵之命，皇太子亦止不行。而部将貌高叛，据彰德、卫辉，罪状扩廓帖木儿于朝。先是，关保、貌高为察罕帖木儿军中骁将，扩廓帖木儿之讨李思齐，使貌高从河中渡河，欲出不意覆思齐巢窟。貌高所将多孛罗帖木儿旧部，至卫辉而军变，胁貌高叛扩廓帖木儿。貌高奏至，持太子乃立抚军院，总制天下兵马，以貌高知枢密院事，兼平章政事，领河北军事，赐号忠义功臣。十月，乃削扩廓帖木儿兵柄，落其太傅、左丞相，以河南就食邑于汝州，以河南府为梁王食邑，使其弟脱因帖木儿自随其从行官属悉令还朝。所总诸军在帐前者，隶白锁住与虎林赤；在河南者，隶李克彝；在山东者，隶也速；在山西者，隶沙蓝答儿。扩廓帖木儿受诏至泽州，其将李景昌、关保亦自归于朝廷，皆封为国公。朝廷知扩廓帖木儿势孤，始诏秃鲁与关中四将东出关，合貌高之军，声罪讨扩廓帖木儿。二十八年，诏左丞孙景益分省太原，关保以兵戍之。扩廓帖木儿遂遣兵据太原，尽杀朝廷所置官吏。帝下诏尽削扩廓帖木儿爵邑，将吏效顺者免罪。皇太子乃命魏赛因不花及关保，会李思齐等兵，夹攻泽州。二月，扩廓帖木儿退守平阳，关保进据泽、潞二州，与貌高军合。扩廓帖木儿势稍沮，而关中四将以明兵已尽取山东、河南地，察罕帖木儿父梁王阿鲁温又以汴梁降明兵，将入潼关，皆遣使诣扩廓帖木儿谢出师非本意，大掠而归。独关保、貌高进攻平阳，扩廓帖木儿坚壁不战。谍知貌高分军掠祁县，乃夜出师，薄其营，擒关保、貌高皆杀之，朝廷大震，罢抚军院，尽黜太子所用帖林沙、伯颜帖木儿、李国

凤等，以谢扩廓帖儿。扩廓帖木儿亦上疏自陈，诏复其官爵，令以兵也会速、思齐等南讨。甫一月，明兵陷大都，帝北奔。扩廓帖木儿自太原人援，不及。

十月，进封扩廓帖木儿为齐王。时明兵已定大都，使汤和徇山西，扩廓帖木儿拒之，败明兵于韩店。会帝命扩廓帖木儿收复大都，扩廓帖木儿奉诏北出雁门，将迺居庸以窥大都。明徐达、常遇春乘虚袭太原，扩廓帖木儿还师救之。部将豁鼻马潜约降于明，明兵夜劫其营，众溃，扩廓帖木儿仓卒将十八骑北走。明兵遂乘胜西入陕西，降李思齐等故臣，遗土皆入于明矣。惟扩廓帖木儿拥兵塞上，时时侵略西北边，明人患之。

二十九年正月，帝复拜扩廓帖木儿右丞相，欲以政事良之。十一月，扩廓帖木儿因陕西行省左丞王克勤赴行在，附奏请车驾速幸和林，勿以应昌为恃之地。弗从。明年，扩廓帖木儿围兰州，斩其援将于光。明将徐达出西安，以捣定西，扩廓帖木儿赶赴之，大败于沈儿峪，全军覆没。扩廓帖木儿独与妻子数人逃，乘断木济河，遂奔和林。

时惠宗已崩，昭宗复以扩廓帖木儿柄国事。明太祖使徐达将十五万兵，分道出塞，击扩廓帖木儿至岭北。扩廓帖木儿逆战，大败之，明师死者数万人，达等皆奔还。自是，明人有戒心，不敢轻出。是年，扩廓帖木儿攻雁门，明人严为之备。

宣光五年，扩廓帖木儿从昭宗徙金山。五月，卒于哈喇那。妻毛氏，自经以殉。

初，明太祖惮察罕帖木儿威名，遣使通好，以介于朝。会其被刺，事遂已。乃扩廓帖木儿视师河南，明人复遣使修好，凡七致书，扩廓帖木儿辄留使者不遣。既出塞，又以书招之，亦不应。明祖由是敬其为人。刘基尝言于明祖曰：“护廓未可轻也。”及岭北之败，明祖思其言，恒举以为戒。一日，大会

诸将，问曰：“方今天下，孰为奇男子？”皆对曰：“常遇春，将不过万人，横行天下，可谓奇男子矣！”明祖笑曰：“此固吾得而臣之，若王保保者，吾所不能臣，真天下奇男子也！”后册其妹为皇子妃。

扩廓帖木儿弟脱因帖木儿亦屡立战功，官至陕西平章政事。帝之北巡，脱因帖木儿从赴行在，后终于漠北。

史臣曰：“察罕帖木儿，明太祖之所畏也。天不祚元，隕身降贼。扩廓帖木儿才不及其父，然崎岖塞上，卒全忠孝，明太祖谓之奇男子，谅矣哉。

李思齐，罗山人。与察罕帖木儿同举义兵，克复罗山。有司奏其功，授思齐县尹。惠宗曰：“人言国家轻汉人，果然！”乃授知汝宁府。从察罕帖木儿平河南、陕西。至正十七年，拜四川行省左丞。十八年，诏思齐屯凤翔。察罕帖木儿与思齐会宣慰使张良弼、郎中郭择善、宣慰同知拜帖木儿、平章政事定住、总帅汪长生奴，败李喜喜于巩昌。思齐驻斜坡，张良弼驻秦州，郭择善驻崇信，拜帖木儿驻通渭，定住驻临洮，各自除府州县官，征其赋为军需。未几，思齐、良弼同谋袭杀定住及郭择善，分总其兵，朝廷不能问。

二十一年，进克伏羌等县，受韩林儿党李武、崔德降。四川贼陷川东郡县，诏思齐讨之，遣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儿赍玺书奖谕，思齐乃进兵益门镇。已而复归凤翔，与张良弼相攻，为良弼所败。二十三年，又与李罗帖木儿相攻。二十五年正月，封思齐许国公。是年二月，皇太子复加思齐银青光禄大夫、邠国公、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太子詹事兼知四川等处行枢密院事、招讨使。

二十六年，扩廓帖木儿遣关保攻张良弼，良弼遣子弟质于思齐，合兵拒关保。思齐请朝廷和解之。是年，礼部侍郎满尚

宾、吏部侍郎掩笃刺哈自凤翔还京师。先是，尚宾等奉诏谕思齐开通蜀道，思齐不奉诏，尚宾等留凤翔且一年，至是始归。

二十七年，张良弼、脱烈伯、孔兴与思齐会于含元殿基，推思齐为盟主，同拒扩廓帖木儿。先是，扩廓帖木儿檄思齐等出兵，思齐得檄，大怒曰：“我与汝父同乡里，汝父进酒犹三拜，然后饮。汝于我前无立地，今敢公然调我耶！”因与良弼等联合，不职扩廓帖木儿节制。朝廷以秃鲁为陕西行省左丞相，思齐不说，遣其将郑应祥守陕西，自还凤翔。皇太子总天下兵马，命思齐自凤翔与侯伯颜、达世进规四川。未几，复命思齐副秃鲁安抚关中，又中分关，以西属思齐，以东属扩廓帖木儿，思齐皆不奉诏。

二十八年，诏思齐讨扩廓帖木儿，已而明兵至河南，思齐遁还关中，与张良弼会兵守潼关。会火焚良弼营，思齐移屯葫芦滩，明兵入潼关，思齐弃輜重，奔凤翔。是时，思齐部将虎林赤等据整屋，商嵩据武功，李克彝据岐山，任从政据陇州，思齐自据临洮。未几，皆降于明。明人授思齐江西平章政事。张良弼走宁夏，为扩廓帖木儿所执。其弟良臣以庆阳降于明，已而复叛。明将徐达攻克庆阳，良臣投于井，引出斩之。其后，明祖遣思齐通好于扩廓帖木儿。始至，待以宾礼，寻使骑士送归至塞下，辞曰：“主帅有命，请公留一物为别。”思齐曰：“吾远来无所赍。”骑士言：“愿得公一臂。”思齐知不免，断臂与之，还，未几卒。

老保，姓李氏，一名保保，阳武人。察罕帖木儿起义兵，老保从之，以复罗山县。授泽州路治中。从平方脱脱之乱，改授枢密院知院，守石州。又从察罕帖木儿攻取山东郡县。察罕帖木儿为田丰所害，老保与扩廓帖木儿共破田丰，擢平章政事，留守益都。明遣大将军徐达攻益都，谕老保降，不从。达谓诸

将曰：“老保所恃者河上援兵，吾已分兵拒黄河南岸，断其臂矣。”即督兵填坝而进，拔其城，执老保与白锁住送建康。平章普颜不花死之，老保降于明。后，明太祖遣老保招谕扩廓帖木儿，扩廓帖木儿鸩杀之。

魏赛因不花，息州人，幼卓犖不群，善骑射。至正间，红巾贼起，募义勇御之，以众属察罕帖木儿。尝单骑杀贼百余人，又从扩廓帖木儿讨李罗帖木儿于大同，破之。累官河南江北知枢密院事。又讨奥秃坚帖木儿于岭北，获之，进拜中书平政事，卒。

关关，字文祖，温县人。少沉鸷有材勇。察罕帖木儿举兵，关关募义勇万余人附之，授招讨上百户，佩银符。从破贼韩咬儿，攻拔汝宁、钧、许等州，关关皆先登。深州贼犯河南，察罕帖木儿遣关关救之，贼遁走，擢上千户。及贼据荥阳，关关大破之。贼复屯八角。时韩林儿据汴梁，分兵四掠，察罕帖木儿使关关定陕、虢等州，以功进颖、息招讨五万户。贼败走，入陕西，关关追至凤翔，复移军守高平。转河东宣慰司副使，进河南行枢密院判，又进本院同佥。率所部守怀庆，绥辑流亡，远近归附。迁定远大将军。

寻改河南行省参知政事，从察罕帖木儿讨山东贼，连拔高唐、虞城，擒贼骁将王达儿等。次冻陂，夺贼船二百余艘，断其粮道。进行省左丞。攻济南，贼将刘平章等以三万人来拒，关关率羸卒诱之，贼争进，伏兵前后夹击，斩获无算。进右丞，赐金带一。移守怀庆，进同知河南行枢密院事。卒，年五十三，追赠推忠协义宣力功臣，谥康定。

关保，河南人。至正间为总兵野庵裨将。时山西盗起，调守泽、潞，与百户虎林赤破贼于泽州。及高平，又擒贼首刘子才。擢后部侍郎，赐龙衣、金帛有差。从察罕帖木儿攻汴梁，

以功如同金检枢密院事。二十七年，拜中书平章政事，分省济宁。二十八年，朝廷以扩廓帖木儿抗命，封关保国公，命与貌高同攻扩廓帖木儿。师次太原，扩廓帖木儿自平阳来，袭禽貌高、关保，皆杀之。

刘则礼，临江人。从答失八都鲁平河南，擢安陆府同知，累迁河南行枢密院副使，镇白羊口。扩廓帖木儿总兵南伐，授湖广行省左丞。明兵入京师，则礼兵溃，率麾下百作人壁易州龙居山，间道谒扩廓帖木儿于大同。时将作院使田迈鲁团结沿山民寨，留则礼共守。未几，扩廓帖木儿败于太原，则礼知事不可为，欲拥众赴行在，迈鲁无去意。明兵至，迈鲁迎降，欲授则礼以官，辞不受。寓蓟州而卒。

卷二百一十四

列传第一百一十八

信苴日 杨汉英 宋阿重 杨完者 曾华

信苴日，姓段氏，其先世为大理酋。权臣高氏当国，世祖奉命南征，诛其臣高祥，以段兴智主国事。兴智与季父信苴福入觐，诏赐金符，使归大理。宪宗五年，献地图，请悉平诸部，并条奏治民立赋之法。宪宗大喜，赐兴智名摩诃罗嵯，命悉主诸蛮白爨等部，以信苴福领其军，兴智遂以国事任之。其弟信苴日与信苴福率爨蛮军二万为前锋，导大将兀良合台讨平诸部之未附者。

中统二年，信苴日入觐，世祖复赐虎符，诏领大理、善阐、威楚、统失、会川、建昌、腾越等城，自各万户以下皆受其节制。至元元年，舍利畏结威楚、统失、善阐及三十七部诸爨，各杀守将以叛，信苴日率众进讨，大败之；复遣孛罗败贼于统失城，遂定统失。其秋，舍利畏又以人众十万谋攻大理，诏都元帅也先不花与信苴日讨之。师至安宁，遇舍利畏，击走之，遂复善阐，降威楚，定新兴。进攻石城、肥膩，皆下之。爨部平。三年，信苴日入觐，录功赐金银、衣服、鞍勒、兵器。

十一年，赛典赤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更定诸路名号，以

信苴日为大理总管。未几，舍利畏复叛。信苴日遣石买等诡为商，执贻见舍利畏，挺矛纵杀之，梟首于市。行省以闻，复赐金一铤及金织纹衣。

十三年，缅甸以象骑数万掠金齿南甸，欲袭大理。行省遣信苴日与万户忽都，率骑兵千人御之。信苴日以功授大理、蒙化等处宣抚使。

十八年，信苴日与其子阿庆复入觐，帝嘉其忠勤，进大理、威楚、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留阿庆宿卫东宫。及陛辞，复拜为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十九年，诏同右丞拜答儿迎云南征缅甸军，行至金齿，以疾卒。信苴日治大理凡二十三年。

子阿庆袭爵，累授镇国上将军，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佩金虎符。

杨汉英，字熙载，其先太原人。唐季，南诏陷播州，有杨端者以应募起，竟复播州，遂使领之。五传至昭，无子，族子贵迁嗣。又十一传，至邦宪，世袭播州安抚使。宋授邦宪左金吾卫上将军、安远军承宣使、牙牌、节度使。宋亡，世祖遣使者谕邦宪内附，邦宪捧诏三日哭，以播州、珍州、南平军之地降。十五年，入朝，拜龙虎卫上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抚使，播州安抚使。十八年，迁宣慰使，卒。赠推忠效顺功臣、银青光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播国公，谥惠敏。

汉英五岁而孤，二十二年，从其母田氏入朝，世祖摩其顶，谕执政曰：“是儿真国器，宜以父爵授之。”赐名赛因不花，授金虎符，拜龙虎卫上将军，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播州安抚使，赐金缯、弓矢、鞍勒，封田氏为贞顺夫人。二十四年，汉英族众构乱，杀贞顺夫人。汉英纒纒入奏，诏捕贼缚至成都，斩之。二十七年，诏郡县上计，汉英即括户口租

税籍以进，世祖大悦，加管军万户。二十八年，入朝奏罢顺元宣慰司。是年，升播州安抚司为宣抚司，授汉英宣抚使。会罗甸宣慰使斡罗思诱播州黄平诸寨酋，诈为新辟属地以献，汉英奏复之。斡罗思患不胜，诬言旧有雄威、忠胜二军，播州匿弗奏。汉英抗言纳土。时二军已隶别籍，御史台审覆上之，世祖令寝其事。俄拜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成宗即位，汉英三入朝。大德三年，奏改南诏驿道，分定云以东地隶播州，西隶新部，减郡县冗员，去屯丁粮三之一，民大便之。四年，部蛮桑枯叛，湖广行省议用失，汉英言贼势盛，宜招谕之。不听。兵出无功，卒从汉英议，始相继出降。五年，宋隆济及蛇节等叛，汉英率民兵从行省平章刘二拔都等讨之。六年秋九月，连与贼战，败之。进壁蹉泥，贼骑卒至，汉英先登陷阵，大军乘之，贼遂溃，斩获不可胜计，降宋阿宜，拔笮笼，望风送款者相继。七年正月，大军屯暮窝，贼众复合，汉英又败贼于墨特川。蛇节惧，乞降，斩之。又擒斩隆济等。西南夷悉平。以功进资德大夫，赐玉带、金鞍、弓矢。

仁宗即位，加上护军，诏许世袭。延祐四年，黄平蛮刘奔及新部黎鲁等相继叛，诏汉英抚定之，置戍而还。五年，卢崩蛮内侵，汉英与恩州宣慰使田茂忠讨之。以疾卒于军，年四十。赠推诚秉义功臣、银青光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播国公，谥忠宣。汉英究心濂洛之学，为诗文典雅有则。著《明哲要览》九十卷，《桃溪内外集》六十卷。

子嘉贞嗣，至治二年来朝，赐名延礼不花。

宋隆济之叛，与汉英同时立功者，有曾竹长官宋阿重，弃家走京师，陈灭贼计。成宗赐衣一袭，授为顺元路宣抚同知。阿重深入乌撒乌蒙，至蔺州之水东，招谕木楼獠，生获隆济以献，擢靖江路总管，佩三珠虎符。旋进荣禄大夫、云南平章政

事。卒。赠贵国公，谥忠宣。

阿重孙蒙古歹，亦以平贼功为八番顺元等路宣慰使。

杨完者，原名通贯，城步人。世为土官，性勇敢，多权略，所统獠瑶号为答刺罕，能以兵法部勒其众。其实完者为宋十峒首领之裔，非苗族也。

至正中，达识帖睦迺为湖南行省左丞相，使万户陶梦禎招完者，合兵复武昌，以功授管军千户，累迁都元帅，拥众不受行省节制。

十五年，平章政事阿思兰与完者顺流而下，所至劫掠，甚于盗贼。将至庐州，淮东都元帅余阙奏止之，完者听命，众稍戢。已而张士诚陷扬州，右丞阿鲁灰引完者来援，士诚还高邮。时完者渡江屯广德，士诚又自福山港陷平江，东南大震。达识帖睦迺以江浙行省守杭州，不能御士诚，奔富阳。完者趋救，击败士诚，达识帖睦迺还。初，达识帖睦迺以完者为海北道宣慰使都元帅，寻擢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至是，遂迁左丞。然士兵无纪律，浙人怨之。

明年，士诚寇嘉兴，屡为完者所败，遣蛮子海牙以书乞降。完者欲纳之，达识帖睦迺不听，固劝，乃许之，承制拜士诚太尉。达识帖睦迺倚完者制士诚，久乃厌其专恣。完者亦思挟士诚自重，然士诚实欲图完者而未发也。是时，徽州、建德已为明太祖所取，完者出兵，屡败，势益衰。又强取平章庆童女，事具《达识帖睦迺传》。达识帖睦迺遂阴与士诚定计除完者，扬言使士诚复建德。完者营杭州城外，不为备，士诚围之，众溃，完者与其弟伯颜皆自杀。事闻，赠完者潭国公，谥忠愍；伯颜卫国公，谥忠烈。

完者部将曾华，武冈人，累功至广东道宣慰使、金都元帅府事，守浦阳，严戢部众，四门置守卒，非军令不得出。已而

完者檄华还杭州，一夕去，不闻人马声，其驭下过完者还甚。浦阳人思之，为立碑于县庭。史臣曰：“信苴日、杨汉英，咸以蛮夷酋长立功名于当世。杨完者虽暴恣，然死非其罪，君子悯焉。故类次其事，著于篇。”

卷二百一十五

列传第一百一十九

李璫王文统

李璫，小字松寿，益都潍州人，李全子也。或曰璫本衢州徐氏子，其父尝为扬州司理参军，全盖养之为子。太祖二十一年，全叛宋，举山东州郡归附国王孛罗，承制拜全山东淮南楚州行省，而以其兄福为副元帅。太宗三年，全攻宋扬州，败死。其妻妙真率余众北归，仍授益都行省，开府辟官属，文士多为所用。妙真死，璫袭为益都行省，专制山东，朝廷数征兵，辄诡辞不至。宪宗七年，又调其兵赴行在，璫诣行在言曰：“益都乃宋航海要津，分军不便。”帝然之，命璫归取涟海数州。璫遂发兵攻拔涟水四城，大张克捷之功。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加璫江淮大都督。璫言：“近获生口，知宋调兵将攻涟水。且谍见许浦、射阳湖舟舰相望，势欲出胶州，向益都，请缮城堑以备。”诏出金符二十、银符五授璫，以赏将士有功者，赐银三百錠，降诏奖谕。蒙古、汉军。咸听节制，璫复扬言：“宋吕文德合淮南兵七万五千，来攻涟水，且规筑城堡以临我。及得贾似道、吕文德书，辞甚悖傲。知朝廷近有内顾之忧，必将肆志于我。乞选将益兵，臣当帅以

渡淮，雪慢书之辱。”执政得奏，谕以“朝廷方通好于宋，边将惟当固封圉。且南人用间，其诈非一，彼既不至，毋妄动。”璫乃上言：“臣所领益都，土旷人稀，立自海州，今八载，将士未尝释甲，转挽未尝息肩，民力凋耗，莫甚斯时，以一路之兵，抗一敌国，众寡不侔，人所共患。赖陛下神武，既克涟、海二州，复破夏贵、孙虎臣十余万之众。然臣岂敢恃此必敌人之不再至！且宋人今日西无掣肘，得并力而东。若以陆师缀涟，而遣舟师遵海以北，捣胶、莱之虚，然后帅步骑直指沂、莒、滕、峄，则山东非我有矣，岂可易视而不为备。臣昨追敌至淮安，非不能乘胜取扬、楚，徒以执政止臣，故臣不敢深入。若以枣阳、唐、邓、陈、蔡诸军攻荆山，取寿、泗，以亳、宿、徐、邳、诸军，合臣所统兵，攻扬、楚，则两淮可定。两淮既定，则选兵以取江南，自守以宽民力，将无施不可，此上策也。”因上将校冯泰等功第状，诏以益都官银分赏之。

二年正月，璫言于行中书省，宋人聚兵粮数十万，列舰万三千艘于许浦，以侵内郡，而宣抚司转输不继，恐一日水陆道绝，缓急莫报。请选精骑，倍道来援，表里协攻，乘机深入，江淮可图也。既而来献涟水捷，诏复奖谕之，仍给金符十七、银符二十九，增赐将士。璫辄发兵修益都城堑，且报宋人来攻涟水，诏阿术、哈剌拔都、阿实克不花等悉兵赴之，璫遂请节制诸道所集兵马，且请给兵仗，中书议与矢三万，诏给矢十万。

三年二月，又以宋贾似道诱总管张元、张进等书来上。璫父子专制山东三十余年，其前后所奏凡数十事，皆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闻帝自将讨阿里不哥，料内难非旦夕可平，反意遂决。璫子彦简质于朝，僭为私驿，自益都至京师质子营。至是，彦简逃归。璫乃以涟、海三城献于宋，歼蒙古戍兵，引麾下还攻益都，陷之，发府库以犒其死

党。遂寇薄台，陷淄州。民间瓊反，皆入保城郭，或奔窜山谷，自益都至临淄数百里，道路不通。

帝下诏暴瓊罪，发蒙古、汉军讨之。命水军万户解成、张荣实，大名万户王文干及严忠范会东平；知济南府事、都元帅张宏，归德万永邸浹，炮手元帅薛胜会滨棣；又命济南军民万户张邦彦、滨棣路安抚使韩世安修城堑，尽发管内民为兵，以备之。以诸王合必赤总督诸军。已而真定、顺天、河间、平滦、大名、邢州、河南诸路兵皆至。时前宣抚副使王磐挺身走济南，驿召磐，令姚枢问计。磐对：“竖子狂騃，即成禽耳！”帝然之。是月，诛中书平章政事王文统，以与瓊通也。瓊盗据济南，命史枢、阿术各帅所部进讨。瓊出掠輜重，官军邀击，大败之，斩首四千级。瓊退保济南。帝又命右丞相史天泽督师，诸将皆受节度。五月，大军筑长围困之，瓊自是不能复出，犹日夜拒守，取城中子女赏将士，以悦其心。且分军就食民家，发其盖藏以赡军食。然人情溃散，瓊不能制，相率缒城以出。七月，瓊知城且破，乃手刃爱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浅不得死，为官军所获，缚至合必赤帐前。史天泽言：“宜即戮之，以安人心。”遂与蒙古军官囊加台并伏诛。

王文统，字以道，益都人。多机智，遍谒东诸侯，无所遇，乃往见李瓊。瓊与语，大喜，留置幕府，命其子彦简师事之，文统亦以女妻瓊。由是军旅之事，咸与咨决，岁上边功，虚张敌势，以固其位，用官物树私恩，取宋涟、海二州，皆文统谋也。

世祖代宋，围鄂州，闻宋宰相贾似道之才，叹曰：“吾安得如贾似道者而用之。”刘秉忠以文统对。帝问廉希宪，希宪亦誉之。及帝即位，厉精求治，亟召用文统，立中书省以总内外百官之政，擢文统为平章政事，委以更张庶务。建元为中统，

诏谕天下立十路宣抚司。寻诏行中书省造中统元宝交钞，立互市于颖州、涟水、光化军。是年冬，初行中统交钞，自十文至二贯，凡十等，不限年月，诸路通行，税赋并听收受。

明年二月，世祖在开平，召行中书省事祔祔与文统，率各路宣抚使俱赴阙。帝自去秋亲征阿里不哥，凡民间差发、宣课盐铁等事，一委文统等裁徒。故召文统等至，询以成效，诏量免民间课程，复以所议条格颁各路行之。如劝农桑，抑游惰，礼高年，问民疾苦，举文学才识及茂才异等列名上闻，其职官污滥不孝弟者量轻重议罚，皆当时善政焉。未几，又诏宣抚司，并达鲁花赤，管民官，课税所官，申严私盐、酒醋、曲货等禁。帝命举读史者一人，文统以中书详定官周止应其选。

文统为人忌刻，初立中书省，张文谦文为左丞。文谦素有经济自负，凡讨论之时，辄相可否，文统积不能平，思有以排之，文谦竟以本职行大名等路宣抚司事而去。时姚枢、窦默、许衡，皆世祖所敬信者，文统言于世祖授枢为太子太师，默为太子太傅，衡为太子太保，外佯尊之，实不欲使朝夕侍侧。默尝与王鹗及枢、衡俱侍世祖，面诋文统曰：“此人学术不正，必祸天下，不可处以相位。”世祖曰：“若是，则谁可为相者？”默以许衡对，世祖不怪而罢。鹗尝请以右丞相史天泽监修国史，丞相耶律铸监修《辽史》，文统监修《金史》。世祖曰：“监修阶衔，俟修史时定之。”

又明年二月，李璫反，以涟海三城献于宋。先是，其子彦简由京师逃归，璫遣人白之中书。及反书闻，人多言文统尝遣子堯与璫通书问。世祖召文统问之曰：“汝教璫为逆，举世皆知。朕今问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对。”文统对曰：“臣亦忘之，容臣悉书以上。”书毕，世祖命读之，其间有曰：“蝼蚁为命，苟能获全保，为陛下取江南。”世祖曰：“汝今日欲缓颊于朕

耶？”会璿遣人持文统三书自洺水至，为逻者所获，以书示之，文统始错愕骇汗。书中有“期甲子”语。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统对曰：“李璿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发，臣欲告陛下缚璿久矣，第缘陛下用兵北方，不能兼顾。比至甲子，犹可数年，臣为是言，姑迟其反期耳。”世祖曰：“无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负而为此？”文统犹枝辞傍说，终不自言“臣罪当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缚。犹召窦默、姚枢、王鹗、刘秉忠及张柔等至，示以前书曰：“汝等谓文统当得何罪？”文臣皆言：“人臣无将，将则必诛。”柔独疾声大言曰：“宜刚！”世祖又曰：“汝等同辞言之。”诸臣皆曰：“当死！”世祖曰：“渠亦自服矣。”乃诛文统，并戮其子莒。

文统虽以反诛，而元之立国，其规模法度，出于文统者居多。

初，廉希宪、商挺并为世祖所信任，希宪誉文统，挺亦荐其有宰相才。及文统伏诛，世祖逮挺下狱，又因事免希宪官，始疑书生不可用。阿合马、桑哥等，遂以言利进焉。

史臣曰：“明张溥史论，亟称李璿能盖前愆，跻之忠臣孝子之列。璿世受蒙古豢养，辜恩反噬，欲乘时徼利，自为帝王，非忠于赵氏者也。君子一言，以为不知，其溥之谓欤。”